

堵河



文艺双月刊
2026
总第134期

半夏生 / 丁东亚
庸风竹山初相识 / 陈明亮
清廉书画小品选辑 / 熊焱等
《一方乡愁》品读选辑 / 胡光凯等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号：（鄂）4200-2025550/连
竹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竹山县绿松石文化研究会换届

2026年3月19日，竹山县绿松石文化研究会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分阶段完成各项议程，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及研究会负责人。竹山县福佑绿松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王裕平当选会长，竹山县兴竹绿松石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严云华、竹山县罗老丝珠宝有限责任公司罗晶晶、竹山县恒如意珠宝有限公司贺小海等3人当选副会长，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吴建国当选秘书长。（石濡华 摄）

为故乡立传

◆ 本刊编辑部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爱情，每一个人也都有专属自己的故乡。因此，如果说爱情是文学永恒的话题，那么故乡也是文学永恒的话题。为故乡立传，为心灵寻根。本刊自复刊以来，所发绝大多数散文、诗歌都以故乡为主题。本期也不例外。

于“故乡”而言，“爱竹山”是本刊一个直贴主题的专栏，也是每期篇数最多的栏目。本期的七篇散文，从题材上看，有竹山、堵河这样的“大故乡”，也有上庸镇、官渡桃花源、沧浪老街这样的“区域性故乡”，甚至有獐虎沟、木棕这样具体到村庄的“小故乡”。不管是哪种故乡，都属于我们脚下这片火热的土地。我们在这里或出生、或工作、或生活、或到此一游，就像这七篇文章一样，写作角度不同，但作者对这片土地赤诚的心是几无二致的。

“文本论”栏目刊发的是本土作者胡光凯创作出版的散文集《一方乡愁》评论专辑。桃子湾，是上庸镇斗富山上一个静谧的村庄，胡光凯在这里出生、成长。多年来，作者凭着对故乡的一往深情，一次次用生花妙笔描绘着这里的乡村场景，讲述着一个个平凡而又动人的乡土故事。经近三年准备，终得结集付梓。本次集中刊发的十篇对该书的评论，分别从文本的各个角度，发表各自的见解。而评论者们的共情，使得各篇文章具有独特的温度。

每个人都有邮票大的故乡，那是我们取之不尽、永不枯竭的精神原乡，是我们心灵深处的桃花源。我们要用手中的笔为故乡立传，为心灵寻根，用饱蘸真情的笔，写出我们的乡愁，写出无愧故乡的好作品。

堵河

2026年第3期 总第134期

主 管：中共竹山县委宣传部
主 办：竹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顾 问：曾祥成 王丽媛
编 审：李金柱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素冰 华赋桂 陆龙和 吴建国
周 舟 周 涛 张静峰 陈欣荣
袁平凡 操儒舜

编辑出版：《堵河》编辑部

刊名题字：周韶华

名誉主编：王素冰

主 编：操儒舜

副 主 编：陆龙和

本期责编：抱 朴

本期终校：侯金玉

地 址：湖北省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30号

邮 编：442200

电子信箱：zswldhzz@163.com

开 本：780×1092

印 张：8

字 数：15万字

印 数：3000册

发送单位：省内各县市文联、作协，全国文学报
刊联盟内刊委员会理事单位，全县
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全县文艺协会
会员，全县农家书屋

出刊时间：双月20日

印 刷：竹山县润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排版设计：常卫 李丹

目 录 CONTENTS

叙事场

- 004 半夏生/丁东亚
015 不可言说/毛达安
025 蔡桓公/王茂卿
033 亲家/龙世文

爱竹山

- 040 庸风竹山初相识/陈明亮
044 堵河情缘/陆琼
046 巍巍沧浪山/王金波
048 寻迹桃花源/胡红霞
050 对峙河上的沧浪老街/蒋显福
053 回不去的獐虎沟/操建华
056 牛背上的村庄/邹绪如

翰墨斋

059 竹山县清廉书画小品选辑/

熊 焜 黄家喜 周 涛 向继雄
杨明银 王先成 周国宗 沈道荣
胡 奎 吴庆竹 黄朝义 吴庆斌
陆龙和 王 波 刘志刚 吴 敏
陈 荣 段汉文 沈道洪 操儒舜
王国辉 王寿义 林秀红 朱 峰
李贵华 张德福



“堵河文艺”今日头条号



“堵河文艺”微信公众号

本土化 大众化
有内涵 有锐度

随心记

075 忆严父/朱大卫

078 思慈母/悦意

081 念大姐/石从国

084 投桃报李 烟火温情/张涯鑫

086 我的教书生涯/雨林

089 我的教育叙事/刘用波

桃源里

093 如果有来生(组诗)/刘雨歌

096 春色三叠/笑泥土

098 陈欣荣诗词选/陈欣荣

文本论

100 《一方乡愁》品读选辑/ 胡光凯

王素冰 华赋桂 唐泽斌 赵 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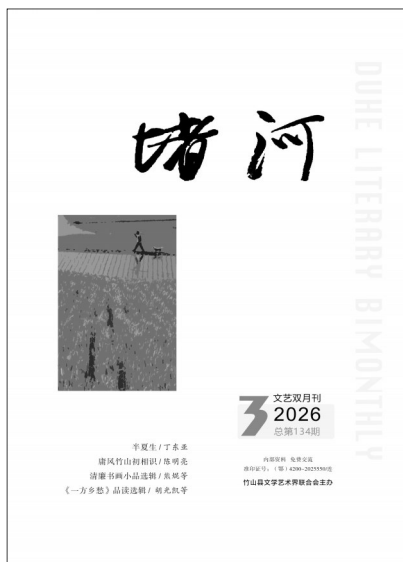
胡世伦 蔡远福 侯金玉 华元国

张雅屏

品经典

118 华威先生/张天翼

123 生动的讽刺艺术形象/边哲



封面图片:

田园(王素冰 摄)

半夏生

◆ 丁东亚



1

1947年祖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拍下一尊绿度母座像,迅疾关掉照相馆消失于G城的那个夏日,雨水犹如一头发疯的巨兽,一夜间淹没了长街短巷。对于那件多年后被人再度忆起的往事,父亲更多时候显得困惑不已,作为家中唯一的继承者,事实上他对此一无所知。那日他像往常一样从疲累的睡梦中醒来,伸手去摸睡在一侧的花街女,床上却空无一物。仿佛一种不祥预兆,他挣扎坐起,便听到了窗外震耳发聩的雷声和风雨敲打窗棂的响动。“妈的,又在下雨。”父亲咒骂了一句,继续倒头酣睡。毋庸置疑,父亲在世的六十七年里,从不曾对任何人谈起过那段沉迷烟街柳巷的历史,倘若不是为了避免母亲睹物思人,生发悲伤,由我前去G城图书馆那间宿舍清理父亲的生前遗物,或许也不会在他书柜内的一处暗格寻到那本起始于1951年3月几乎记录着所有父亲与之发生过性事的女人的日记。或是出于方便之故,钥匙就夹放在暗格左侧一本古经书里。尽管一向心思缜密的父亲将她们每一个都以鸟名或花草代替,但我还是从文中细节之处读出了那些花街女之间有着怎样的微妙迥异。比如“绿雉”。

在我翻阅父亲早年间出版的有关鸟类的论著里,对于这种栖息低地的走禽,他如是写道:“绿雉,环颈雉之亚种,体结实,喙短,形呈圆锥,喜食植物之根、茎、叶、花及昆虫;翼短圆,脚强健,爪锐,不善于飞……”毫无根据可言,在想象力的推动下,我猜想她一定热衷素食,内心向善(也许她还一心向佛,在床第之欢后,还曾与我父亲就杀生之事展开过一番争论),是个面相姣好、胸大臀圆的女子,且行动之性感身姿中有着勾人魂魄的放荡与老练。然而,随着更深入的探究,我发现她仿佛也是难得的一个不会在性爱之时抵达高潮者。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妻子梅。似乎从一开始,房事便成为了我们的禁忌。我不止一次想到,如果婚姻仅仅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生需要,在她之前,我早已完成了仪式。

“做什么呢?”梅裹着浴巾,袒露着雪肩,一身清香走进来,我正沉浸在有关“鸢尾花”的遐想。那种可以在花茎上开出数朵美丽之花、花瓣形如蕾丝一般卷曲的植物,总是给人以威严、华丽之感。

“没什么。”我忙合上日记,回身看了一眼梅。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写日记了?”梅这时双臂从我身后两侧绕过,自然将我紧紧抱住。视线却落在了书桌上父亲的那本日记。

“没有。”我说,“是一本有关花、鸟的笔记。”

“是老头的?”

“嗯。”

“老头真可怜!”梅说,“不晓得那些花草和鸟有什么好研究的。”

我欲言又止。

不可否认,我如获珍宝一般将父亲那本记录个人私密之事的日记塞进手提包,离开图书馆宿舍的傍晚,突然就觉得父亲陌生起来。某种意义上,那本文采斐然令人难以释卷的日记,还使我对父亲产生了一丝无以名状的敬佩之意。这大概是他生前从未想到的事情。在朝夕相处的漫长时光里,对我而言,父亲不过一个沉迷鸟兽花草之物的学者,除了两本平淡无奇的著作,他的一生仿佛都耗在了图书馆难以数计的书籍中。更为可怕的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竟然患上了眼疾,一周之后,他便陷入绝望,再也没能看到任何他想要看到的事物。

如今想来,那个春日的夜晚格外清冽,细密的雨水落落停停。母亲照常练习一个时辰瑜伽,打坐完毕,忽然有了雅兴,决定弹上一曲。随着她纤细的手指在琴键上灵动起落,钢琴发出的清雅之音在房中缓缓荡起。我无从得知母亲是否同样内心藏有一段不可轻易示人的隐秘情感,但每每弹奏钢琴时,她总会不觉落下泪滴。至于那只蜷缩在沙发一角的俄罗斯蓝猫,慵懒地用爪轻挠了几下腹部的毛发,准备继续假寐,父亲在书房嚎叫起来。蓝猫惊恐地一跃而起,摆出防御的姿势,母亲停下弹奏,向书房跑去。

“我看不见了!”母亲推开房门,父亲空望着窗前的那盆滴水观音,痛苦叫道,“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你说什么?”母亲惊恐无比,难以相信这突来的厄运。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我看不到了……”父亲抱头痛哭起来。

我是在想到“锦葵”时,忽然想起祖父的。据说那个我素未谋面的男人,曾是G

城最为出色的照相师。依据父亲日记所载,锦葵与祖父应该算是相识,因她不止一次光顾过照相馆,且每次都是月末时候前来。奇怪的是,在日记里父亲对于祖父的称呼,仅以A君指代。我如今能够清晰记得的为数不多的几处,其中一处这样写道:“A君出门去街上买鱼不久,她就穿着一袭深绿旗袍走了进来,黑发以丝带轻挽,亭亭玉立,素雅之中流露着一丝不可言说的风尘之相……晚些时候,A君拎着一尾鲫鱼回来,之后开始为她拍照之际,我就站在一旁,看她在相机闪烁下不停变换撩人的姿势……她走后,A君斥责我眼神怎敢如此肆无忌惮……”由于时间久远,显然我难以据实构想出那段隶属于父亲的多情时光,该是何等的恣意多彩,但透过父亲对祖父讳莫如深的称谓,我似乎又可以推算出他们情感割裂的大致日期:1947年春。在欲望驱使之下,父亲第一次带着祖父遗落在盥洗室的一笔巨款,踏进了烟霞街,便开始迷失于那片温柔之海。尤为重要的一点是,父亲只与那些曾出现在照相馆的妓女睡觉。这类似“投桃报李”的行为,无疑惹怒了祖父,三日后,父亲拖着疲软的肉身走出烟霞街,祖父手握一截拴狗的铁链,早已立在照相馆门前。之后父子二人在街上追逐的场景,迎来的是路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与呐喊。

——哎哟,照相的,你可得好好管教这狗日的,听说他一晚上睡了三个清水女哩。

——诶,年轻人,快跟你老子说说,你睡的花街女哪个胸最大最软。

——我说照相的,你挣那么多钱留着干啥,还是让你儿子多睡几个女人吧……

在失明带来的困厄中独自挣扎了一段

时日,父亲最终放弃治疗,接受了命运的安排。那些日子,我和梅周末时候会经常回去探望父亲,时而他会提议我陪他喝上几杯,或是提出让我开车带他出去兜风,到公园走走。事实上,父亲那看似好转或释然的表现,更为内在的却是为恐惧所迫。或者说面对黑暗,他无端改变一向沉默寡言的习性,变得喋喋不休,意味着早已深陷死亡的枯寂。好在一切尚未发生之前,我与父亲的关系日渐变得情深起来。那场发生在多年前父子街头追打的闹剧,就是父亲在这时告诉我的。不同的是,父亲变换了前因,只说他跟一个有夫之妇有了私情,一日在女人家中厮混,祖父拎着一根铁链找上了门。这个风轻云淡的夜晚,我以自我的视角,添枝加叶,为梅重述起父亲的那段情事,梅半裸着身子,正坐在沙发上修指甲。当我说完,在空想中讪笑起来,梅漠然抬头看着我说:“有什么好笑的?”

“你没听到我说的?”

“听到了。”梅凝眉道,“你也想跟婊子睡觉?”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日子特他妈没劲。”

其实我懂得梅的意思。毕竟一年来我们欢爱的次数屈指可数。而且每次短暂的欢愉时光甫一结束,梅便会抱怨说她还没找到感觉,我就鸣金收兵了。这不禁使我倍感沮丧。于是为了避免这一带有羞辱感的挫败,我干脆对梅的身体敬而远之起来。然而,当我再次将目光汇聚到梅身上,她腿部跷起暴露的隐秘之地,赫然映现在光亮里。犹如一种无声的召唤,欲望之火瞬即灼燃。

“我们去睡觉吧。”我讨欢道。

“去找个婊子睡吧！”梅怒然回道。起身进了卧室，反锁了房门。

2

对照着父亲的另外一本论著《花草谱》，一周后我终于弄清了那些与父亲在床上颠鸾倒凤的花街女各自的特色与风情，然而，这一结果带给我的却是更为美妙的困惑。看着随手在纸张上密密麻麻记下的解读文字，我不由感知到了凭空想象的神奇魅力。仿佛那些在我丰富联想中重获新生的花街女，曾是我记忆的一部分。可她们分明又无迹可寻。

梅去上班后，我走进了那间她时常用来备课的书房。那张异常干净的白色梨木书桌上，堆放着一摞摆放整齐的书籍。我坐到书桌前，手指百无聊赖地敲击了一阵桌面，随手拿起最上面那册《G城大事记》，将椅子稍稍向后退移了一些，双脚交叉着放到桌面，随意翻开，看到的是一桩为反饥饿与迫害引发的血案片段。巧合的是，血案发生日期，竟与我祖父消失在G城的日子极为吻合。“……当日一早，G大1700余名学生，列队前往G城C区，准备会合各兄弟院校学生渡江到S区游行并赴J区行辕请愿。但G城政府已下令封闭所有渡口。于是游行队伍被迫返回到山河路向省政府请愿。随后，请愿队伍冲进省政府，占领了除财政厅外其余各厅局办公室……当晚19时，当局下令对请愿学生进行疯狂镇压，死伤无数。”尽管这桩陈年旧事并未引起我太大的兴趣，但它无疑可以印证祖父离开G城当日，城内一片混乱。如此一来，祖父带着那尊价值不菲的绿度母座像，与祖母一

同乘坐人力车赶往火车站，路上一定亲眼目睹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队列中，学生们高举的大字标语鲜明夺目，在夏日的热风中肆意招展，众人高喊着口号，内心充满着坚毅的正义。我暗自揣想，队列之中某个学生或许还认出了祖父，并对他报以热情的微笑。我之所以这样猜想，是时隔多年那处祖父经营的照相馆，成了一处红色纪念地，解说员每次对前来观看的游客都要说起那里曾是游行组织者会面之地。祖父是否是组织者之一？抑或他因害怕此事终有一日被揭发，难免牢狱之灾，所以顾不得沉迷风月已无可救药的儿子，仓皇逃离。真实的一面，我已再无人证可询，一切随着父亲入土为安，成为一个谜。难得的是，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成为了我继续追溯父亲与烟霞街之缘的一把钥匙。

我至今无法确定，在父亲辞世之前，我究竟去过那栋可能囊括着人类全部智慧的图书馆几次。尽管我深信那些迟早沾满灰尘或某日终将被遗忘的书籍一定深藏精彩的故事，以及难以估算的历史价值，令诸多读者难以释卷，但它对我却实无意义。即便在大学教授现代文学的梅无数次向我灌输读书之重要，甚至为提高我的文学鉴赏力，她还精心为我罗列了数百种必读书目，可面对那些包罗万象的高雅读物，我依然难以提起兴趣。

……我知道我欢快地过了一生，

把一张上了焦油的鱼网织了又拆。

等鱼吃完了，网就会挂在墙上，

象块字迹模糊的铜牌，钉在无未来的未来之上。

这个温暖的周末，我们一早在沙发上做了爱，梅的心情遽然好了起来。此时她

赤裸着身子,面对着窗外澄明的湖面,动情地朗诵起诗歌。某一时刻,我盯着她微翘的臀部,想要将她与某种花草联系起来,却以失败告终。一方面,这大概是因我知识匮乏所致;另一方面,我相信是梅干瘦的身体一时令我无法找到合适的事物代替。或许她更像是一只无名的孤鸟,一直飞翔在一片荒芜的荒漠之上。

“你知道吗,”梅说,“你就是我的那张鱼网。”

“你是说迟早有一天你也会把我挂在墙上?”我说。

“等我再也不想跟你做爱那天,我就会把你挂到墙上。”

“这么说,我现在更像是一条鱼了?”

“算是吧。”梅说,“所以这辈子你都别想从我的河里游走。”

我们再度拥抱在一起,梅温湿的薄唇向我贴来。当她那只微凉的小手沿着我的脊背向下滑落,探向我的腹下,那杆本该坚挺的长枪像一条疲软的小蛇,紧紧蜷缩一团。

晚些时候,我决定去图书馆查寻资料。梅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穿上衣服,准备出门时,梅忽然一下坐起,正色道:“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他妈的你根本就不我想要男人!”

我先是一怔,随即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几日来,我都沉醉在图书馆V区陈列着有关G城历史著作的书架前。一开始,我显得迷茫无绪,不知如何入手。我想如若将那些书籍通读,至少要耗上一年半载工夫。为了尽快找到我想要得到的资料,我不得不选择以查阅书目的途径进行快速阅读。那个白发苍苍的祁姓老者(事实上

我已不记得他的姓氏)出现前,已是两日后,我坐在书柜一角,查看一册《G城旧闻》时,忽然双眼发涩,迷蒙睡去。

“年轻人,马上就要闭馆了,该回家去喽。”老人拿着一把扫帚和长柄拖斗,弯身将我推醒。

我从被人追赶的梦中猛然惊醒,看到老者盯视着我身侧用来摘抄的笔记本。我欲起身站起,老人忽然说道:“我晓得你,你是那个——”

我顿感讶异。

“你老子当年可比你还用功,”老者说,“那几年他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才走。我觉得他不错,就向院长提议,让他来馆里上班了。”

“这么说,您算是我父亲的恩人了?”我笑着说。

“恩人倒谈不上。”老者说,“不过他后来出的那些书,我倒是都看过。”

“您,怎么会认得我呢?”我好奇道。

“这个嘛,”老人又仔细端详了我一番,说,“虽然我好多年没见过你,但眉宇间,你与你老子还是蛮像的嘛。”

如我所想,老人果然对我父亲的过往略知一二。只是那些事情,是发生在祖父离开G城五年之后。那个春风骀荡的夜晚,我和老人后来去了图书馆对面的一家小茶馆。素雅端庄的女服务员送来茶点,帮我们斟了茶离开,老人望着她的背影,操着一口我难以归类的方言普通话,感慨说当年我母亲不知要比她漂亮多少倍。

“您见过我母亲?”我不由问道。

“见过嘛。那个时候她常带着你到馆里来找你老子。”顿了顿,老人又说,“虽然我那个时候对你老子一无所知,但看得出

来,他应该是个蛮有故事的人。”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个蛮简单嘛。”老人说,“那个时候不管谁见你妈一面,都会这么想……”

尽管老人对我父亲与母亲的记忆皆为碎片,且都发生在当年人迹罕至的图书馆内,但通过他对我母亲的溢美之词以及对他们夫妻恩爱的倾慕之情,我还是妄自将之勾连在了一起。如今想来,那该是父亲与母亲最为温馨的一段光阴,父亲醉心书海,母亲管家育子,一家三口日落而息,日子清闲而安逸。

母亲带着我第一次出现在原本颇为破落的图书馆的那个秋日,父亲已在图书馆正式上班。她穿着一件自制的白色刺绣蕾丝旗袍,拉着我年幼的小手款款步入馆门,便招来了众人仰慕的目光。“她淡扫峨眉,古朴大方,优雅温婉,艳丽而不张扬,像四月里的海棠花一样。”老人丝无法掩饰初见我母亲时的震惊,忽而变得庄重起来,不吝赞叹道。然而,母亲仅俯身将我抱起,走向一位女馆员,报出了父亲的名字。父亲被人喊出,嘴巴里咬着一杆钢笔帽出现在二楼房门前,众人视线自然移向了他。“那个时候,你老子温和文雅,若是没那么瘦弱,也算得上是刚健俊朗。”老人说,“总之嘛,他们还是蛮登对的。”看到母亲和我,父亲羞涩一笑,拿去口中的笔帽,快步下楼迎。这当然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美好幻想。老人告诉我,说其实当日父亲因公出差去了,因途中临时受命,又去了别处,没能如期归返,母亲前来,是为了询问他何时能够回来。

当晚与老人分开回来的路上,我反复回想着老人赞美母亲用到的“海棠”一词。

记得父亲日记里,有关这个花名,父亲的记录异常简单隐晦。当我再度打开那本日记,翻至最后一页,仅有的一行文字清晰跃现:

海棠

1947年夏。万物空寂;不着一尘。

3

书房的灯是突然坏掉的。白炽灯忽明忽暗。我坐在那摞从图书馆借阅而来的资料书前,祁姓老者的话语骤然又响在耳畔。我猜想他之所以果断地推判出我父亲是个有故事的人,母亲过人的相貌不过是一种表象,他一定还知道更多我父亲不为人知的秘密。可随着我们交谈的深入,我忽然向他提及烟霞街,老人言辞开始闪烁起来。最后我问他是否去过那儿,老人就生了气,质问我道,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像我这样正派的人怎么可能去过那里……说着气鼓鼓地起了身,不告而别。我没有追上去拦住他表示歉意,因为从我说起烟霞街,他端起茶杯的手便愈发抖动得厉害起来。

兀自遐想了一阵,我决定下楼去买灯泡,之后继续查阅资料。一阵忙碌后,书房像往时一样亮堂起来,我重新回到座椅上,打开了那本《G城花街简史》。难得的是,这本野史三分之一的文字写到了烟霞街之事。我快速跳过那些无关紧要的篇章,翻至第281页时,一段更为久远的故事(因为实无考据,我姑且以此称之)引起了我的注意。故事始于1941年冬天。

“……初冬时节,G城早早地落了一场细雪。那十二个衣着盛装的姑娘,在一个名唤素的女人带领下,坐着人力车先后来

到了烟霞街后巷的一处老房前。一路上，她们难掩欢喜之情，说说笑笑，目光始终游走在繁华喧闹的街巷。

我后来得知，那十二个姑娘来自鄂西南山中一处古老的小镇，多年来，镇上的人们世代以茶叶、耕种与打猎为生，是几年前独闯世外的素为他们带去了第一道世外的光芒。最后被她选中的十二个未及及笄之年的姑娘，前一晚聚集在山顶，对着自家的方向唱了半宿山歌，翌日一早便带着备好的干粮与衣裳，跟随素踏上了一条众人不明真相的光明大道。一路上，她们躲避着土匪，翻越了一道道山梁，最后沿着那条骡马古道，自采花经济潭西南过将军垭、黄家湾、湾潭，终抵渔洋关，歇息一晚后，她们一早又在渔洋河中码头坐船离去，过数日，至宜昌，后再行数百公里，半月后方到达G城。当晚，她们在暂时落脚的一处小阁楼上沉沉睡去。几日后，她们分批被到来的四家妓院（它们是群芳馆、入云阁、新风院与花满楼）的老鸨以不同身价一一买去……

起初，她们难忍老鸨的欺凌与狎客的侵扰，一再企图逃跑，被抓回，便是一顿毒打，饱受着非人的折磨。一月后，其中一个姑娘不堪其辱，投井自尽；半年后，又二人在逃跑中落水而亡。剩余九人，笔者只在探访一风烛残年的老鸨时偶尔得知，其中三人先后因病被驱赶而去，生死不明，余下六人，几年后皆为烟霞街名震一时的女妓，其艺名分别为：蓝玉、碧桃、蝴蝶、合欢、飞雪、海棠。后经笔者再三探寻六人下落，从终返自由之身却奄奄一息的合欢口中得知，“海棠”者，为一狎客私下高价买之，在烟霞街诞下一名男婴后，郁郁而终……”

由此可见，“海棠”之人确凿无疑。然而，笔者下文何以能够对六人相貌与事迹详尽记述，又不禁使我心生诸多疑义。我再次反复回读那六人的艺名，企图参考书中所述，构想起她们那时身处烟霞街的日常，梅回来了。不同的是，这晚她竟一身酒气，跟我说话时已有些口齿不清。

进了门，梅一下倒在了地板上。

我忙走出书房。

“你喝酒了？”我明知故问道。

“喝了。”梅此时抱着头，不停打着酒隔。

“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跟谁在一起？”梅双手重重地搭在我肩上，醉眼迷蒙地盯着我。

“是谁不重要。”我说，“重要的是你现在得赶紧去休息。”

“你真的不想……”这次话没说完，梅就吐了我一身。

换了衬衣，清理完地板上梅呕吐的熏人酒、食之物，我去唤她洗澡，梅已斜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我进屋拿了一件外套帮她盖在胸前，梅在迷离的浅梦中不觉笑出了声。此后，我坐在她身旁，望着眼前这个比我年轻九岁的女人，顿感一阵难过。那一刻我渴望她能够醒来，听我给她讲父亲日记里记录的那些隐秘情事，告诉她不久前一个春风微寒的午后，我曾看到她跟一个青春俊逸的男子从百合巷走出，去了一家西餐厅。事实上，出于嫉妒和窥探的心理，我隔着一条街的距离，在对面三楼花店的玻璃窗前，观察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可一切又该从何说起？倘若论及背叛，似乎我背着她与前妻芸余情未了之事，已是有错在先。

我再次拿起那本《G城花街简史》，良夜如水。窗外湖面吹来的清风，带着撩人的孤寂。我像失明后的父亲一样坐在桌前，无所事事地空对着窗外发呆。目力所及之处，皆是一片黑暗。那些日子，为讨父亲欢心，母亲时常会主动将他领到钢琴前一起坐下，为他尽情弹奏一曲。一日母亲刚一弹起肖邦的《天堂的阶梯》，父亲一下站起，举起用来探路的手杖狠狠向钢琴敲去，母亲惊魂未定，脱口叫道：“你要做什么，你这个老疯子！”

“老子就是疯子！”父亲说，“老子还没死，你就天天给老子听什么‘天堂曲’。”

“什么‘天堂曲’？”母亲说，“这明明是《天堂的阶梯》。”

“有区别吗？”父亲振振有词道，“听来听去，都是想让我早点死。”

“狗日的，你早点死了更好！”母亲难以料到自己的好意竟换来如此的羞辱，一时气恼不已。

“我说吧，你就是巴不得我早点死。”

母亲百口难辩，上前一把握将我父亲推倒在地。

那场无端生发的闹剧，最后以母亲的得胜告终。

那件突发事件，使得父亲与母亲彼此冷落了数周，自此二人再无任何言语交流。甚至为了表明姿态，父亲还毅然决然地搬进了书房居住。

时隔多日，我和一在G城人民医院上班的同学约在公园会面，谈完药品合作之事，我又拜托他一桩私事，并说定了见面时间。从公园出来，准备开车去看望父亲，却意外与芸不期而遇。几年不见，看上去她仿佛一下又年轻了许多，新剪的齐肩发型

使她脸上一贯洋溢的迷人笑意愈发别具风情（这是否是痛失所爱的一种错觉？）。看到我，她先是一惊，欲转身逃开，我喊出了她的名字。

那日抵达父母所在的小区，一下车，我就看到了楼下停放的一辆警车。等我上了楼，穿过门前围观的人群，一眼就看到了客厅沙发前泪眼婆娑的母亲。看到我，她遽然哭出声来，高声告诉我，说那个老混蛋竟然上吊了……

4

我再次将“海棠”与母亲联想为同一人，仿佛眼下所有的一切便顺理成章起来。在此之前，祖父经营的那家照相馆，早已成为爱国人士秘密联络之地。为了便宜行事，祖父与祖母可能还成为了他们对外联络学生代表的接头人。而就在他们忙于生计与爱国之事期间，无所事事的父亲再次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将祖父藏在衣柜的一大笔组织经费盗走，用以他在烟霞街沉迷温柔之乡的花销。我可否直截了当地这样推测：那最终成为烟霞街昙花一现的浪荡风韵之物，父亲依次将她们一一享用，忽一日，他从惊梦中醒来，却听到隔壁婴儿的啼哭。当他恼羞成怒，怕打起那扇紧闭的金丝楠木门，“海棠”一袭素衣出现在了父亲面前。微暗灯火下，四目交汇刹那，父亲便动了爱慕之情，之后倾其所有将其买下，自此带着那婴儿远去，终老一生。

在直面母亲之前，我只有如此构想，方能将祁姓老人对我母亲的仰慕与那本《G城花街简史》所录之事联系起来。即使我真如想象所得，是一名妓女所生，但父亲身上却似乎多了一面传奇色彩。可事实非我

所愿,我和梅带母亲去明月楼吃素餐的那个晚上,梅因有事提前离开后,我斗胆向她说起了父亲那本日记之事。

“什么?”我一说完,母亲显得震惊不已,说,“我就知道这个老混蛋骗了我。当年我们跟着他到了照相馆,那里就已经被查封了,要不是后来对面楼上有人向我们开枪,老混蛋耳朵受了伤,我们也不会好上。”

“这么说,你不是那位‘海棠’了?”我竟莫名有些失落。

“什么海棠?”母亲顿了顿说,“不过,我跟你爸那个老混蛋的确是在烟霞街遇见的。”

“能跟我说说吗?”

“好多年不想那些事了,”母亲说,“其实也没啥好说的……”

记忆就像一张网,一旦撒开,那些深藏水下的事物便逐一被打捞上来。

母亲说她是和同学一起从N城赶来参加游行的。一大早,她们就在G城大学门前集合,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前往C区,准备会合其他院校学生一同渡江去J区游行,无奈却获知当局已下令封锁全部渡口,于是只得回转,向省政府请愿。后学生代表与政府交涉无果,一些学生变得怒不可遏,便冲向了政府大楼。母亲告诉我,那些政府工作人员在他们拥入之后,无处藏躲,纷纷跑进了二楼一间房子,锁死了房门。“后来我从报纸上看到,原来那是他们用来存放财物的地方,里面多了一层防盗的铁门。”母亲说,“怪不得我们怎么也打不开呢。”

在政府大楼无所事事地待到傍晚,政府四周已陆续被赶来的军队围得水泄不

通。夜色弥漫之时,再次前去谈判的代表回来,尚未来得及传达谈判的结果,那些军队一下从四面聚到正门前,冲了进去。那场震惊一时的血案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发生了,当反抗迎来血花四溅,整栋大楼里传出了学生们凄厉的哭喊。

“他们太残忍了。”回想起当年所见的悲惨情景,母亲此时泪光闪烁。“和我一起来的两个同学,就在我眼前被他们活活给打死了……”

“我和你爸就是在那天晚上遇见的。”我递给母亲纸巾,她拭去脸颊的泪水,继续说道,“我跟着一大群人冲出来时,那些当兵的开始往我们头顶开枪了。”

一逃出来,他们便三三两两的四散而去。“我们怕被他们抓到。”母亲说,她跟着两个女同学一路狂奔,穿街过巷,直到脚下再无力气,她们才穿过一道小门,躲了进去。“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们躲进那间臭烘烘的柴房后,其中一个女同学就哭出了声。”

“你就是在哪儿遇到我爸的?”我问。

“是。”母亲看看我,说,“一开始听到外面的吵闹声,我们吓坏了,以为那些人是来抓捕我们的,等你爸被人扔进柴房,我们看他穿戴整齐,像个学生模样,才放下心来。”

“后来,你们是怎么好上的?”

“你爸那时候骗我们,说他是G城大学的学生,还说我们躲在那里不安全,要带我们去他家里。起初我们都很是犹豫,但后来听到巷子里有枪声,我们才决定跟他走。”母亲喝了一口水,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又说,“等巷子里的枪声消失了很长时间,我们出了门,就看到门前站着一个披肩散发的女人,手里拎着一个包裹,怀里抱着一

个婴儿……”

说到这里，母亲盯着我，戛然而止。

“那个孩子，”我犹疑道，“是不是就是我？”

“我们那时候都很年轻，虽然我当时就看出了她是个妓女，但她一下跪在我们面前，说让我们救救她的孩子，我就心软了。”

“我是不是那个孩子？”我再次问道。

“孩子，其实我们也想早点告诉你的。”母亲说，“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以为不会有人知道这事，更何况我跟你爸后来也没能有个一儿半女……”

“别说了。”我打断母亲，起身去前台买了单，独自开车回了家。

我依然记得将父亲的那本日记连同多日来我摘抄的笔记一页页烧掉的场景，她们是否能够浴火重生，我难以确定，仿佛一切随着那个形如蛇面雌雄同株的“半夏”最终在火中消逝，我在父亲那段人生或性之荒诞的体验中，就获得了解脱。那大概亦是我探秘得到的最佳答案。清理完一切，我决定开车过江，去一趟烟霞街当年所在地。如今那里早已改头换面，高楼林立，我将车子停下，站在那条开阔繁华的大街上，母亲从女妓怀中接过婴儿的一幕穿过时光，在璀璨灯火之中遽然得以重现。母亲将我抱进怀时，我或许还不舍地啼哭了一阵，可那女妓只看了我一眼，就转身跑开，继续投向不知哪位男人的怀抱了。后来我在路边摊上喝醉酒，那个做烧烤生意的秃顶男人前来跟我结账，我嘻笑着从包

里掏出全部钱币，一把向他抛去。之后我们便扭打在一起。

我在芸的床上醒来，已是翌日清晨。芸倒了一杯开水递给我，告诉我警察昨晚询问我家庭住址，我反复报出的都是她的地址。后来我们就抱在一起云雨了一番。吃早餐时，芸向我提议与她一起去参加一场拍卖会。多年来，这个因无法孕育离我而去的女人（事实是，问题根本不在她身上），一直未改对古旧之物收藏的热衷。

“真不知道那些东西有什么好看的。”我说。

“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芸说，“那些东西每一个背后都有着别人难以想象的故事。”

那场堪称90年代在G城举办的最为声势浩大的拍卖会，最后亮相的一件藏品是一尊仿制的清乾隆年间铜鎏金绿度母座像。它面如女子，面庞圆润，饱满如月，双目含情，微微下视，鼻梁高直，长发披落双肩背后，丝丝精细，头戴五叶宝冠，犹如少女般纯洁。后来仔细端详它时，我不觉就想到了祖父，感慨起他当年是何等的明智，家中诸多财物，他唯独带着这样一件珍物逃之夭夭。

拍卖会结束，众人喧嚷着纷纷离席而去。我陪芸去后台，抱着那尊绿度母座像向门口走时，甫一抬头，就看到了二楼扶梯旁目光如炬的妻子梅。

（丁东亚，男，小说作家，现供职于《长江文艺》杂志社。）

【叙事场】不可言说

不可言说

◆ 毛达安



1

午休醒来，闻芬芳躺在床上刷抖音。天色忽然暗下来，她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纱帘和玻璃窗朝外张望。

好大的风。门前的老樟树随风摇摆，对面山坡上，灌木丛被推搡得前耸后仰。她抬起头，大团乌云毫无原则地罩在天上，云缝间露出奇形怪状的蓝天。她专心去看那些蓝色，它们像湖沼一样。那个蓝色的圆，像不像天仙洞？她调好手机，“天仙洞”却不见了。扫兴地合上窗，她继续隔着玻璃望天。

突然一道闪电，传来轰隆隆的雷声。雨点落下来，很快连成白茫茫的雨帘。不一会儿，场坪上溅起寸把高的水花。“好大的钉子雨。”闻芬芳自言自语。

在油坊沟，闻芬芳的家是幢独立的二层小楼。村里好几户在城里或镇上买了房，过着两栖生活。他们没有跟风——不是买不起，儿子去年才通过省考入职市信访局，还没有女朋友，住着公租房，不急，急也急不来。前些年公婆健在，她和丈夫刘义琛一起在外省工地务工八九年，后来为了照看老人和上高中的儿子，才不再外出。丈夫目前在县城北湾工业园建设工地带班，她想一起去，丈夫和儿子心疼她，坚决不让。

屋里光线很暗。她去开灯，发觉停了电，便又回到窗前看雨。

这时，她看到自家门前有个人影。仔细看，是王芳，头戴斗笠，套着塑料膜雨衣，穿着深筒雨鞋，杵着一把锄头，正站在场子上。王芳抬头看向二楼，大声喊“闻姐”。

她想假装不在家。可偏偏自己正站在窗前，人家一抬头就能看见。她只好将窗子拉开一道缝，雨水立即见缝插针，沾湿了她的衣裳。

“闻姐在家啊，你房前屋后没事吧？”王芳问。

闻芬芳庆幸自己及时清理了屋后的檐沟。她看到王芳像雨中的水鸡子那般模样，明知故问：“我这儿没事，这么大的雨，王主任还去后山检查？”

王芳是村上的治保兼妇女主任。去年腊月村委会换届，闻芬芳和她都是岗位候选人。自己没能当选，闻芬芳郁闷了好一阵子。每次看到王芳在人前风光，她就感到不爽，总想着自己也要争取风光风光。

闻芬芳是领受父母之命与刘义琛走到一起的。她娘说：刘义琛有教养，待人实诚，也是初中毕业，身大力不亏。

这么大的雨，工地肯定得停工。她从桌上拿起手机，想问丈夫歇工回不回来——他已经一个月没回来了。

这手机是儿子上岗后，领到首月工资给她买的。一年多来，她机不离手，感觉儿子就在身边一样。儿子经常跟她聊工作，有时也聊时事和政策。聊得多了，她感觉自己明白了不少事理。

她拨通丈夫的电话，听筒里传来麻将碰撞的声音。

“打扰你打牌了，回来不？”闻芬芳问。

刘义琛回应：“正下大雨呢，不回来。等雨停了，还得赶工期……”

她想，你不回来，我何不抽空到你那儿去？

次日一大早，她从菜园摘了一大堆辣椒、茄子、豇豆和黄瓜，想着立即送到丈夫那里去。处暑一过，菜园里就再也摘不出这些菜了。她想先斩后奏，给丈夫一个惊喜。

2

闻芬芳提着一只皮箱和一个大蛇皮袋，在城西三岔口站台下公交车。这里离工地还有九公里。她想坐出租车，一问价要二十块，便舍不得，这才打电话给丈夫。

丈夫没接。她只好打给李刚。李刚是丈夫的舅老表，给丈夫当跟班有六个年头了。

李刚骑着摩托车来了。闻芬芳问：“你表哥呢？”

李刚的眼神躲闪了一下：“表哥应该是没听到，他在城里忙着办手续。”

工地耸立着三幢高层新建筑和两座塔吊，建筑材料分区堆放，泥巴场子上布满车辙和水坑，锤击声震动声直钻耳朵。摩托车在最后一排板房前停下。这排房一共六间，左手第一间是厨房，第二间是杂物间，另外四间是宿舍。厨房门关着。李刚取下蛇皮口袋，靠在厨房门边，提上皮箱带她往右边走。他们进了最右边那间。

一进屋子，汗味霉味扑鼻而来。三张架子床呈“刀”字形摆放，被子叠了和没叠区别不大。不挨墙的那张床与右边墙面空出约两尺宽的通道。顺着通道往里，有扇门，门里是个小单间，放了一张比外间稍宽

的架子床,外加一个小桌子和两把木椅子。

闻芬芳一眼认出下层是丈夫的床铺——那被罩、床单和枕头都是她挑选的。床上的被子没有叠,床单皱成一堆。

李刚说:“你来了,我到别人那里挤挤。”

闻芬芳心领神会,笑了笑没再说什么。李刚走到门口,她嘱咐:“见到你哥,莫慌说我来了。”

她麻利地扒下被罩,扯起床单,取出带来的干净被面和床单换上。发现床角有条裤子,拿起一看不干不净,准备一块儿洗了。洗衣裤前,检查口袋有没有揣东西是必要步骤。她从裤口袋掏出一张对折的纸,展开看是“支付业务付款回单”,就放进小背包里。

被套潮气重,得先晒晒。空场地有用废旧电线绑成的晾衣绳,上边还挂着几件衣服。闻芬芳抱着被子去晒,有两个工人正在附近议论什么,她想过去打个招呼,他们却转身走开了。

食堂做饭的吕大姐中午炒了五盆菜。民工们陆续来吃午饭,刘义琛却迟迟没现身。

吕大姐问大伙:“刘总回来没?”

“劳动部门不请他吃饭,他自己还不知道下馆子?”闻芬芳下意识看向说话的人,却见旁边一人努了努嘴。那人顺着他努嘴的方向望了她一眼,放低声音说:“我的意思是,刘总去劳动部门帮大家要工资,那么辛苦,中午应该去吃好的补回来。”

吕大姐责备那人,说他嚼蛾子。

丈夫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闻芬芳感到心慌。她转着目光没寻见李刚,便走近吕大姐问情况,吕大姐说她不太清楚,只知

道工资还在核算,便提了泔水桶出去了。

闻芬芳只好去盛了些饭,胡乱夹了菜,端着饭碗回宿舍。她想,难怪之前打电话时感觉丈夫有些不快。自己来了,得帮丈夫分担些。得赶快弄清情况,必要时自己也出马。

有个人在宿舍吃饭。闻芬芳猛地进屋,两人都愣了一下。

“是弟妹吧?我赵永国,木工班组的。”对方自我介绍。

听到是木工班组的人,闻芬芳寒暄两句,连忙问他:“老刘去劳动部门反映,你们怎么没去?”

赵永国说他们前天已经去过了,刘总今天是被劳动部门叫去的。今天要是下雨的话,肯定会一起去。

闻芬芳去里间,插上门闩。她拨打几次丈夫和李刚的手机,都没接听。咋回事?过一会儿如果他们没回电话,她想自己也去劳动部门。

她透过小窗往外看,又要下雨了。这时,手机响了,是刘义琛打来的。她连忙问:“你那边处理好了没有?要不要我过来?”

“你过来干啥?”刘义琛僵头僵脑地回绝,“我们已经在回工地的路上了。”

3

李刚来电说他们在项目部,闻芬芳连忙赶过去。李刚站在二楼走廊上喊她。她踩着狭窄的铁皮楼梯,小心翼翼地上到二楼。

“哥在里面。”李刚指着一间屋说。门关着,她注意到门上有块标着“经理办公室”的镀金门牌。她将门推开一道缝,歪头

往里看。丈夫正和一个穿着时尚的中年男人争论。见到有人来,话音打住,都看向她。

“你到这儿来做啥?”刘义琛问。

闻芬芳推门走进去。那个中年男人白皙而富态,穿着米白长款布扣休闲服,面露不快。丈夫穿着短袖和牛仔褲,褲脚上沾着泥巴。

“是我屋里人。”刘义琛介绍。那人朝她看了看,转而盯着刘义琛,话到嘴边又咽下。他踱了几步,才开口:“公司筹资困难是一回事,如实编制工资表是一回事,你还有脸纠集民工闹到劳动部门?”

闻芬芳觉得丈夫受欺负了,她上前两步:“你是经理?你这话说得差劲儿吧?”

那人恼了:“怎么差劲儿?”

眼见马上要起冲突,刘义琛赶紧一把拉住妻子的胳膊,“不关你的事。”说着便不由分说牵她出门,回头对那人说:“找时间再商量,不知者不怪,方总千万莫往心里去。”

闻芬芳问为啥要拦着她。直到下了楼,刘义琛才小声说:“我怕你把关系搞僵了。他是项目经理方佩芾,好多事还得求着他。”

“中午吃饭没?想吃啥,我给你做。”闻芬芳心疼地说,“听说你为工资的事几天都没好好吃饭。”

刘义琛面无表情:“吃了,现在不饿,不知道想吃啥。”

“那我就做你最喜欢吃的手擀面。”

刘义琛停步看向远处:“我不得闲,让李刚带你去桃花源转转吧。”

闻芬芳要亲自做手擀面,吕大姐便喊了同在工地做工的侄儿宁小溪,让他去选块好瓷砖搬过来洗净晾干做面板,她去附

近的农户家借来了擀面杖。然后一起去买回一大袋子面粉、两小袋酸豇豆、两板鸡蛋和一把葱。

吕大姐边剥葱边说:“刘总很辛苦,人也瘦了。”

“他是操心的命。”闻芬芳回应。

“公司想扣我们一万多工钱,刘总想办法……”宁小溪插嘴,话没说完就被吕大姐用眼神制止了。

闻芬芳说:“这怕个啥,商量不拢,应该去劳动部门告他们。”

工友们纷纷夸赞闻芬芳好手艺,面擀得瓷实有嚼劲,臊子酸鲜香辣可口。闻芬芳从小就跟随母亲学做家务,做饭拿手。听着夸奖,她想起了母亲说过的话“能人热剩饭,一碗变三碗”。

晚上,刘义琛回到宿舍,看到小屋收拾得蛮干净,夸得她心里美滋滋的。想起回单,她嗔责丈夫粗心,并从小背包取出回单。

“什么回单?”刘义琛愣了一下。

这时她才注意到,回单上收款人是H市慈善会,付款人是刘义琛,落款日期在二十多天前。

“怎么是你向H市捐款?”闻芬芳不解。

刘义琛接过回单,直接放进文件包。他漫不经心地说:“H市雨灾,总包公司让我代捐的。”

抖音上,H市遭受特大暴雨袭击的视频,闻芬芳刷到过不少。她了解丈夫,他不是撒谎的人。

睡下后,刘义琛翻来覆去想着一件事。他想到这笔捐款,是在给余晓梅转钱后不几天,在手机上看到募捐启事,想留个好名声,以为凭着与方佩芾的交情,可以报销,稀里糊涂地又定向捐了五千。没想到

方佩蒂不讲情面,当时气不过,随手将回单揣进裤口袋,还以为在公文包里。今天找方佩蒂为了再商量。好在妻子没深究。劳动部门调查,该咋办呢?

他不由叹了口气。闻芬芳还没睡着,以为他着急,安慰他:“一万多,又不只是欠你一个人的。”

刘义琛说:“公司资金链断裂,他们是能拖则拖。民工是我喊来的,搞不好民工会向我要工资。”

闻芬芳愤愤不平:“你个带班的,凭啥向你耍?你不会辩啊?赶明儿我帮你去找他们理论。”

刘义琛怕她追根问底:“你莫管。不说了,睡吧。”

4

闻芬芳在宿舍前空地上嗑葵花子。宁小溪来取水瓶,她请他吃瓜子,笑着问:“上午劳动部门的人来做了些啥?”不待宁小溪回话,又接着说,“可得说实话哟,这个算考验你呢。”

“考验我啥?”

“看你诚不诚实,好帮你介绍女朋友呀。”

“好像是公司说我们虚报工资,他们来调查。”

闻芬芳心里一紧,随即释然了——肯定是公司给拖欠找的借口,她的丈夫她最清楚,做不出来那样的事。她下意识抬头看天,满天是海一般的蔚蓝。

劳动部门的人又来了,闻芬芳连忙也赶过去。想进会议室,又怕搞莽撞了,便站在门外听墙根。一个洪亮的声音传出来:“无论如何,公司本周得发一部分工资,有

争议的先不慌发。”

她不听墙根了,走进屋去。

“我们在开会。”刘义琛和方佩蒂几乎同时发声,示意她出去。

“你是这工地的?”一个身穿制服的人问她。

刘义琛连忙作了介绍。她听到丈夫管那人叫“李队”,便知道了听墙根时是李队在讲话。李队忍着不快耐心给她讲,公司钱不够,先发一些,有几个人工资还有争议,需要核实。

“还要核实?”闻芬芳不知怎么往下说了。她将眼神从李队威严的国字脸移向他制服上的肩章,回想着之前与宁小溪、刘义琛的对话。

门外有民工粗声厉气地说话,将闻芬芳拉回现实。门被敲得叮叮咚咚响,方经理打开门,门外聚集着一二十个民工。他让他们说话小点声,李刚当即大声反驳:“不给我们发工资,还不让我们说话了?”

有个貌似憨厚的老汉却说:“老方不给,就找老刘要。”多人随声附和。

闻芬芳一怔,果然应了老刘的话。她想出去理论,李队已快她一步。李队劝大家莫耽搁工作,发工资的事正在督办安排,让大家放心。好言劝慰一番,民工们才磨磨蹭蹭离开。

刘义琛把文件包递给闻芬芳,让她先回宿舍,他得和几个人去城里进建材。

闻芬芳翻看文件包,有一盒香烟、一支签字笔和四张民工签字并摁满指印的外墙班组7月份民工工资确认表。她将工资表拿起来看,一共23人,看了半天,考勤、金额都对得上,看不出问题。

闻芬芳当即给刘义琛打电话,“捐款究

竟是咋回事？”

刘义琛回称，几个工友约他城里吃夜宵，正好再沟通下欠薪的事。她将事情经过说了。他嘱咐她不要参与工地纠纷，劝她莫生气。随即通话断了。再拨提示已关机，她便打电话给李刚。李刚也说在外边。她问他们是不是有事瞒着她。李刚矢口否认。

看来都不老实。老刘为什么捐款给H市？一个名字猛地从她嘴里蹦了出来——余晓梅。余晓梅不就嫁在外省H市？

闻芬芳的心一下子揪起来了。看来那个五千元，就是捐给余晓梅的，还刻意撒谎隐瞒，不是搞情况是什么？

余晓梅比刘义琛小六岁。当年，媒人陪着闻芬芳去刘义琛家“看家儿”那天，她就认识余晓梅了。在当地，女方第一次去男朋友家被称作“看家儿”。那天，闻芬芳和媒人正在刘义琛家吃午饭。

“琛哥，琛哥——”门外传来清脆的女声。刘义琛连忙起身出去。闻芬芳听到是来约刘义琛一起去四方山放牛的。她刚一扭头，就看见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俊俏丫头出现在门口。四目相对，那丫头一闪身就不见了。那个丫头就是余晓梅。

至今，闻芬芳认为余晓梅当时实际就是为着看她才来的。

听刘义琛讲过，丈夫小时候受过余老爹的恩，两家关系蛮好，又住在同一个院子，余晓梅小时候很黏他。刘义琛有次不高兴，余晓梅对他说“等我长大了就给你做媳妇儿”。偶尔闻芬芳还拿这个笑话寻丈夫开心，他却一本正经纠正：“童言无忌嘛，只怪奶奶那时老是说贪玩的男娃儿娶不到媳妇儿。”

自闻芬芳和刘义琛结婚后，两家关系冷淡了。余晓梅出嫁后，余家人与他们基本断了往来。

可是此时，闻芬芳满脑都是余晓梅的影子，他俩莫不是有情况？这个念头像捆绳一样，一下子把她的心勒紧了。她想到自从她来工地后，他好像一直在忙事，并没好好陪她，连手机来电，当着她的面也不接，偏偏避开她去别处接。

她想，先不惊动刘义琛。余晓梅把她娘接去赡养，王芳应该有余晓梅的电话，先把电话号码弄到手，方便后边顺藤摸瓜。闻芬芳给王芳打电话问道：“王主任，有没有余晓梅的电话号码？我代老刘向她打听H市有没有好项目。”不一会儿，王芳把余晓梅的电话号码通过微信传给了她。

5

半夜，刘义琛才带着酒气浑身湿透回屋来。看到闻芬芳四仰八叉靠在擦着两个枕头的叠被上。

“怎么这样睡觉？”他看向她的脸，才发现她根本没睡，眼珠一动不动只盯着一个地方。他猫下腰准备帮她挪好身体，背部却挨了一拳。

“咋了，我惹着你了？”他有些气恼，拿起毛巾和水盆出去洗澡。

澡罢回屋，刘义琛爬上床，一把抱住闻芬芳，她却对他拳打脚踢。他只好坐起来，解释着：“他们喝了酒，嫌雨大，半夜了不好搭车，索性登记一间房去住宾馆。我心里想着你，冒着大雨赶回来。”

闻芬芳听得嚤嚤哭泣起来。刘义琛递了抽纸给她，把被子枕头拽了拽，也把背靠上，扳了几次才扳过闻芬芳的头贴在自己

胸膛上,轻言细语地说:“哭啥呢?你跟我说话嘛。”

哄了好半天,闻芬芳才喃喃地说:“你给我讲讲你和余晓梅的故事吧。”

刘义琛心底沁起异样的酸甜,只笑着说:“我和她哪有故事?有的话也早给你讲完了。”

闻芬芳生气地把头移开,“只要你讲讲给她捐款的事。”刘义琛一愣,难怪她这么大的情绪。他打了个长长的呵欠:“太晚了,睡吧。”

闻芬芳不许:“你不给我交代,我就不让你睡。”她以拇指食指为钳,揪他的胳膊。刘义琛转过身背对她,她就一直钳。

刘义琛发毛了:“你烦不烦?不睡滚回去。”

“我现在就滚。”闻芬芳一骨碌翻身下床,穿上鞋子,打开门就出去了。

刘义琛感觉惹祸了,起身追了出去。闻芬芳死活不回宿舍,直到刘义琛表示都给交代,她才不情不愿地回屋。

“余晓梅家遭灾了,打来电话,我就让她加我微信,给她转了一万。”刘义琛解释。

“她怎么不找我?你为啥瞒着我?”闻芬芳不依不饶。

闻芬芳让刘义琛将手机给她。刘义琛知道她是疑心他,怕她再闹,从裤口袋掏出手机,“你看有啥没?”她让他解了手机锁。她点开微信翻看。

“余小妹?”见备注是这个名称,要发火,却憋着继续细细查看,微信里除了有一万元转接信息,也就几句稀松平常的问候安慰话。翻看通话记录,见备注仍是“余小妹”,她心血一冲,怒声质问:“你是不是动了手脚?”

刘义琛坚称没有删任何信息,劝她不要疑神疑鬼。

“你去跟你小妹过吧。”她生气地说着,直挺挺躺下,猛地拽过被子,手脚一拉一蹬,连头都给蒙严了。刘义琛试着掀被角,她死死拽着就是不让。“算了,等你心气儿顺了再跟你说。”

早上给她买的“懒豆腐”,还冷冰冰原样放在小桌上。闻芬芳不知啥时候睡着了,刚一醒来胸口就又隐隐作痛。她想要不要直接回家。

她抓过手机看时间,发现王芳微信她。王芳约她买服装,城里宜利服饰公司在做展销活动,“399元买一送二”。她从“联系人”中找到“余晓梅”,用指尖点了一下,显示拨出,又连忙断开。这样反复好几次,终于把电话拨了出去。

“是闻姐吗?我是晓梅……”余晓梅的声音,喑哑而疲惫。

“姐,你在听吗?”没听到应答,余晓梅连声问道。

闻芬芳不好再不吭声,她强作镇定地说:“听说你家遭难了,隔得远,我们也帮不上忙。”

“还要怎么帮忙?义琛哥还跟小时候一样,见不得人难,一听说就直接支援了一万……你们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等店铺新开张,有了钱我就还给你们。”余晓梅叫着甜气。

“还真大方啊!”闻芬芳心里嘀咕着。

余晓梅说给她打过电话没接,闻芬芳翻看未接电话,还真有。对陌生来电,她通常拒接。儿子教了她很多反电诈常识,王芳曾多次请她当村规民约宣传员,虽然她不排除做宣传员,但碍于邀请人是王芳,她

都给拒绝了。

6

闻芬芳决定回家去。她电话通知刘义琛，限他马上来交代，不然就没得交代的了。

接到她的电话，刘义琛连忙赶了回来。

“你有钱支援？还不用她还？”闻芬芳双眼冒火，她冲着刘义琛犀利地说。

刘义琛六岁那年，连日阴雨河水暴涨，他赤脚摸索着垫脚石过河去上学，脚一打滑落水了，被冲出十几米，幸亏余老爹恰巧路过，一个箭步跃入水中，一把将他拎回岸上。

“向公司借的，客气话不作数。”刘义琛解释，“人家遭了难。”他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清白，建议她“不信打电话问她”。

只因捐款不给报销，刘义琛才盲目地把那一万五编进报表。自知道余晓梅受灾，他的报恩之心陡起，儿时余晓梅一遇雨天就去看河水涨落的往事令他念怀不已。

闻芬芳抓起背包起身要走。刘义琛说：“你回去也好，免得把你搅进来。”

他这么一说，闻芬芳反而不走了：“说清楚啥叫搅进来，我就是要搅进来。”

“听了工友的话，在7月份工资单上加了一万五，想先把亏空补上。”

“啊？你还真虚报了工资？”闻芬芳心口像是被重锤击中。自己一辈子心强好胜，总盼着能出人头地，儿子从读书到工作都很争气，自己也不比人差，掉片树叶都怕砸到头，男人却没事找事，搞犯法了，家庭不清白，怕儿子都要受牵连。

她呆坐在椅子上，怔怔望着墙角，眼泪淌下来，长时间一言不发。对刘义琛，她是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终于，她开口数落起来。她说自己的勤俭，男人的打拼，儿子的争气。她咒自己眼瞎，埋怨刘义琛没把自己当回事，没把儿子当回事，骂他狗肉不上席，也骂李刚……

刘义琛不敢辩驳。他嗫嚅着：“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咋补救。”好几次他想把李刚喊来帮忙解劝，怕出新岔子终究没喊。明明帮人添柴火，偏偏掉进冰窟窿，不过万把块钱，丢了又能咋地？他看上去比妻子更苦楚，又不放心妻子，怕她做出过激行为，无助地不时去门外将烟抽了一支又一支。

闻芬芳数落够了，也累了，情绪平复了些。她打开手机，见抖音页面有条“某某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的信息，心里那根吊绳又被拽紧。她点开页面看着，想到如果某某的妻子及时提醒，某某也不会沦落至此。又想到丈夫犯法这事，不由很自责。

王芳微信传来多张服装照，还落了句“很划算，建议抽空去看看。努力工作，好好生活。”

怪自己这些年对老刘过于信任。妻贤夫祸少。老刘糊涂，自己也糊涂。自家闹归闹，毕竟是保卫家庭，可老刘一旦坐实犯法，这可是天大的事，不仅关系他自身安危，更关系到家庭清白，关系到儿子前途。她猛然省悟：当务之急不是去追究老刘，而是得想方设法帮老刘，也就是帮这个家。

“你捐款的事能不能功过相抵？”闻芬芳问。

刘义琛摇了摇头：“不晓得。”

不能什么都不做。遮掩不是办法，硬扛不是出路。他俩商议了一夜得出：坦白从宽。这么想时，她感觉灯光都亮了些。

“我陪你去自首吧！”闻芬芳说。

刘义琛有些犹豫——被处理处罚，还会连累妻儿，败坏家庭名声，他害怕这些后果。老实说，自上报那工资表后，他就一直战战兢兢，那滋味比挨妻子数落更难受。劳动部门过来调查，他也不敢跟妻子说，怕她跟自己一样担惊受怕，怕她被卷进是非。可是偏偏事与愿违，正如妻子所说，如果坐等被查，必然罪加一等。

经过反复斗争，他终于下定决心：纸包不住火，早晚都得见光，那就自首吧。

7

天亮了，刘义琛叫来李刚，让他立即去更正并打印一份工资报表。李刚不解，正要发问。闻芬芳说：“按你哥说的去做。”看着夫妻俩坚定的态度，李刚便径直去做了。

刘义琛在工资报表左下角写上“核实无误”字样，签了姓名和日期，将报表拍了照，通过微信传给方佩蒂。同时拨打微信电话提醒。

“想通了？”很快收到回复。

“啥都不说了。”刘义琛按住语音键回复。

方佩蒂语音：“经公了，你得先找李队去。”

夫妻俩决定马上去“民生大楼”。雨又

开始下了，沙沙作响，仿佛在跟进着他们的行动。

李队不在，他俩就一直候着，直到李队回来。刘义琛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闻芬芳看到丈夫的罔样，连忙说明来意。她把丈夫的衣袖扯了一下，让他坐下慢慢说，争取宽大处理。

在闻芬芳不时提醒和插话补充下，刘义琛用了十多分钟，把转账给了谁、为啥捐款、怎样做账的实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说话时他一直低着头，不敢直视李队他们的眼睛。

“法理与人情决不能错位，二者处理不当，轻则违法，重则犯罪。处罚能不能从轻待集体研究，我得严肃地批评你……”

“我们虚心接受，改正错误。”夫妻俩争相表态。在李队等人的带领和调处下，他们去找了方佩蒂，也坦诚和民工们作了沟通。

闻芬芳拉着皮箱回家。人车交汇的十字路口，人行道两侧，举着小旗正指挥行人过马路的志愿者，令她驻足注目。她忽然觉得，他们那红衣红帽怪好看。她选定一张王芳推荐的服装照，给王芳作回复。她觉得，王芳其实也蛮可爱。

（毛达安，男，现供职于竹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蔡桓公

◆ 王茂卿

【叙事场】蔡桓公



—

5点25分,准时准点儿,铃声大作,课外活动即将开启。

讲台上授课老师的教本还没合上,英语蔡老师的身影就已嵌入门框。吹糠见米的课外活动眼瞅被晾,我们无异于好容易入睡的失眠者突逢雷击——不出意外,蔡老师又要为她的德育纲要物色受众了。

见到蔡老师的身影,除开李雨,全班学生拿出十二分的认真,让眼皮紧紧巴在课本上,避免目光与之发生最为轻微的触碰。我则更加极力缩短脖子,生怕一不小心将五十五分之一的不幸在自己身上百分之百的登陆。李雨之所以正视蔡老师,与他进班不足两天有着紧密关系——他当然不会知道,在这所学校,就训诫学生而言,蔡老师这个马王爷真的有着传说中的三只眼——拥有永不枯竭的出手理由与无尽延展的折腾套路。

李雨同学,请跟我来。蔡老师巡睃教室一圈,然后态度和蔼、语气轻柔地说。李雨岂会明白,这正是蔡桓公(学生对蔡老师的“尊称”)拾掇学生的前奏,但他竟还是兴冲冲地跟上蔡老师的脚步,一溜儿小跑跟出教室。

三分钟,足足三分钟,教室内没有任何人发出过哪怕最为细微的声响,直到蔡老师高跟鞋击打地面的声音完全消失在教学楼的尽头。

袁宇策霍地站起来,双手一通挥舞,做出召开紧急会议的架势:预测,预测,免费预测了哈——测准了,喝声彩;测不准,晚餐时山人自会火腿肠老干妈的安排。

同桌杨莹莹撅起小嘴儿:切,白嘴儿又要发表消极言论了。

nonono,非也非也,这里没有消极言论,只有蔡桓公施政报告的内容预测。袁宇策正了正衣衫,清了清嗓子,踱开方步,右手食指微微前指。李雨呀,两天的外围调查,我已摸清你的底细:县实验中学转来,成绩不错——原就读班级第一,到我们这里,更是年级最耀眼的星。然而,也正是这个,才让我这个叔伯班主任为你捏了把汗。说到这里,蔡桓公的眼神逐渐阴沉,额头缓缓前凸,屁股缓缓后撅,身子弯成可供发射的弯弓,然后,眼睛一个聚光,焦点儿直指李雨瞳仁:读过《扁鹊见蔡桓公》么?

短暂惶惑之后,李雨摇了摇头。蔡桓公站直身子,踱出两步说:就是古时候有个叫扁鹊的神医,给表面看来很是健康的蔡桓公看病。第一次,扁鹊说蔡桓公看起来虽然健康,身体却已经染上小病,病毒刚刚侵入他的皮肤,如果不治,病情将会加重。过了十天,二人再次见面,扁鹊说蔡桓公的病已经侵入肉里……

袁宇策还想乘胜追击,杨莹莹却一嘴抢过话头:这些还要你说?蔡桓公哪次谈话不是这么开头?过过过,说重点。

李雨呀,你可知道,很多东西,表面靓丽恰恰最是害人。外强中干的道理懂么?

外在强势,恰恰表明内中空虚,就像诸葛亮的空城计——哪个实力雄厚的将军会让自己的门户为敌人洞开?你小小年纪,千万不要把眼睛仅仅盯在以往取得的那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上。我的经验,县实验中学转入我校的大致有三类学生:一、调皮捣蛋,被原班主任千方百计驱逐出境;二、成绩平平,家人不抱太大希望,又请不起老师辅导;三、家庭出现变故,投亲靠友。如果不出意外,你应该属于第三种——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家庭已然失去平衡,你的思想必然处在漂泊动荡状态,如此情况下,思想自然难以稳定。再者说了,实验中学的成绩又是怎样来的?对于这个,我,一个从教二十年的优秀教师,绝对比你更为清楚。那里是县直学校,老师与教研员走得近,学校又是县里树的典型,教育局肯定不能让自己树的牌子倒了呀,所以,平日考试之前,相关信息在老师心中早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更何况,那里的阅卷还是老师自说自话。我说的这些你听懂没?算了算了,你那茫然的眼神,就不是听懂人话的主儿,明说了吧:我的意思是说你那七升八的成绩,到了我们这儿,根本不能作数。对于我的这个结论,或许你不服气,可是,请你打听一下,寻常考试,乡下一所学校有几个学生语文成绩能上优秀水平?实验中学呢,哪个班不是一抓一把?然而真正到了中考,仔细瞅瞅,会有那么大的差距?笑话,连综合得分前三甲往往都花落别家。所以,在我看来,你这县实验中学转来的所谓优秀学生,其实疑点丛生,比方学习最需要的品质——认真——你就做得很不到位。打个比方吧,写英文字母a,简单不?简单。可是就有同学一条弧线画到底,结

果弄成了圆不溜丢的o;有的同学最终又没合拢,整成了龇牙咧嘴的c。这里应该有句李雨的岔话:我的a咋看都a。

这就是我说你的第二个问题,自尊心太强——准确地说是自卑感太盛,心浮气躁,接受不得半点儿批评。就我——一个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作业本眼前稍微一晃,就能知晓你曾扎实练过衡水体。所以,我才用了有的同学,而没有直指你李雨,而你却据此犟嘴。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认真听我讲话,把泛指当成确指,把比方当成真实。

李雨脸面通红,欲言又止,双手猛搓。

看看,跟老师谈个话都心不在焉,你紧张什么?抵触什么?纠结什么?明显是有不满情绪嘛!如此态度,怎能成为优秀学生?学生嘛,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思想问题。让我给你归纳一下吧:档案信息,有待求证;虚荣自卑,特立独行;目无师长,不受批评——总之,你李雨已经病得不轻。

杨莹莹急了:袁宇策,依你半仙儿掐指一算,这次转入的不是学霸徐庶,而是学渣蒋干?

我可没这么说,经验,只要李雨懂话,及时与家里联系,家长处理得法,李雨还是有救的。哎呀,只顾算卦,把放风时间废了,快,厕所——要再晚,李雨就该牵着脑袋杵在门口了。

大伙儿抬头,门口正斜挂着一道萎靡的身影。

二

这是一所乡村寄宿学校,其最大特点在于学生活动时间穷尽到极致,尤其是蔡老师,课间休息都要来巡逻几圈,即使只是

一秒钟,也要看到学子们的认真。

清晨,按照作息时间表,学生应该6点钟起床(实际上,一刻钟前,学生早被预备铃唤醒。真到6点,不仅洗刷完毕、内务整理到位还都齐刷刷坐在教室里)。对于这样的时间安排,李雨还不能适应,再加上昨天蔡老师的那通痛批,搞得他一宿晕乎乎的,及至预备铃响,怎么也睁不开眼睛,因此赖了会儿小床。结果,当他赶到教室门口,蔡桓公已经在领读课文了。

李雨紧急刹住脚步,洪亮地喊出一声报告。这报告直接导致蔡桓公的领读戛然而止,她的脑壳迅捷转向李雨:迟到有理了?诈尸呀?把个报告整恁大动静,报复谁呢?你说说,教室里是我张巴还是同学们耳背?

报告老师:第一,按要求,学生喊报告声音必须洪亮;第二,依学校作息时间表,我并没迟到,而是您提前上课了——教室前的石英钟可以作证。李雨朗声回答道。

蔡桓公仔细地看了一眼黑板上方挂着的石英钟,时针不错,分针刚好指在12上,两者呈一条直线,只是秒针已经越界两步,与时针分针形成不易察觉的小小夹角。蔡桓公指着钟说:自己看看,你到底迟没迟到,秒针明明已经窜出两格。

这么较真?不至于吧?秒针也算?李雨辩解道。

蔡桓公气得不行:谁说秒针不算?哪个规定的秒就不是时间?自己算算,全班合共55位同学,加上我就56个人,每人一秒,就是一分钟!鲁迅曾经说过: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退一万步讲,我们到学校是干什么的?读书、

增知识、长才干，这么严肃的事难道就不该较真儿？是的，一秒钟时间是短，可哪一个小时不是由分分秒秒累积起来的？学校是KTV？别忘了，这里是学校，学校学校学校！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看看，因为你，这节课又耽误了五分钟——整整五分钟啊！五五二百五，五五二十五，二百七十五分钟，还不包括我！我的好同学，你这是在对自己的同学谋财害命，懂吗？

蔡桓公的表情痛苦至极，同学们也深受感染，从道义上，从立场上，与老师保持了高度一致。

即使真有这算法，时间也不是我耽误的，因此，就算谋杀，杀手也不是我。李雨又辩解道。

教室里寂静到了极点，同学们都吓坏了——李雨怎么可以这样？虽然，从内心而言，同学们并不喜欢蔡老师，更不喜欢她的英语课，干巴巴硬邦邦，让人老想打瞌睡，可她敬业呀，她这么敬业还不是为大家好？每天早晨她可是比任何一个同学到校都早，所有这些，不都是为了大家能出一个好成绩？所以，李雨肯定是疯了，大家预感到老师心中的堰塞湖定然马上决堤……

然而，让同学们失望了，蔡老师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对李雨发起猛烈攻击，而是放慢语速，紧咬牙根：上位去吧，其他同学还要学，我不能因为你一颗……而去耽误其他同学——我可是负责人的优秀老师。不过，请你记住，只要你还想在这所学校读下去，早餐时间记得给家里挂个电话：说，蔡老师——也就是我，要见他们。你现在的状况，比起蔡桓公可是严重百倍——蔡桓公的病10天才推进一个层次，你呢？不到一天就是一个质的飞升。家长要是没

个明确说法，你就再也无法进入我的课堂了——我，没本事教你。

三

作为李雨的同班同学，我一直在关注着他。早餐时间，李雨没有按照正常节奏步入食堂。有好几次，他差点走进校内商店（这里是学生联系家人的固定场所），显然，他曾准备完成蔡老师布置给他的任务，可他最终也没有拿起那个电话。

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袁宇策，对方翻我一个白眼。嗯，还有点儿同桌情谊。是呀，得帮帮他——让他明白，这有些栽呀，得认。

我看了看时间，再过十分钟蔡桓公就要进教室了。到那时，如果李雨还没把她的意思转达给家长，家长又没作出一个积极的回应，那么，不仅李雨，我们全班都要被连坐，被数落、被指责、被处罚。不出意外的话，她会这样训诫我们：我这么严格要求你们是为了什么？我这样辛苦工作又是为了什么？你们用脑壳好好想想，我就是一天到晚抱着两手悠哉，国家不是照样一分不少发我工资？我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扑在讲台上，将自己的老命搭上去，是不是也不能多取一分钱报酬？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这么拼？还不都是为了你们的前途！然而，这难道就是老师单方面的事情？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优秀学生的培养可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老师是一个因素，却不是全部。李雨，你自己说说，明明是你出了问题，老师让你叫家长就这么难么？更让人气愤的是你们这些同学，就不能热一下，敦促他一下？寒心呐。是的，教师是良心职业，放弃你，甚至你们中间的任何一

个,于我,只是五十五分之一,五十五分之一,不到百分之二;而你,于你家呢?可是百分之百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甚至你们,对我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可以忽略。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即使明明知道有你没你都微不足道,我还是把你看得无比重要。而你呢?却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李雨,以及潜在的李雨们,眼看着自己与自己的伙伴就要掉队,却不愿意主动伸手拉上一把。

我被袁宇策的学舌整得冷飕飕的,鸡皮疙瘩一层一层往下掉。那你倒是赶快想想办法呀——蔡桓公的训话可能远比你这丰富。

既然李雨已被盯上,他的家长肯定就请定了,除非他有决心离开这所刚刚转入的学校。眼前的问题是怎样与李雨沟通,让他主动认这个栽,然后把家长请到学校来,主动认领这个栽。

时间紧迫,还有五分钟。我催促道。

得让李雨从主观意识上认识到自己有错,即使违心的——不然,他就不会主动叫家长。诶,有了,担当,男子汉的担当——告诉他,不能因为他的任性,招致全体同学受罚。

四

来校善后的爷爷转过八百个弯道才弄清李雨遭虐的原委:优质生源争夺——转校时,自家没把擅挖优质生源的李雨放到蔡老师班上,为蔡老师与平行班之间的竞争埋了雷。蔡老师一向是学校授奖专业户,是优质生源控制器,在这里,平行班只是应付检查统一口径时的一个词语,分班乃至接收转学时,学校必须满足她的“探、

改、藏、争、换、挖、捧”七字诀后才能启齿的事。这七字诀是蔡老师的独门绝技,仅在醉酒后对外作过一次炫耀:“探,接手一届新生,得先到小学了解学生的整体及个体成绩,对于每一个学生,尤其是可能的苗子,要了然于胸。改:一定要参加小考改卷,这是自己后期制胜的最为有效的保障。藏:改卷的时候,将真正有潜力的学生巧妙藏将起来。争:分班时一定要每生必争,这个时候争一次,今后轻三年。换:改卷既有埋伏,中下等生交换对方不会介意。挖:从兄弟学校挖取有效生源。捧:对于实在跟不上的,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驱逐出境。”

顺理成章,事情的解决途径自然有二:一、将李雨调换到蔡老师班里去;二、接受蔡老师的私密辅导。不过,无论哪种方案,都不能让蔡老师自己出口,尤其不能在蔡老师面前提及李雨任何原本的优秀,若此,蔡老师将只有一个态度:既然他在县城学校表现那么好、成绩那么优秀,为什么还要转到穷乡僻壤来?都说人往高处走,你们家是怎么了?硬是让孩子反向而行,往低处投?脑壳有包还是被什么踢了?别怪我怀疑,他在县城学校要真是你说的那样好,会沦落到我们这种地方?说到底一句话: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这样也好,我的能力有限,教不了你家宝贝。既然那样你倒是别来呀,别进我的班级呀,谁求你了?

人到弯腰树,不得不低头,爷爷无奈,只好向蔡老师讲明转学原由:人有旦夕祸福,他爸病了,正在省城救治,家里没人照顾,娃儿到这儿来确属无奈之举,老头儿我家就是娃儿的根,特殊情况,孙子只能到这儿来读,请蔡老师高抬贵手。

五

星期五上午十一点,放学铃声响过,体育老师哨声便控制了校园的天空。农村寄宿制学校就这样,学生居住分散、回家路途遥远,周五上午上罢三节课就得放学,以确保学生在天黑前能够安全回家。

走出教室,李雨发现操场上有道熟悉的身影,定睛细看,还真是自己的爷爷,他还提着一条鼓鼓囊囊的蛇皮口袋。来乡下学校上学的第一个周末放学,爷爷居然来迎接自己,确实是一件爽心的喜事。李雨一溜小跑来到爷爷跟前,拽住爷爷的胳膊撒娇:爷爷,你还有空亲自来接我?

不光接你,还要给你做两天饭吃呢——看,瓜瓜菜菜我都带着,爷爷这些东西呀,一准儿够你解馋。

为什么?奶奶不在家?园子里没菜了?

傻孩子,老家总得留个人呀,屋里的的事儿,奶奶比我做得好。

李雨这才明白,爷爷是要陪自己回县城度周末。从内心来说,从未寄宿的自己在学校闷了一个星期,乘着周末回城放松放松不失是件快事,可是,现在爸妈都在省城,秋播时间又到,这会儿只顾自己开心,未免太不长眼。回城干什么?借着周末,我还想给你打下手搞秋播呢。

实在没办法,李雨只好将前天与蔡老师化解矛盾时达成的补课协议告诉了李雨。

为什么要补课?而且还是英语!我可是代表县里参加过全省英语口语大赛并斩获一等奖的,今年上年升级考试还拿了满分,还有必要去补课?

这是你妈妈最后拍板的事情——现在你爸病重,妈妈的心理压力很大,对她的决

定,我们最好还是执行。

爷爷,我真的觉得没这个必要——不是我不好学,实在是没必要。

爷爷无奈。就算让你妈妈不准,我们也得去呀——还好,不过就只明天上午九到十一点两个小时的事儿。

这两个小时没什么,耽误你两天的活儿呢。

农活,没啥,三个月种,一个月收,家里也就那几亩地,我忙得过来,放心,这两天的猪饲料我都备好了,家里的事儿你不必担心。

李雨不愿意去补什么课,可是,他不能拂了家人的意思,很明显,这是全家人共同商量的结果。

由于内心憋着抵触情绪,周六上午在蔡老师家里的两个小时,李雨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还把脑壳整了个嗡嗡作响。有段时间,他甚至还发现,自己原本喜爱的英语现在竟然一下变得这等遭人厌烦,就连精力也不能集中。这种课堂,李雨感觉多呆一分钟就能让人窒息,呆在这里妥妥就是折磨。恍惚之中,李雨不知道这两个小时自己到底是怎么混过来的。他只大致晓得,蔡老师一直就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讲解“密卷”,从第一张第一题,一直到第二张最后一题,有几道题目,还要求每个人都背诵下来。

背诵习题,李雨感觉好笑。回家路上,李雨第一次领受到负罪与愧疚的滋味——自己拿着家里最为需要的票子,跑到那里晕乎乎混上半天时间,更为严重的是,自己好像还彻底失去学习英语这门课的兴趣。

李雨进门,爷爷已经做好午饭,爷孙俩相对而坐。爷爷问:补习效果还好不?

还好吧？她补习的那些东西我原本都会，只不过过去加强一下记忆，唉，您放心，我能学好。李雨本想说，这补习班根本没有必要参加，可他张不开嘴，这个时候再让家人担心，从哪个角度都说不过去。

下午搭车返回老家，爷爷很是疲惫。看爷爷面如土色，奶奶吓了一跳。怎么？又晕车了？你歇歇，我给你打杯糖水。没出息了，老了老了，还晕成这样。

李雨看到爷爷的难受劲儿，真是心如刀绞。他忍不住自问：这么大的成本，就两节不咸不淡的所谓补习，值吗？想着想着，脑袋就无缘无故的又开始嗡嗡嗡嗡的响起来。

六

办学方面，乡村学校好像偏爱两个极端：一是随心所欲，师生都很随意；二是死磕目标，某个点上近乎偏执的用功。我们学校属于后者，不少老师都精准利用课间时间。对于考试更是情有独钟，除开期中期末两次大考和老师自行组织的单元测试之外，学校还会定期进行阶段性月考。

八年级第一次月考组织工作依旧教务处牵头，试卷由各备课组长指派人落实，组织形式参照中考。

考试从周二晚自习开始，第一场数学，时长两个小时，十九点开考，二十一点结束。考罢，我们的脑壳都被整得木呆呆的，感觉浑身乏力，昏昏欲睡，可蔡桓公还是不

失时机的出现在了教室门口：好人睡得病，病人睡得死，你们这当学生的要是猛一下睡早了，生物钟就会被打乱，出于健康考虑，我得再讲几道题，以便弥补这段空缺。

周三下午第一场考英语。李雨拿到试卷浏览一遍，整个人一下子就懵圈：这是什么试卷？所有题目，不仅在蔡桓公的补习课上全数出现过，而且她还要求补习学生一字不落背通过。李雨再也没了答题兴趣——这也叫考试？这样的考试还有价值？如此精准施教……

李雨推开试卷，放任思绪左冲右突。监考老师见他不仅不答题，甚至连卷子都不看一眼，就走上前去轻轻叩击课桌，提醒他专心考试。李雨却只微微耸耸肩膀，没有给出监考老师任何积极回应。最终，仅仅只用收卷前的十分钟时间写了作文，其他题目，一概任它空在那里，让答题卡翻着空洞的白眼儿。

排座次是学校月考的重要目的，纵是顶着违规的雷，私底下仍然操作完备。由于李雨英语只有作文的分数，虽然是全年级珍贵的几个满分之一，名次还是落到年级不堪入目的位次。

成绩明确那天，李雨的妈妈正好来校探视，也算顺路吧，就把他的学籍又一次转出了我们学校。

（王茂卿，男，现供职于上庸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亲家

◆ 龙世文

【叙事场】亲家



在鄂西北远离某个县城三百多公里的南山深处，云雾缭绕，山峦叠嶂，地势险要。这里地处鄂、渝、陕三省交界之处，仿佛是被尘世遗忘的角落，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它别样的风貌，三面环山，一面出沟口，中间是个静谧的小盆地。四周山势陡峭，悬崖峭壁林立，海拔高达两千多米，宛如一座高耸入云的天然屏障，成为这一地区的最高点。

这里只住着一户张姓人家。老汉大名富贵。“富贵”这名字是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上头来的干部给取的。小时候爹娘叫他“大狗子”。在当地老一辈的观念里，给孩子取个贱名，孩子便能健康顺遂地成长，不生疮、不害病、不遭灾。成了家，左邻右舍唤他“老张”，年岁再长些，便成了“张老汉”。若有过路的生客问起姓名，他得愣怔半晌，才能想起来自己还有这么个正式的称呼。

张老汉随母姓张，他爹本姓李。爹娘都是脑筋不大灵光的人，早早过世了。儿子大了，心里头梗着件事，非要认祖归宗，就改回了爷爷的姓——李，在当地，这叫“三代归宗”。儿子李自强，名字是他爹给起的，寓意刚强自立。这里有个不成文的习俗：男娃出生，必随母姓，长大成人，便得“出嫁”，给人家当上门女婿。自

家若养了闺女,则必须招郎入赘,生下的娃娃,又得跟娘亲姓。如此这般,三代同堂的人家,姓氏少则三四种,多则五六种,这便是那远古母系氏族社会遗落在这深山里的、顽强而沉默的根须。

这偌大的山坳里,就只有张老汉和老伴蔡菊花两人厮守着。家里通了电,是唯一的现代气息。张老汉没有手机,没有电视,连个能吱吱呀呀响的收音机也没有。闷得慌了,他就爬上屋后那块巨大的青石,对着莽莽群山,扯开嗓子吼上几声。有时候忘了日期,还得专门跑到集镇上去打听。

腊月廿八,儿子回来接他们到省城过年。为此,他请了集镇上的二兄弟帮忙看家,照料牲口。

中午,儿子开车回家。一家人吃完午饭,张老汉把家里的腊肉、苞谷酒、土鸡子、蜂蜜、燕麦面、柿饼、魔芋粉、山药、山栗子等土特产塞满小车后备箱。儿子看着这些东西,忍不住说道:“这些东西市里卖的有,就别带了。”张老汉一听,立刻吵起来:“你们不吃我吃,买不要钱吗?”儿子无奈,只好由着他。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车子终于来到了县城。张老汉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好奇地问儿子:“这到了哪里?”儿子说:“到了县城。”张老汉又接着问:“到你们市里还有多远?”儿子说:“晚上才能到。”车子继续前行,又走了好几个小时,张老汉望着窗外连绵的山脉,突然问道:“这里离美国有多远?”儿子知道一两句很难给爹解释清楚,只好善意地骗他说:“山那边就是。”张老汉只知道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名,对于外面的世界,他充满了好奇,知之甚少。

晚上八点,他们终于抵达了市区儿子

的家。儿子住在市区中心位置,繁华小区内。这里和张老汉的深山老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亲家之间一阵亲热寒暄以后,便开始吃晚饭,满屋欢声笑语,大家都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之中。

亲家公姓何,亲家母姓方。张老汉听儿子说,亲家老家是河南南阳的,20世纪70年代,亲家公、亲家母作为文艺骨干,双双被招进市豫剧团当演员,后来结为连理,生下了女儿。因为赶上计划生育年代,他们两家,各自只有一个独苗。

亲家公身材高挑,足有一米八,身子板挺得笔直,依稀可见当年舞台上的风采。因为他退休前是豫剧院颇有名气的导演,街坊邻居和旧日同事,都习惯尊称他一声“何导”。亲家母退休前同样是剧院的导演,微胖,个子约莫一米六,面容和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大家叫她“方导”。何导除了导戏演戏,还吹得一手悠扬的萨克斯风;方导则除了导戏演戏,还能拉一手韵味十足的板胡,那咿咿呀呀的弦音,能让人勾起无限的乡愁。

儿媳妇姓名综合了父母的姓氏,叫“何方”。何方遗传了父母的艺术细胞,能歌善舞,性格活泼。幼师毕业后,就在小区附近的幼儿园当老师。

孙子李有根的名字是爷爷张老汉取的,寓意代代有根。孙子长得大头大耳,胖乎乎的样子随他父亲,也随他爷爷。

亲家之间的话通常在吃饭时寒暄几句,平时少有交流。晚上睡觉时,张老汉老两口睡在孙子的卧室里。亲家公亲家母劝说孙子跟他们睡,奇怪的是,孙子执意要与爷爷奶奶睡在一起。他妈妈何方提醒道,爷爷身上带着旱烟味,他却回应道:“我就

喜欢那股旱烟的香气。”

腊月三十,正是万家团圆的日子。张老汉带来的土特产,让除夕的团年饭平添了山村里的烟火气。两家三代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张老汉吃饭时像在家里一样,总喜欢大声说话。亲家母忍不住靠近女婿,小声说:“让你爸爸别大声说话,搞得唾沫四溅,不卫生。”

张老汉在盘子里翻找着鸡腿,然后夹到亲家母碗里。亲家母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一怔,把鸡腿放在碟子里说:“老哥哥,拿自己用过的筷子给别人夹菜,不太卫生啊!”

张老汉愣住了,脸一下子涨红了,心想:我夹菜是好意,怎么就不卫生了?紧接着亲家母又丢了一句:“这是基本的卫生常识!”

这天早晨8点多,人们尚在熟睡中,却被楼下小区的广播喇叭声和铜锣声惊醒:“各位居民,因疫情,接政府命令,即日起各街道小区已封闭,大人小孩一律不准外出。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张老汉裹着厚重的棉衣,小心翼翼地探出头,目光投向小区。小区内一片死寂,不见半个人影。小区门口已被粗糙的木条钉死,还有两名公安民警和两名青年身着防护服,戴着口罩,警惕地守卫着入口。

儿子李自强打开电视,切换到中央一台。屏幕上,《朝闻天下》栏目正在直播疫情新闻。报道显示,某市暴发的一种不明原因疫情正在扩散,港口、码头、机场、车站、海关均已实施管控。

这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于李自强全家来说,并无大碍,他家毕竟身处相对安全的

城市核心区,物资供应暂时无忧。经过最初的震惊后,恐慌感似乎并不如外界那般强烈,甚至隐隐有种“与我无关”的疏离感。然而,对于张老汉,这“不准出门”的禁令,却像一道无形的枷锁。

疫情对于他们全家而言,仅仅是不能出家门而已,他们依旧正常地维持着一日三餐的生活节奏。

张老汉几十年如一日,习惯了天麻麻亮就起床劳作。封城伊始,他依然不睡懒觉。这天一大清早,他又早早醒来,轻手轻脚地来到客厅。阳台的墙上,挂着亲家心爱的板胡和萨克斯。他好奇地凑近那把板胡,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摸了摸光滑的琴杆和紧绷的琴弦。这乐器他认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的文艺宣传队跋山涉水来到他们村口演样板戏《红灯记》,李玉和那高亢的唱腔“临行喝妈一碗酒”,至今他还记忆犹新。当时,宣传队的人告诉他,这叫“胡琴”。这个名称,像颗种子,在他心里埋了几十年,至今未曾忘记。

接着,张老汉的目光又被旁边那个黄灿灿、造型奇特的大家伙——萨克斯吸引住了。他端详着,心里直犯嘀咕:亲家这“烟袋”咋恁大个儿?比他那个磨得油亮的铜烟锅子可大多了,怕是能装下半斤烟丝。他忍不住好奇,伸手把它取了下来。他像抽烟的样子,把那吹嘴含在嘴里,用力吸了一口——咦?一点油烟味儿也没有,只有凉冰冰的金属味。他不甘心,又鼓起腮帮子,对着吹嘴猛地一吹,——“嗵——!”一声尖锐怪异的嘶鸣骤然响起,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刺耳!张老汉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浑身一哆嗦,差点把“烟袋”扔出去了。

就在这时,亲家公大概听到了动静,穿着睡衣从卧室走了出来。张老汉满脸窘迫,像做错了事的孩子,赶紧双手捧着那个怪家伙,小心翼翼地递还给亲家母,黝黑的脸膛涨得通红,嗫嚅着解释:“哎哟!这……这……我当是……是个大烟袋呢!对不住,对不住啊亲家!”亲家公先是一愣,随即笑了,接过萨克斯,从睡衣口袋里掏出纸巾,仔细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被张老汉含过的吹嘴,心里很是不爽,嘴里还是温和地说:“没事没事,这叫萨克斯,是外国传过来的乐器。”

张老汉老伴儿蔡菊花在厨房做饭时,亲家母总是跟在她身后,不时地用抹布擦拭她碰过的地方。蔡菊花做饭喜欢多放油盐,亲家公则会当着她的面说:“现在讲究健康饮食,少油少盐。”蔡菊花看在眼里,心里憋着一股气。

张老汉吃苹果,用袖子擦两下就咔嚓咔嚓啃;亲家公亲家母则要洗三遍,削皮切块装盘,用牙签扎着吃,这让张老汉老两口子看着很别扭。

张老汉小便后总忘冲厕所,一节卫生纸要撕开分两次用,偶尔还会随地吐痰。这些陋习让亲家公亲家母大伤脑筋。

张老汉老两口子用不惯花洒喷头,儿子只好把温水放到浴盆里让他们洗澡。张老汉洗完澡,总忘记擦干地上的水渍,亲家母不小心滑了一下,虽然没有摔倒,但她当场就发火了:“这卫生间是共用的,请你们能不能注意点卫生?”

蔡菊花忍不住回嘴:“我们乡下人就是这样洗了几十年澡的,也没见谁摔死。”

“你——”亲家母气得脸色发白,转身回了房间。

这样的摩擦越来越多,两家人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渐渐形成了两个阵营。张老汉两口子尽量待在孙子房间里,亲家公亲家母则待在主卧或阳台,只有吃饭时才不得不碰面。

张老汉过不惯城里的生活,焦虑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越收越紧。他急得嘴角起泡,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香。很多时候,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楼梯间冰冷的台阶上,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粗糙得像老树皮一样的大手,用力拍打着自己的大腿,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一样,小声抽泣着:“我的牛啊…我的羊啊…这可咋办啊!回不去啊…回不去啊…”浑浊的泪水顺着他脸上刀刻般的皱纹肆意流淌。

儿子李自强听到动静,赶紧走过来。他挨着张老汉在台阶上坐下。看着爹满是泪痕、皱纹深刻的脸,李自强声音低沉而缓慢,充满了理解和抚慰:“爹,这段时间,我知道您在这边住得不自在。您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山鹰,整天憋在这百十平米的屋子里,瞅着哪儿都陌生,心里头空落落的,找不着事做。要不是这该死的疫情,我早就开车送您和妈回老家了,一天都不让您多待。您就当是老天爷硬摁着您,在我这儿好好歇歇脚,养养身子骨,行不?”

李自强轻轻拍了拍他爹的手背,又语气恳切地说:“爹,您要是实在闷得慌,可以上楼顶去透透气,看看这座大城市。回来的时候记着,门头上有个‘1’和一个拐弯‘7’的,就是咱家。”李自强停顿了一下,目光直视着父亲浑浊却依然倔强的眼睛,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叹息:“老话常说的‘不对亲是两家,对了亲就是一家’,这话说起来好听,可细想想,未必全对。咱两

家,居住环境不一样,日子过法不一样,脾气秉性不一样,文化知识更不一样,凑在一起,连句能说到一块儿去的话都难找。您说,亲家之间,能真像一家人那样不分你我吗?”儿子看着父亲低垂的眼帘,语气更加柔和:“岳父岳母他们,真没嫌弃您。是您自个儿总觉得不如他们,心里头有点儿那个。从此以后,您就把这儿当成您自己的家!儿子的家,不就是您和妈的家吗?有啥抹不开的?”

那天晚上,蔡菊花夜间上厕所,卫生间的瓷砖刚刚被亲家母擦拭过,还残留着一些水渍。蔡菊花穿着拖鞋,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咚”的一声重重摔在地上,发出一声惨叫。

全家人都被惊醒了。李自强第一个冲出来,看见他妈躺在地上,右脚踝已经肿得老高。张老汉跟在后面,看见老伴儿痛苦的样子,急得直跺脚:“这可咋整?这可咋整?”

亲家公亲家母也出来了。亲家母见状,立刻回屋拿出自己的绷带和药酒——这是她年轻时在剧团常备的跌打损伤药。她蹲下身,轻轻握住蔡菊花的脚,熟练地为她包扎起来。

“伤得不轻,得固定住,不能乱动。”方导边说边操作,手法专业而轻柔。

包扎完毕后,亲家母看了看公用卫生间,又看了看自己有卫生间的主卧,做出了一个决定:“老姐姐腿脚不便,上下床都困难,我们换房间吧,主卧里有卫生间,方便些。”

亲家公也点头赞同:“对对对,应该的。”

李自强和何方对视一眼,都有些惊

讶。他们知道亲家公亲家母一向注重隐私,主卧是他们最隐秘的私人空间。

第二天,在儿子和媳妇的帮助下,两对老夫妻互换了房间。张老汉和蔡菊花搬进了带有独立卫生间的主卧,亲家公亲家母则搬到了孙子房间。

这一换,似乎打开了某种心结。

蔡菊花躺在床上养伤的日子里,亲家母每天都给她换药,两人渐渐有了交流。亲家母说起年轻时在剧团巡演摔伤腿的经历,蔡菊花则讲起在山上采药时扭伤脚踝的往事。她们发现,尽管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但作为女人,她们的经历和感受竟有诸多相似。

张老汉看到亲家母如此照顾自己的老伴,心里的芥蒂也慢慢消融。他主动向亲家公请教萨克斯的吹奏方法,亲家公也很乐意教他。尽管张老汉吹得不成调,但两人在阳台上消磨的时光却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疫情封闭的日子还在继续,但屋内的气氛已经悄然改变。两对老夫妻开始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在阳台上欣赏城市的夜景。他们谈论各自的家乡、生活和儿女。

张老汉不再整天想着回家,他甚至在儿子的指导下学会了使用电视遥控器,偶尔还会和何导一起看戏曲频道。蔡菊花的脚伤渐渐好转,她和亲家母一起研究菜谱,将乡村风味和健康理念相结合,研创了不少美味佳肴。

一天夜里,张老汉睡不着,独自到客厅的沙发上闭目养神。这时,卫生间的门轻轻响了一声,亲家母大概是起夜,穿着一套贴身的肉粉色秋衣秋裤,睡眼惺忪地从卫生间出来,穿过昏暗的客厅,回到卧室。客

厅只开着一盏昏暗的夜灯，光线朦胧。亲家母微胖的身材在紧身的衣物下显露无遗。在张老汉看惯粗布衣衫和干瘪老伴的眼里，这一幕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一对丰满的乳房像两个倒扣的碗，沉甸甸地罩在胸前，顶端那深色的乳晕和微微凸起的乳头，在薄薄的衣料下清晰可见，如同两颗圆润的纽扣……再往下，浑圆饱满的臀部像两座小山丘，高高翘起，在朦胧的光线下，侧身的剪影呈现出夸张而诱人的“S”形曲线。

张老汉的老婆蔡菊花，常年劳作，身子干瘦得像秋天的秸秆，几乎没有任何起伏的线条。眼前这具成熟丰腴、充满肉感的女性躯体，是他七十多年人生里从未如此近距离、清晰地观察过的。一种惊愕、好奇和某种难以言喻的燥热感，瞬间攫住了他，让他几乎忘记了呼吸。亲家母似乎察觉到了客厅有人，转头看见黑影里的张老汉，倒也没太在意，只是有些意外地、带着睡意地问了一句：“哟，老哥？还没睡呐？”张老汉像被火烫了一下，慌乱地“嗯啊”了两声，赶紧低下头。亲家母没再多说，径直走回了卧室。客厅里重新陷入黑暗和寂静，只剩下张老汉如擂鼓般的心跳声。他僵坐在沙发上，刚才那惊鸿一瞥的画面在脑海中反复闪现，挥之不去。他甚至下意识地、鬼使神差地，继续在黑暗中等待着，竖着耳朵听着卧室门的动静，内心深处隐隐期盼着亲家母再次出来，好让他再看一眼那令人心跳加速的景象。这念头令他深感羞愧，却又如同磁石一般吸引着他。最终，卧室的

门始终未开启，唯有他粗重的呼吸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张老汉心中所期盼的场景终究没有出现，他只是在心中默默念叨着“差别太大了，差别太大了！”

疫情已初步告一段落。清晨时分，儿子驾车送老父老母回老家。亲家、亲家母、儿媳妇和孙子一同送至楼下。他们依依惜别，互道祝福。

车子缓缓启动，张老汉坐在后座上，眼睛一直盯着窗外。他看着亲家一家人的身影越来越远，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不舍之情。他想起了和亲家老两口儿度过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让他感到陌生和不适应的事情，现在却变得如此珍贵。他想起了亲家在阳台上吹奏萨克斯时的专注神情，想起了亲家母拉板胡时那悠扬的曲调，想起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的欢声笑语。

突然，他的脑海中又清晰地浮现出亲家母那晚上厕所的那一幕，他的脸再次微微发烫，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他赶紧用袖子擦了一下外溢的口水，试图掩盖自己的失态。

车子越开越远，城市的高楼大厦逐渐消失在视野中，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青山绿水。他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心中默默想着，等回到老家，一定要把这段经历讲给邻居们听，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他也期待着下一次和亲家相聚的日子，到那时，他们一定会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关系也会更加融洽。

（龙世文，男，现为竹山县教育局退休干部。）

庸风竹山初相识

◆ 陈明亮

鄢阳南端的沧浪山，我去过多次。都说，山的那一边，便是竹山。从鄢阳，到竹山，这么近，从理论上来说，翻过沧浪山，就是竹山了。实际上，竹山又那么远，远到我还没有去过一次。

上学的时候，同宿舍有个竹山的同学，少言少语，面常带笑，比较勤快，他每学期都会带一大罐酱豆到校吃。我们同宿舍的都吃过，也都偷吃过，味道很好，到现在都还记得。班上还有个竹山女同学，很漂亮，嘴巴也很利索，语音有点“蛮”。我和我们几个鄢阳的男生经常故意招惹她。一惹她，她就会嗔骂我们“diang官儿”或“diang棍儿”。“diang官儿”“diang棍儿”是啥意思，我们不明其意，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只觉得那绝对不是啥官儿，更不是啥好话。当然，我们也会回骂她们“diang棍儿”。

课余，我听她讲竹山在古时候是古庸国国都所在地，是女娲娘娘抟土造人、炼石补天之地，听她们讲与鄢阳绿松石齐名的竹山绿松石，讲绕城而过美丽的堵河，还有竹山的茶叶等等。

每到寒假前夕，竹山的同学都十分关注天气变化，他们总担心放寒假的时候下雪，那他们的回家之路就会变得曲折而艰险。而现在，从鄢阳到竹山，驾车走高速，风雨无阻，两小时就到了。现在的竹山，连飞机场都有了，而鄢阳还没有飞机场。

竹山，变化是真大啊！

这两年，在一个微信群里加了一个文学朋友——王茂卿老师，我时常无事就跟他请教、交流、探讨文学和教育的话题，仰慕已久，但从未见过其真人。

去年写过一篇关于沧浪山的小文，被我一个竹山的同事看到

了。他跟我谈文章,跟我说,其实沧浪山,一半在鄖阳,一半在竹山,竹山那边还有个蜡烛山(拉手山),鄖阳这边看不到。我说那多会儿去竹山看看,同事说:“那咋不行呢?”

因为我的漂亮女同学,因为王茂卿老师,因为沧浪山的蜡烛山,因为没有到过竹山,所以一直心有向往。10月中,当收到“笔润竹山”的文学采风邀约,我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了。我想看看竹山,跟王茂卿老师见见面,看看我同学、同事生长、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

17日,昼夜的大雨,在过午后骤停。我们的车抵达竹山时,弥漫的夜色已被县城堵河两岸大街小巷的路灯点亮。车窗外掠过不算宽、不算热闹的街道,各色店铺的灯箱招牌在夜色中次第绽放,小城各种不同的美食气息不时钻进车窗,让我们预先品味这座小城的烟火气。

堵河岸边,一个安静小巷的屋里,竹山的东道主和早到的客人们已经在候着我們了。没有官场式的介绍、客套和寒暄,只是简单的互相介绍,就入座吃饭了。竹山的板栗小窖酒,似竹山人一样浓烈而热情,几小杯下肚,我就醉了。竹山人有趣啊,跟客人介绍一款特色鸡腿肉时,讲起了“竹山三香”的段子:“早上的瞌睡,大姑娘的嘴儿,外加一对鸡大腿”。酒喝醉了,段子记得,至于鸡腿儿啥味儿,倒真不记得了。

饭后回房,我也兴致不减地微信鄖阳文友,分享“竹山三香”。文友笑,说我們还有“鄖阳四香”呢:“早上的瞌睡,小姨子的嘴儿,腊肉骨头,鸡大腿儿”。我说我們鄖阳人也一样有趣啊!不过,这个“鄖阳四香”,之前我这个鄖阳人咋不知道呢?

竹山、鄖阳,同属一江山水,我们的幽默就像河水的浪涛,接着地气儿,直白而充满活力,这种乐观豁达,全赖于这份山水的滋养与历史的沉淀。

住处紧临堵河,躺在床上似乎便能听见河水奔涌的波涛声,似有似无,不是溪流的低语,是汛期的堵河在夜色中轻轻舒展筋骨。30年后,我终于在这涛声中与我同学的家乡相遇了。

清晨,堵河的涛声把我唤醒。临窗看,大晴天,久雨之后难得的晴天。下楼早餐,遇见当天将给我们授课的王建生老师,餐后,相约就近走走。我们走上酒店门前那座叫堵河二桥的桥上,晨风微凉,河水带着力量不争不抢奔涌向前。沿河修建的步道已被河水淹没,河岸水中的树,连同它身前身后的竹山城,都沾满晨雾,在朝阳的照射下慢慢舒展开身子。远山如黛,白雾蒙蒙,似有炊烟袅袅。我们站在桥上,拍河水、拍河水上的桥、拍远山、拍这座城市的美丽身姿。

这水,这水,很有灵气呢!庸风墨韵,难怪竹山多文人。

在竹山一中美丽的校园里,我终于见着了王茂卿老师。王老师满腹诗文,距离聪明绝顶也就一步之遥了。我不禁感慨,码字工的头发,怎么大多不是白就是脱呢?

礼堂里坐满了来自十堰各县市区和竹山本土的文学朋友,还有一大阵竹山一中的青年学生文学爱好者。“把文学课堂搬进校园,是希望文学的种子在更年轻的土壤里生根。”主办方用心良苦啊!听讲的时候,我有意开个小差,回身后望,阳光洒在一排排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上,我从他们专注的神情和发光的瞳孔里看到,文学的

种子已然在他们心中种下、萌发。

中国作协会员、《大武汉》主编郑因老师以《阅读与文学创作》为题，深情阐释阅读和写作如何改变人生，讲小说、散文的情感层次与叙事张力。她以自身的阅读、创作经历为例，滔滔不绝，欲罢不能，她的课如她的文学作品一样，生动、有趣、享受。《中国报告文学》特聘作家王建生结合自己创作的《大明湖赏柳》《天地丰碑》等作品，剖析散文与报告文学“于平凡处见真章”的写作秘诀。时间有限，王老师快人快语，掐着点的把课讲完。我们都知道，他一定没有讲完，他一定还有不少写作的锦囊、妙计还没来得及讲。成文之际，群里发来了两位老师的讲稿，也算弥补了这些缺憾。

中餐的竹山懒豆腐，又让我想起了校园里的美好时光。我班女生少，只有9个，男女生比例五比一。物以稀为贵嘛，她们个个都是我们的宝贝。用郢阳话说，我们那时候都很“拐”。我们用“拐”的方式宠了她们三年。由我带头，用食堂里我们爱吃的菜名给她们都取了个外号。我们一喊，她们就生气，就跟竹山女生一起，骂我们“diang官儿”。她们一直不明白，我为啥给她们取菜名的外号。毕业时相问，我笑言，我们天天都吃不饱，你们个个又那么漂亮，秀色可餐啊！看着你们，叫着你们菜名的外号，我们似乎就不那么饿了。她听了，没有说话，似乎还有些感动。

那年代，我们没有现在年轻人的那么多想法，都习惯了跟兄弟姐妹打打闹闹地玩耍、交往。我们对女生的宠，就是有事没事地招惹她们、捉弄她们，看她们生气，听她们骂我们“diang官儿”。我们就是在招惹和捉弄中建立、加深的同学友谊。

刘家山茶山，一垄垄茶树如绿毯带般沿山势起伏，直至天际。这里的茶，不是作物，它们是山水土地自然结晶的精华。我举起相机拍摄，想把茶山的景致一一收录。倘若彼时，同学头戴阳帽、身着青花瓷般图案服饰的围裙，挽着精致的竹篮或茶篓，一路采摘泛着绿光的嫩茶移步走来，那该多么美妙。我要是给她拍一张美美的照片，那该多好。刘家山，也是我另一个同事的老家，这里是竹山的阳台，这里有竹山书院，有茶香、书香扑满怀。想象一下，某个午后，身披暖阳，懒坐在自家的阳台上，品茗，读书，岂不美哉？我们写竹山，是不是应该写这茶山、这山民浑厚淳朴的风骨和藏在书香茶香山花香里的庸风古韵？

从茶山下来，我们来到登爽园的竹山书画院。这座藏在城关镇南门楼子里的院落古意盎然，白墙黛瓦间挂着各式书画作品。我们在这里参观、学习、拍照、打卡。

接下来，赴上庸鲜花小镇、十星广场、上庸楼、圣水湖、千绣花海、上庸文化博览园、上庸书院参观采风。阳光渐斜时，我们抵达上庸镇。十万盆菊花构成的美丽画卷把十星广场装扮得绚烂多姿，让人眼花缭乱。这座古庸国的都城遗址三面环水，一面临山，圣水湖如一块碧玉镶嵌在群山之间。湖边的千绣花海，规模宏大，可以想象，盛花时节，这里该有多么热闹。远处的上庸楼白墙黛瓦，檐角飞挑，既有鹤雀楼的宏伟，又不失岳阳楼的俊秀，倒映在圣水湖中，随波荡漾，如一谦谦君子。

古庸国的历史似在眼前铺展开来。夏、商、周时期的庸国曾是南方的大国。屈原的先祖便是庸人。《离骚》的浪漫主义情怀，早已浸润在这片土地的血脉中。

庸，绝不是平庸。庸人自扰、庸庸碌碌、平庸无为……也只是历史、文化的谬传。庸人不庸，中庸之道那是天人合一、和合通变的永恒智慧。

上庸文化博览园里，那些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农耕文明的证物静静陈列，纹理间深藏着古庸人、今庸人的生存智慧和生活智慧，正等待我们去发现、发扬；上庸书院里，学子们摇头晃脑高声诵读庸国辞赋的朗朗读书声言犹在耳，震颤着窗外节律欢动的竹影相映成趣。

暮时而归，庸风与车携行，夜色渐浓，堵河涛声渐远，街灯依然明亮。

回程路上，我向同伴们讲述我的校园往事，重点讲了我的竹山同学。早年前，有一部电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看了，我说我要是写一篇《那些年，我们一起招惹的女孩》，一定比电影精彩。哦，对了，我同学的丈夫也是我们同学，也是竹山人。印象中，那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小男生，入学时个头没有我高，几乎跟我

肩膀平齐。自入学后，他就跟竹笋拔节似的猛长，第三年就超过我一个头了。每次遇到他，我就会踢他屁股。他反抗欲回击，我就说你咋长那么快、那么高，很让人嫉妒的。听我这么说，他还很受用。

微信上跟我同学聊了这些陈年旧事，同学笑我：“男人至死是少年”！

在竹山，我终究没有见到那个30年前就认识的竹山姑娘。但这些，并不遗憾。我们同学就这样，有联系，也不常联系，彼此默默关注，又不多打扰。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又会在十堰的街头，或是汉江、堵河的岸边，或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偶遇。

翻过沧浪山便是竹山。那些不经意的惦念，那些线上交流的默契，那些对这片山水的向往，算都如愿了。

竹山，我还会再来。这片浸着茶香与文韵的土地，值得一次次深情回望。

（陈明亮，男，现供职于十堰市郧阳区检察院。）

堵河情缘

◆ 陆 琼

“茂林修竹，山清水秀。”故曰：竹山。竹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沧桑千年的古城，又是一座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城。我与竹山的情缘好像总有一根丝线，悄悄的，暗暗的说不清道不明。

很小的时候，多次在父亲的嘴里，听到竹山和竹山师范。那时候，对从未到过远方，从未出过县城的我来说，竹山就是我的远方，竹山师范就是我远方的精神殿堂。父亲是七十年代竹山师范的学子，他对竹山师范有着深深的执念，那里有谆谆教导他的恩师，有他读书求知的艰辛和荣耀。初中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给我报考了竹山师范。正是他的这一举措，让我跟竹山也结下不解之缘。

1994年的金秋，父亲和母亲带上我和很多行李，踏上前往竹山师范的路程。那一天，秋高气爽，天空蓝得透亮，路边林子里的桂树开的正旺，浓郁的香气时时沁入鼻孔。开往竹山的班车在蜿蜒的公路上疾驰。母亲和我都晕车。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和不安，还有些许期盼和兴奋，这些情愫缓解了晕车带来的难受。

一路上，父亲除了殷殷叮嘱，还有对竹山和竹山师范的回忆。车子快到将军桥时，父亲指着远处滚滚流逝的堵河水对我说：“那是竹山的母亲河——堵河，那座桥是有名的将军桥，桥头耸立着施洋雕像，往前就是竹山县城。”九十年代的竹山县城同很多县城一样，只有一条主街道，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座高楼，两边是各种商店，卖水果、卖菜蔬的地摊随处可见。

竹山县城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那条主干道不够开阔。竹山师范大门倒是气派，但是进门就是一条宽宽的斜坡，几栋教学

楼掩映在香樟树和松树之间,教学楼后面是土球场。女生宿舍起先是一排青砖黑瓦的四合院,在我毕业那年换上了气派的楼房。

在竹山师范的三年时光里,我用脚步丈量了竹山县城的宽度和长度。窄、陡的北大街阻挡不了我们帮扶孤寡老人的脚步和热情。每周六,我们会按时到那位大娘家里,帮她打扫卫生,整理家务,跟她聊天,帮她洗澡洗头。偶尔逛一下上庸商场。师范前面的邮政街有我本家亲戚,我经常在周末过去吃顿好的。女生宿舍楼后面有一家面包房,每到下晚自习时,烤面包的香气就一层一层飘荡在教学楼和寝室周围,馋得我们直咽口水。春天的时候,班主任组织我们去霍河电站郊游。那些过往的点点滴滴,如今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

竹山师范求学的三年,是我从懵懂幼稚到成才多智的三年。竹山师范是我的精神家园,竹山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后来的很多年,我曾多次因公经过竹山县城。竹山师范成了茂华中学,堵河两岸高楼林立,河边公园到处徜徉着遛弯儿健身的老人。街道整洁干净,两边商铺林立。几座大桥成了链接堵河两岸的纽带,巍峨气派的廊桥更是成了很多外乡人的打卡胜地。北大街变成了商业街。如今,这颗堵河之畔的明珠正以一种日新月异的面貌展露在世人眼前。

这次应邀参加了竹山文联的文艺讲座和采风活动,更加深了我对竹山的印象。在新修建的竹山一中,我不仅感受到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更是被独具匠心的园林式建筑震撼。作为竹山县最高学府和未来人

才的摇篮,竹山一中多年来向全国各大高校输送了很多优秀学子。虽是周六,校园里仍是书声琅琅。

竹山文联将此次活动放在竹山一中举办,其意义不言而喻。孩子们整整齐齐地坐在后面,聚精会神地聆听讲座,凝神静气汲取文学的养料。这些让我们感受到了竹山一中严谨的治学态度、严明的组织纪律。

在刘家山,我们充分欣赏到了“景村共建”的文旅景观。这里以“山、水、茶”为核心资源,构建了茶艺中心、研学公园及六坊(豆坊、酒坊等手工体验)等特色项目。在前往刘家山的路上,我见到了霍河水库。大坝,高桥,宽阔的水域,一下子把我的回忆拉到几十年前的那个春天。一群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在河边,在山坡上,尽情恣意地挥洒青春和热情。

如今的竹山,正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劲头实现跨越发展。在这里,可携半城山水,相遇绿松宝玉,在山水之间恣意呼吸富含氧离子的清新空气,在五福桥上感受堵河八百里波涛奔腾激荡。

夜晚的堵河两岸,一场缤纷绚烂的灯光秀点亮竹山县城的上空。那闪烁的灯光倒映在河水里,随着河水一路辉煌流向幸福的彼岸。那是竹山夜空最华美的篇章,是人民幸福安康生活的烟火序曲,是这座山水城市最强劲有力的呼吸韵律。

“初心不负韶华路,且向春光阔步来。”愿竹山如激荡的堵河水一样,在发展的浪潮中勇立潮头,劈波斩浪,一路高歌!

(陆琼,女,现供职于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巍巍沧浪山

◆ 王金波

沧浪山位于竹山县城北75公里处的楼台乡境内。从沧浪对峙河口沿溪驱车而行大约20公里,便来到沧浪山脚下。弃车而行,进得山来,诸如巍峨、雄壮此类的形容词便一股脑涌上心头。的确如此,沧浪山无愧于“巍巍”二字,以其主峰1824.7米的海拔高度,成为横亘于竹山县与郧阳区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山南是竹山,山北是郧阳区。作为竹山县北第一高峰,沧浪山于众山之中,一峰突起,睥睨群山,能比泰山之雄;峭壁千仞,猿猴莫攀,可匹西岳之险;涧深洞邃,有青城之幽;水清树奇,得峨嵋之秀。

关于沧浪山的由来众说不一。据《竹山县志》记载:“沧浪山上有石盘如船舱形,中有三树,其枝俱向武当。”由于周围群山起伏于云海之中,好似波浪,故名舱浪山,后演变为沧浪山。也有民间传说,沧浪山原本叫“跽踉山”,与武当山还有着颇深的一段历史渊源。相传武当山真武大帝寻山修行,发现沧浪山巍峨险峻,直冲霄汉,便飞身而上,一脚踏上峰顶。然而,山体却突然开始打颤,大帝立脚不稳,于是弃该山而另就武当。沧浪山便有了“跽踉山”之名,后来逐渐演变成“沧浪山”。明嘉靖31年,官府在武当山大兴土木,同时也在沧浪山修筑庙宇。经数年营造,终建成老庙、五佛洞、皇经堂、灵官殿、金顶等错落有致又浑然一体的宗教建筑群。自明中叶以后,鄂陕川边地区的善男信女,多到沧浪山。清中叶,沧浪山道教活动达到鼎盛,每月初一、十五及定期庙会,群众自四方络绎前来,或为祭神,或为观光,山门内一时人声鼎沸,浓烈的宗教氛围与独特的民俗景观相映成趣,沧浪山也由此获得了“小武当”雅称。

迎着晨曦登山,一路花香鸟语,溪水潺潺,时有参天古木遮天蔽日,悬泉飞瀑奔流其涧,偶然仰头,只见壁立千仞,一谷冲天,内心满是震撼,不由得感慨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沿盘山小路徐徐登山,老庙、五佛洞、皇经堂、灵官殿等古建筑遗迹依次可见。这些古庙宇建筑,大多依山就势,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再辅以精致的楹联,生动的壁画,古朴的雕塑,丰富的经文,集中展示了宗教文化的博大与绚烂。老庙位于半山腰开阔之地,是沧浪山的主庙,一进两幢,有正殿、耳房40余间。正殿供奉着“祖师爷”等神位,殿内壁画生动传神,耳房供道士、香客生活起居而用。老庙以北2公里是五佛洞,庙建壁上,佛藏洞中,洞阔20米,高15米,需经过登天悬梯方能到达。由此处可见,沧浪山是“一山兼容两教”之地——老庙专做道场,五佛洞笃行佛事”,这也是沧浪山颇为独特和让人费解之处。由五佛洞右上行4公里就到了皇经堂,是道士讲经说法之地,有庙宇4间,正殿祭神,偏殿藏经。皇经堂向上是悬挂在峭壁之上的“百步梯”,攀爬过“百步梯”即可到达灵官殿。灵官殿内有数尊神界武官石刻雕像,殿前峭壁之上有“古松卧石”奇景,揽松探观,悬崖万丈,深不见底,让人心惊胆寒。沿灵官殿蜿蜒而上1公里便可到达“金顶”,在金顶20米见方的平地上建有3间正殿,4间偏房,殿右有清泉从石隙中涌

出,终年不息。

登顶远眺,红日初升,千山万壑间,云雾蒸腾,波浪滔天,白茫茫一片,远山近峰似岛屿若扁舟,如梦如幻。

“沧浪山暴动”是沧浪人民永远也不愿提起的伤痛。沧浪山因其巍峨,地势峭峻险要,残留有大量宗教建筑,也成了一些反动分子的藏身之所。1950年10月,反革命暴动头目秦中天、徐立天、熊乐天3人,先后诱骗鄂豫川陕毗邻地区2000多人“入道”,以办道为名隐匿沧浪山,策划暴动,妄想建立“大汉佛国”。居住在沧浪山附近的村民杨善清得知暴动消息,及时报告给沧浪区治安乡政府,区、乡两级政府连夜组织民兵20余人,携带枪支弹药,夜袭沧浪山,直捣五佛洞,活捉了熊乐天。随后,秦中天、徐立天及其骨干分子90余人在县大队和众民兵的追捕下,全部被擒。沧浪山暴动终归平息。

青山不语,绿水长流。一切过往皆在时间的长河里一点点湮灭,也许只有青山绿草间的残垣断壁,还在默默见证着沧浪山曾经的兴衰与沧桑。好在,山的那一边湖北省沧浪山森林公园已经建立,竹山这边也在着手对沧浪山进行旅游开发。沧浪山终将揭开神秘面纱,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厚重的人文资源,将一一向世人呈现。

(王金波,男,现供职于竹山县文旅局。)

寻迹桃花源

◆ 胡红霞

国庆假期第一天,先生提议去竹山武陵峡桃花源一游,我欣然同意。下午出发,夜宿官渡古镇。听说我们要去武陵峡,当地人都说,这种雨天不适合游玩。

吃过晚饭,我们沿街散步,天空下着小雨,整个街道飘荡着淡淡的桂花清香。才七点多钟,很多店铺已经关门了,有一家“李勇小吃店”却灯火通明,顾客盈门,我偏头一探,原来是卖月饼的。至晚间9点,我们返回住处,而那家“李勇小吃店”门前的顾客依然是络绎不绝。

次晨早起,雨势未减,我们仍向目的地武陵峡·桃花源行进,穿行于堵河源的崇山峻岭中。一路上风光旖旎,如同打开了一幅幅水墨画卷,天青色有烟雨,山水间有鸿雁,令我们大饱了眼福。

单是那“半树葱茏半树秋”的栎树,就不管不顾地映入眼帘,直诱得我数次想下车去与它们窃窃私语;还有那漫天扑来的弥天大雾,细雨腾腾,云山雾罩,腾挪飘忽,一会儿锁住这个山头,一会儿又露出另一个山头,直让你生出“不知云端何处去,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仙境之感,更有那坐落于河对岸山洼里白色的民居,更令人想起“仙居”这样的词来。

让人目不暇接的,还有那蜿蜒流淌的一汪深蓝,它们像宝石般镶嵌在堵河源的两岸青山之中。它们是变化着的,时窄时宽,美得令人心惊,令人揣测:这河里的鱼该有多么欢实?它们的家是如此的富庶。

让人眼花缭乱的,是那百米山崖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激流奔涌,是那沿途所见从石缝中、沟渠中、崖壁上汨汨而下,如珠线

般闪光的水花四溅。那叮叮咚咚的鸣奏声,是水的欢歌,亦是边坡的告急。更有一些被雨水冲刷、浸泡、不堪重负的石块和草木顺流而下,形成了泥石流。

穿行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之中,悬崖峭壁之下,偶有闲雀飞过,也有松鼠逃窜,更有游人观景。我则是仰头叹望,叹那危崖峭壁高百尺,车行其中何其渺。更是感慨愚公移山精神嘉,天堑变通途。

走走停停,大约一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武陵峡·桃花源游客中心。

一想到马上就可以进入我心心念念的桃花源了,我很是激动,几乎是蹦跳着下到了渡口,却被告知,因天气原因,游船不开。

那其他游客呢?先生不甘心地问。

你们是唯一进来玩的客人。和蔼可亲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我和先生面面相觑,不无失望又很不甘心地,在渡口的几条游船上来回穿梭。几位艄公正撑起长杆打捞着河里的漂浮物。

先生问船工:能不能包船前行(我们是知道的,这船要满6人才能出行)。

船工说:今儿这天,即便开船,靠岸了也不好上栈道,路不好走。

我们只能作罢,悻悻而返。

原路返程,先生边开车边说,其实我们这一路看到的,就是武陵峡的景色,无非那是条水路,这是条山路。

我的心下,立马又活色生香起来,是

啊,雨天出行,虽天雨路滑,泥石流常遇,但那云山雾海,美不胜收,飞瀑高悬,水声潺潺,那无穷极的美又何尝不是带着我们的眼睛在旅行呢?

返程途中,再次经过官渡古镇,我发现那家“李勇小吃店”居然排起了长队,我又一次好奇心起,让先生停车。

我走进了李勇小吃店,刚进店门,一股浓郁香甜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小吃店的墙壁上,悬挂着“竹山老字号”的匾额。

我的馋虫立马被勾了出来,我怕甜,便提出尝一下,谁料人家生意超好,说:没有可供品尝的。也罢,我们先买了一斤,和先生分尝了一个,那味道居然极好,“酥脆掉渣、甜而不腻”,难怪生意这么好。

我们又买了3斤李勇手工传承老月饼,方才离店。

再次上车,先生笑我:是不是买点东西,你才心安啊,家里那多月饼,还买?

买的不是月饼,是情怀。我回答。

我们在路上前行,儿子发来信息:妈,桃花源好玩不?

我念给先生听,先生又笑了:可莫给他说了,我们吃了个闭门羹。

于是,我回: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胡红霞,女,现居十堰市张湾区汉江中路。)

对峙河上的沧浪老街

◆ 蒋显福

在中华大地上,名山大川、古城老镇扬名天下的不计其数,但也还有很多历史悠久、藏秀蕴奇的老街古巷,深居于山川老河,隐逸在历史时空深处。

堵河旁、沧浪山下,对峙河上的沧浪老街便是一处。

对峙河从沧浪山蜿蜒而下,起伏奔腾来到堵河口。堵河回溯与其融汇,便形成了古滩坝子,阡陌织成古道,溪流汇成大河,便连堵河、通江汉,与老河口、小汉口有了脉息气韵。在悠悠千古岁月中,那种陆路交通艰难阻滞的背景下,这里便成了一处山河交媾的码头。不知经过多少朝代的造就,一条古街便盘桓在这渡口码头之上了。

老街叫沧浪,古河叫“对峙河”,究其从来,无论是民间悠久传说,还是典籍记载推断,文脉根痕的源流与来头都不算小。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此歌由自然状态隐喻人文。清浊是你左右不了的,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利用。社会现实不能适应你的需要时,你可以主动去适应它,运用它。

代代传闻的“对峙河”就是孔子适楚、屈子游汉,经过堵河时与孺子或渔樵对唱沧浪之歌的地方。又一说“对峙河”,也叫“对子河”“对诗河”。这在《孟子·离娄》有明确记载。《楚辞·渔父》也写过屈原放逐汉北听渔父唱过此歌。沧浪之歌表达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与人生智慧,是一种放达的生存境界。由此可以想见沧浪老街国学古风的底蕴。

多少朝代的对峙河口码头上,晓风残月或风和日丽,总有橹

帆云集林立,下连江汉,上连秦巴,上船的卸货的络绎不绝。毛皮、桐油、山货打捆装船,铜铁、食盐、布匹上岸进山,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这老街曾有的繁华也曾是多少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条老街弥漫着温馨朴质的人间烟火。米铺、面铺、肉铺、杂货铺,百业交织。旅店、饭店、歇脚店比肩接踵。鱼虾打挺下锅,鲜菜带露上桌。糖头络、红薯泡、炸麻叶、炸“散子”;合碗子,小炒菜,又甜又香,那馋人的味道飘拂满街,叫人口水直流。

就说老柯家的老二,名子叫水娃子,膀大腰圆,胸脯子上的肉腱子,把汗褂子撑得紧绷绷的。他在水码头上干活,还捎带着打鱼摸虾的。这娃子天生精明,识得准桃花汛期,看得清鳊鱼窝子,那水性一猛子能扎半个时辰。他暗自喜欢余家二姑娘,于是,打鱼攒钱,在小汉口为她买了个扭丝银镯子。余家二姑娘长得也不是一般的“排场”,丰胸细腰,瓜子脸上一对明眸闪烁如电。在街走一趟,总让南来北往的小伙子五迷三道地回不过神来。其实这样有山水灵气的美人在这条老街上不止一个。那婀娜之美有一半还得归功于上街的徐裁缝。从小汉口来的蓝司绦、荷花红布料子,他总能巧手天裁,把街上美人们衣服做得美丽润贴。大盘扣一上,滚边绣一锁,不仅显身段,而且出风韵。沧浪老街不长,但这样好手艺的能干人的确比比皆是,那铁匠、木匠、漆匠、染匠、弹花匠,个个都是行家,坐店揽活之外,还在山里山外凭一双巧手,维系着一片乡村朴质而温暖的生产与生活。

唐宋元明清以来,或者岁月更久远,这条沧浪老街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沧桑、动

荡变迁。依山就势格局里的深街老巷愈发显得幽暗而神秘。小街两边有高高的青灰砖墙,直到近年你还可以看到那被雨水淋湿的墙缝,还有墙缝里长出来的苔癣与藤藤草草。岁月在这里是如此斑斓古旧,你若用手去摸一摸,心中就能滋生出悠长浩渺的怅惘与叹息。也曾经有些老门楼、老院落,点缀些许老石雕、老砖雕,漫漶中透着精致,逗引着你对繁华与没落的猜想。尤其是那些半开半掩或久闭不开的黑黝黝的大门和铺门板,似乎是一种对时光传奇欲言又止的诉说,让你愈发觉得老街含蓄深沉之中,有着永远说不完的传奇。

圆月银盘一样挂在巷子马头墙的翘檐上,薄雾升腾,月光蓝悠悠地弥漫在老街的每一寸空间里,这时你若徜徉在青石板的深巷里,那就不知是沉醉还是感伤了!

早些年,老街上巷子头上的“吴拍子”翘着花白的胡子,最喜欢的事是眯着模糊眼讲古今之事。一条旱烟袋长约三尺,上面吊着软绵的麂子皮大袋子,能装半斤老烟丝。早上在火炉上把烟锅点上就一锅接一锅只换烟不熄火,带大鸡冠的铜烟锅子,一嗑烟灰就把花栎树门坎敲得咣咣响。因而他门口总是围着一大堆南来北往的人听他拍不完的老经文。

“吴拍子”说孔夫子当年带着七十二贤人过沧浪山上楼台,在这老街上讲过学。他还说,祖师爷开始勘察沧浪山想建武当大庙,也是打这过的。这么说吧,就没有他不晓得的前朝古事。好比他说大约明末那一年,张大帅带兵从沧浪街上过,走了三天三夜。满街吓得关门闭户。透过窗眼上的白皮纸,看到一排排一行行的尖苗子、刀片子、鱼鳞一样的甲冑,在日色月亮下明晃晃

地耀出一片白光,那几天就没听到过娃子敢哭一声。

他还说一九五几年,大山里吃了豹子胆的一帮匪人,在沧浪山破庙里集伙成帮,想暴动造反。幸亏政府发现得快,围住一锅端了。从山上押往县城也是打老街过的。用长铁丝穿着他们的锁子骨,像堵河打鱼一样,用柳梢子串成一串。

老乡公所、老公社、大队部、大食堂、粮食仓库、稻谷场,啥时候修何时建,“吴拍子”都一门清。啥时撤区并乡、啥时改名换地方,他像数萝卜籽一样明了。也不知他是哪一年“走”的。听说他孙娃子把他的大铜烟袋,跟玩老玩意儿的人,换了一个带天线的收音机。

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时代的东风拂来,像开春的杨柳,沧浪老街旧貌换了新颜。河边上一排排新装修的楼阁灰白相间,清爽明丽。尤其是新加上去的徽派风格屋顶,黄格黑瓦,格外别致。经过疏浚的河道,流水清澈明亮,映着青山下的黑色沥青路面与绿色草皮,构成了乡村如诗如画的新景观。

更值得一提的是沧浪老街的建设改造,新格局中透着历史的流风遗韵。灰砖黑瓦,翼角玲珑,白灰勾缝,如清水上墙。更为创意的是,从对峙河引来了一泓清溪,到时会哗哗琮琤琅琅流过小街,那波浪奔流的姿态倒是巧妙地呼应了“沧浪”古诗的千古平仄之韵。

背后沧浪山上有几百年的庙宇古迹,有生态良好的森林环境,蕴藏着文旅开发的广阔前景。出口的对峙河渡口,前几年修了大桥,天堑已变通途,连接十堰车城不过一个时辰路程,沧浪山地域已成为堵河生态画廊的一部分。沧浪老街也成了竹山县文化旅游大环线战略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昔日历史上的沧浪新街,成为了今日的沧浪老街;今日的沧浪老街,又成为了时代的沧浪新街。这让我们想起了孔子在川上所言:逝者如斯夫!

对峙河奔腾的流水,没有一刻不在汇入时代的大潮,成为乾坤壮阔的气象。

(蒋显福,男,竹山人,文化学者,现居十堰。)

回不去的獐虎沟

◆ 操建华

一、归来，已是四十三载

2026 马年，是我离开鄂西北獐虎沟的第四十三个年头。大年初三，我与在宜昌工作的四弟操旭东、弟媳司炜，在京城读博的侄子操品钰，以及在省城的老表方孝斌一同归乡。当脚步踏进村口的那一刻，我的心口骤然发堵。

祖祖辈辈聚居的操家院子，早已化作一片荒芜闲地；我家 1978 年在老院对面建起的三间瓦房，也踪迹全无，地基上只剩杂草与茶树相伴而生。屋左侧生机盎然的阳坡岩，被密不透风的竹林彻底霸占。唯有屋后那口老井，水清如故，流动不息，像故人低语，又似四十三年岁月无声的诉说。

人去村空，田园荒芜。稻田无禾，坡地果树被野草掩埋。就连我心中的丰碑——全村合力建成的农业学大寨工程——石碇大石岸，也显得低矮苍老，全无往日气势，只剩满眼沧桑。

二、獐虎沟：操氏三百年之根

獐虎沟，因早年常有獐子与老虎出没而得名。它坐落于竹山县宝丰镇（原黄栗乡）石碇村二组，沟中聚居者几乎全为操姓人家，仅一户陈姓铜匠，被族人收留安居。

这里的操氏一脉，于明清年间自湖北蕲春迁徙而来。因落脚较晚，曹家湾、谢家坪、罗家坡、邵家台子等宜居之地早有归属，族人只得在这偏远幽深的獐虎沟扎根繁衍。沟里有三样事物，镌刻着家族三百年的根脉。

一是那株千年老皂角树，树粗十数人合抱，树高如楼，是全村乃至邻村的天然“清洁剂”之源。可惜1978年被砍伐，村队长请来浙江匠人，以专业锯斧采伐，历时一年才伐拆完毕，树干树根堆满河床，后用作队里仓库建材。当邻村村民像往年一样前来采摘皂角时，望着空荡荡的树坑，无不泪流满面。

二是操氏宗祠，青砖黛瓦，雕梁画栋，天井四合，气派不输武当山道院。这里也曾是我儿时一至五年级的学堂，粉碎“四人帮”时，我作为小演员，曾在祠堂参加公社文艺汇演。上世纪八十年代，操家祠堂被拆，我多方寻觅，最终只寻得一块刻有“操氏宗祠”四字的老砖，视若至宝，珍藏至今。

三是宅院后山上三座古坟，其中一座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入土的操氏李老孺人，是我九世祖。1908年家谱记录与墓碑铭文完全吻合，碑文清晰可辨，这是家族血脉最无言的凭证。

三、十八年岁月，苦暖都在沟里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水电建设者，1958年投身丹江口水库工程，由民工转为工人。我自幼随母亲在沟中务农，是亦工亦农的半边户，也是长年的缺粮户、超支户。

生产队以工分计酬，成年男社员一天记十分，母亲劳作一天仅七分；我读高中及刚毕业时，出勤挣工分只记四分；哥哥为队里养牛，勉强六分。分粮全凭工分，工分多的人家粮食有余，我家总是最少，有时别家分粮数百斤，我家仅有寥寥数斤。曾有村干部与社员提议，适当按人头分粮，兼顾缺粮户，唯有此时，母亲与我们兄弟才露出难

得的笑容。可按人头分下的，从不是稻谷小麦，大多是红薯、南瓜、苞谷等杂粮。

在家吃不饱是常事，更难熬的是初高中四年，每周都要为上学的口粮与干粮发愁。我靠杂粮长大，因吃得太过单一，这辈子一提起南瓜、红薯，胃里便莫名发嘈、阵阵反酸。那些年，我几乎没有真正吃饱过。家中偶尔来客，蒸上一碗鸡蛋糕，我和弟弟们都心知肚明，那是客人的，我们一口也不能沾。客人走后，盛蛋糕的碗该由谁舔，还要靠抓阄决定。

我们兄弟五人，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艰难长大：靠生产队工分分粮，靠父亲每月五至十元的生活费，靠母亲精打细算、苦苦支撑。

1978年，大哥招工前往葛洲坝工地，由放牛娃变成工人；1980年，我十五岁高中毕业，恰逢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我家分得六亩挂坡地、七分水田、一亩山林，我成了家中主劳力。我勤恳学农，整地、砌岸、积肥，样样认真，可庄稼总不及旁人收成好，这成了我心底多年的遗憾。

务农期间，我连年报名参军，久未如愿。直到1983年10月，我终于穿上军装，从此告别了生活十八年的獐虎沟。1985年，母亲与三个弟弟户口迁往宜昌；嫂子与大侄子坚守九年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奔赴宜昌与哥哥团聚，只留下那三间瓦房。

此后，村民在城镇化浪潮中陆续外出谋生、进城安家，精准扶贫集中安置后，老家彻底人去村空，旧院被推倒，化作一片平地。如今，石碇村已与柳家沟合并，仍名石碇村，獐虎沟只是村中操姓聚居的二组一隅，早已基本无人居住。或许，是我们来得太晚，占据的地方偏远贫瘠，所以离开这

里,也比别人更早、更快。

四、年年归来,年年心伤

离开四十三载,我无数次回到獐虎沟。2008年清明,国家将清明定为法定假日,我积攒数月工资,想为留守乡亲略表心意,可全村相见者不足十人,且尽是老者,心意终未能尽达。

此后每年清明,我尽量归乡祭祖,看望老屋,寻访故人。可故乡一年比一年冷清,祭拜的坟茔越来越多,相见的亲人越来越少。外婆、舅舅、姑娘、大伯、大妈、幺叔……上一辈亲人,在几十年间相继离世。今年再归,只能拾起几片破碎的瓦砾,以此证明,这里曾炊烟袅袅,曾有人间烟火。

五、乡愁:逃不开的宿命

当年,我们拼尽全力走出农村,坚信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可真正远走之后,我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獐虎沟。这是生我养我

之地,这里有年少的时光,有母亲的叮嘱,有苦难里的坚强,更有操氏三百年的根脉。城市再繁华,楼宇再高耸,日子再安稳,也填不满心中那空落的故乡之地。

六、根在此处,魂便在此处

如今,我们兄弟五家,散居京城与省内外各个城市。我们的后辈,或许从未踏足獐虎沟,甚至不知这条深山小沟的名字。但地下列祖列宗,始终守望于此,护佑着我们走向远方。

我离开家乡后,以记者为业三十年,走过无数城市乡村,终于读懂:如今无数石碰大石岸之所以变“矮”,无数城市之所以长“高”,是因为农耕文明并未远去,而是沉进泥土,深深融进了这片国土的骨血。

獐虎沟,再也回不去了。

(操建华,男,竹山人,现供职于十堰市文联。)

牛背上的村庄

◆ 邹绪如

我的家乡官渡镇木棕村，藏在群山褶皱里。那里像一头雄健的水牛静立在堵河边，拱起脊梁托着整个村庄。那里存放着我童年的记忆，青春的伙伴，成年后的乡愁。

老人们说，如果登上九女峰或是驴头山俯瞰木棕，村庄周围连绵起伏的山峦，就像一头正在耕耘的水牛，四肢奋力蹬踏，拖着河对岸的犁铧，一步步上后山。村外还有一条青龙盘绕，绿水回环沙滩如仙人撒网。大堰沟、秀水沟像牛身上流动的血脉，纵横交错滋润着这方土地，带来五谷丰登。最妙的是牛山深处两眼天然古井，泉水汨汨喷涌，常年不涸，清冽甘甜，那是牛的眼睛，也是灌溉饮水的源头，映着村庄的日升月落。

春天，牛蹄踏破绿。油菜花开满田野，像铺展的金黄绸缎卷起轻波微澜。蜂蝶们跳起圆舞曲，嗡嗡唱着歌，惊醒了沉睡的土地。我们这些孩子，最喜欢摘几朵最艳的花，别在发间追着蝴蝶跑，跑累了，在田埂上躺下来，看天上云卷云舒，闻身边花草混和泥土的芬芳，那是少年最纯粹的香。田野里的油菜花和山坡上的野桃花相映成趣，颇有“两岸桃花夹古津”之韵味。

夏天，牛背间青黄。传授花粉的麦穗在风中“沙沙”作响，像大地在愉悦轻吟。蝉儿在老槐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阳光透过树枝洒下斑驳的光影。我们光着脚丫在田野里蹦蹦跳跳，一会儿堆麦垛，一会儿捡麦穗，感受着大地的温度和心跳。时而躲到树荫下乘凉，享受轻风的抚摸。夕阳下，大人们别着镰刀挑着麦担归来，尽管背后的衣衫浸出了盐渍，脸上的笑却如收获的麦粒一样饱满。炎炎烈日下，户户收种忙，连枷声里，牧歌应山响。

秋天,沉甸甸的稻穗笑弯了腰,金色的波浪涌向远方,好一个“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陌上的零星果树挂满了珠玉。板栗笑歪了嘴,露出棕褐色牙。核桃穿上了麻布外衣,落到地上摔得破破烂烂,伤可见骨。橙黄橘绿躲在浓叶间捉迷藏,更是水灵灵地诱人。我们爬上树小心翼翼地采摘果实,分享着丰收的喜悦,品味着生活的香甜。此时的村庄是一幅流动的油画,色彩浓重而热烈。

冬天,一场大雪过后,村庄穿上了棉袄,屋顶、树枝、田野到处银妆素裹。孩子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清脆的笑声在寂静的村庄里回荡。那挂在秃枝上的柿子,像节日点亮的小红灯笼,为雪野增添了一抹亮色。村庄的炊烟袅袅升起,与白云相缠绕,构成一幅安静祥和的天地同框图画。向晚,人们聚拢在火塘边谈天说地,偶尔就着花生米核桃仁柿饼啜几口小酒,爽朗地开怀大笑传出老远,那份怡然自乐,是村庄最安稳的模样。

山是村庄的脊梁,藏着无数奇珍异宝。牛山里多树多鸟也多兽。青松、翠柏、白杨、红枫潇潇洒洒;冬青、马桑、火棘、刺莓形形色色;紫藤、金银花、蔷薇、山葡萄缠绕绕;形成一幅天然水彩画,特别是漫山遍野的棕榈和木漆,是农户的重要经济来源。清晨,各种鸟儿在枝头清唱,彼此相和,让人沉浸在“清昼犹自眠,山鸟时一啭”的意境中难以自拔。傍晚,山鸡、斑鸠隐于晚霞,香獐、黄鹿、野猪、果子狸时隐时现在林中觅食。我们最爱跟着大人去采香椿、野菌、地衣、榆钱等山珍和中草药。大人们还会用挖陷阱、下绳套、埋夹子等土办法捕猎,或在特定季节驱赶猎狗“赶仗”。农户

的餐桌上会不时出现山珍野味,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是难得享受的口福。那时的山林,是我们的宝库,给予我们丰厚的生命滋养。

山脚下,清粼粼的堵河环绕村庄,那是村庄的血脉,也是我们的乐园。河里鱼虾特别多,都是自然生长,肉质鲜美。特别是泉鱼、鲶鱼、娃娃鱼堪称“三绝”。泉鱼是在山涧泉眼里孕育出来的,个头不大,清炖或是香煎都很好吃。鲶鱼从山里暗河出口涌出来,大的一条有10来斤,炖柴火豆腐特别爽滑,吃起来让你撑鼓肚皮,欲罢不能。最神奇的是娃娃鱼,模样憨拙,水陆两栖,叫声像婴儿啼哭,当时的人们都厌恶它,绕着走。有一年新迁来一户居民,几位驾船撒网的捕到一条10几斤的娃娃鱼,剥皮后冒充鲶鱼卖给这户人家,这家主妇用清炖和红烧两种做法烹调,足足美餐了一顿,并从此靠种田赶山和捕鱼渐渐发达,船夫们好一阵子羞愧,后来传为佳话。再后来,娃娃鱼成了保护动物,人们不再捕捉它,看到它们在清澈的溪水里自由自在游弋,也是一种风景。

我们的村庄,不仅山青水秀,人也淳朴善良,藏着不少能人。百岁寿星庞建英大姐,性情开朗,温良贤淑,一生粗茶淡饭,生活俭朴。她精明能干,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对公婆孝顺,对同辈谦和,对子女慈爱,受人敬爱。特别是教子有方,不仅自己的子女个个成龙成凤,村里不少年轻人都在她言传身教下长大。如今,她依然脑清耳聪目明,行走自如稳健。她脸上的皱纹,是岁月积攒的智慧,眼里总带着温和的笑意,让人觉得特别亲切。

能人邹二爷,大名邹绪贵,是村里有名的“智多星”。他脑子活,爱琢磨,村里很多传统手工技艺都是他从老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最让人钦佩的是,在那个缺吃少穿的时代,他发现一种树叶能做凉粉,口感爽滑,带着树叶的清香。后来,我知道了,那种树叶叫“神仙叶”,所做的凉粉叫“神仙豆腐”。他还发明用白粘土代替石膏点豆腐,做出的豆腐特别嫩,只有豆香没有豆腥。用这种豆腐加工出来的“五香豆干”远近闻名。他还自信地说:“生活就像做豆腐,精心才能达到精致,慢悠悠才能酿出好滋味”。

我可爱的村庄,宛如一幅流动的山水画,没有桃花源那般神秘,却有世外桃源般的宁静祥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处溪流,每一棵树,都承载着我们童年的记忆和欢笑。如今,虽然我离开了家乡,但那份对故土的热爱,那份浓浓的乡愁,早已刻进我的生命里。

牛背上的村庄,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邹绪如,男,竹山县官渡镇人,现居十堰。)



竹山县清廉书画小品选辑

艺传廉韵，清风徐来。为助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县文联组织广大书画爱好者以笔为媒、以画载道，将廉洁操守与红色初心融于翰墨、绘入丹青，创作了一批清廉主题书画小品。谨以此辑，传播弘扬“习廉于常、植廉于心、践廉于行”的新时代廉洁文化。

【翰墨斋】

竹山县清廉书画小品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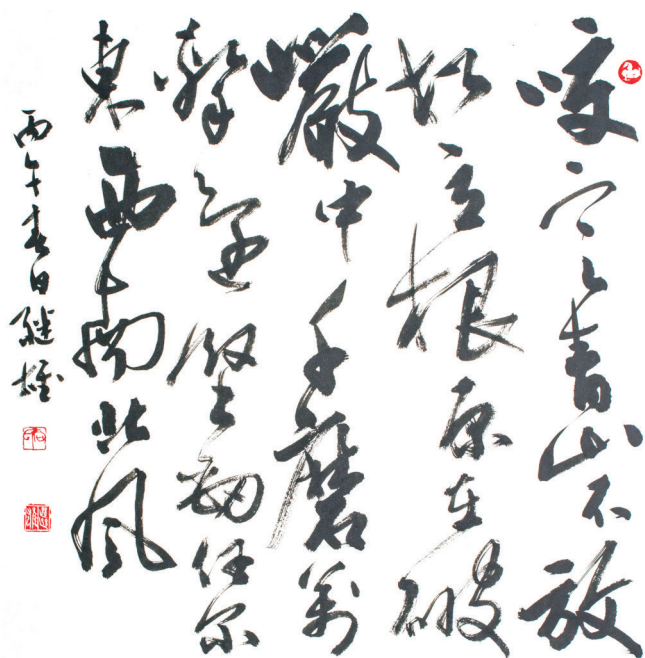
↑ 国画 四君子图 熊焜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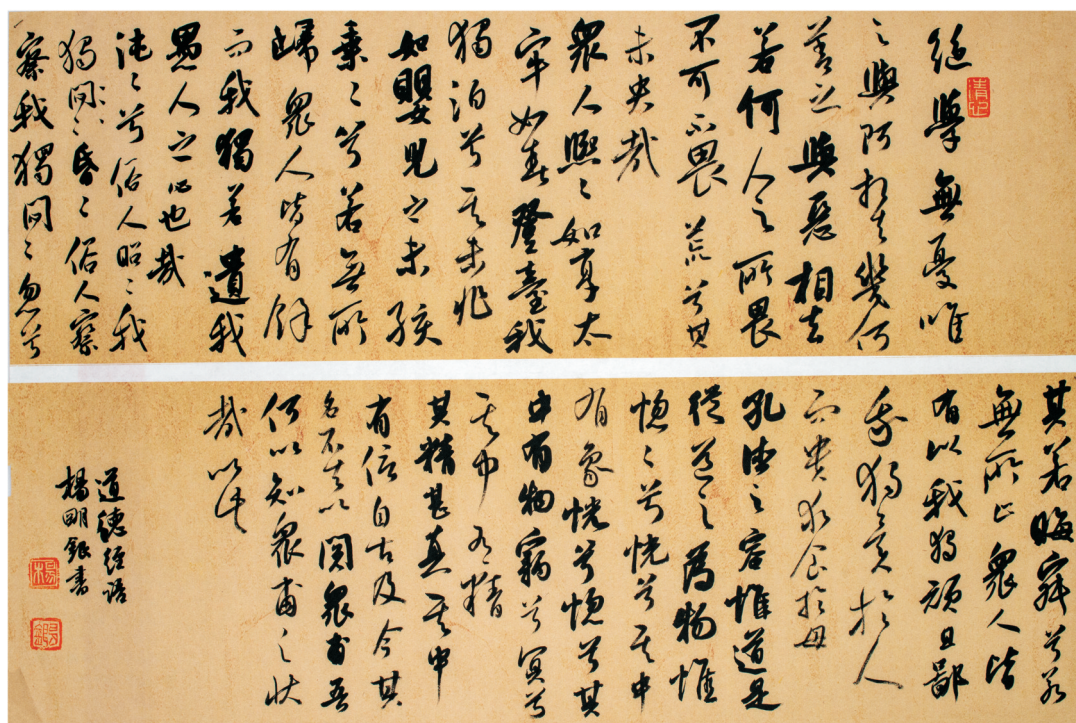
↑ 楷书 平安是福 黄家喜 作



↑ 行草 周敦颐《爱莲说》 周 涛 作



↑ 草书 郑板桥《竹石》 向继雄 作



↑ 行草 《道德经》选录 杨明银 作

于谦字廷益，号庵，浙江钱塘人。明代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官至兵部尚书、少保。世称于少保。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忠。永乐十九年中进士，为官清廉刚正。巡抚河南、山西十九年，赈灾安民，平反冤狱，而袖清名。明英宗复辟，于谦遭奸臣诬陷，以谋逆罪处死。明宪宗时期，为其平反昭雪，追谥忠肃。他一生以气节自守，是忠臣清官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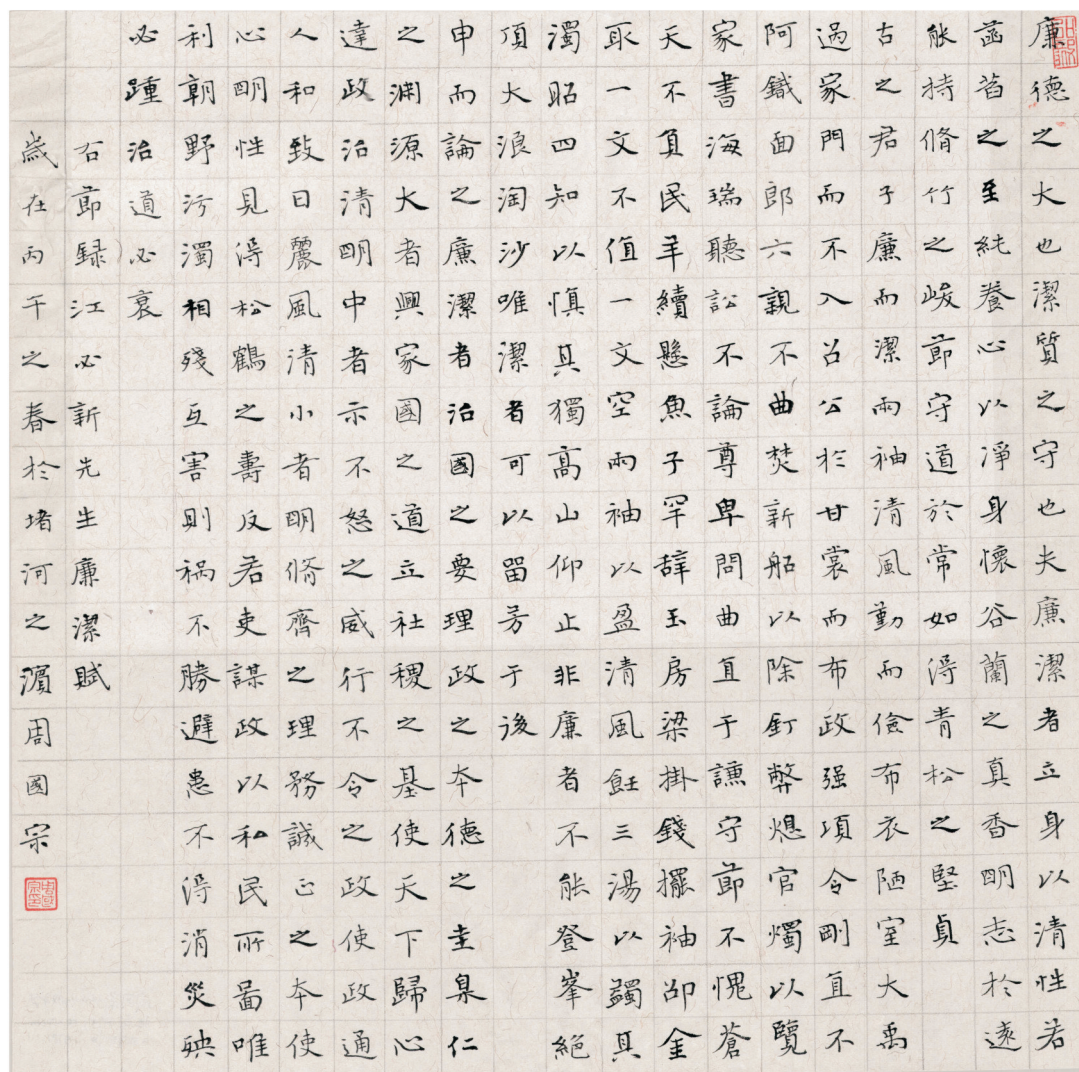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多情似故人，晨昏
受乐每相親，眼
前直下三子字，曾
次全无一點塵。
活水源流隨處滿，東
風花柳逐時新。
金猊玉兔初尋

芳官未信我虛別，有春鑿開混沌得。
烏金萬藏陽和意，最深燭火燄回光。
洪爐照破夜沉沉，鼎
彝元賴生成力。
錢石獨存死後心，但
願蒼生俱飽暖。
不辭辛苦出山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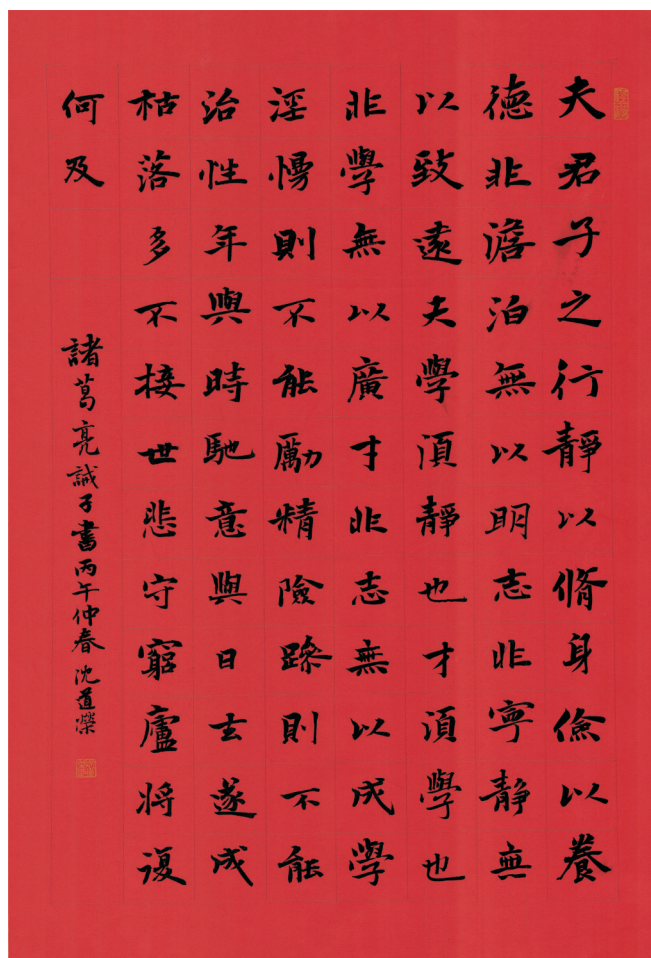
于謙明于謙詩
三首
壬午年九月
王先成書

石灰吟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詩，以石灰喻君子，風骨堅韌，守清白，不怕犧牲的浩然正氣。既是少年于謙的初心，誓言更告他一生忠烈清白的真實寫照。

↑ 行书 于谦诗三首 王先成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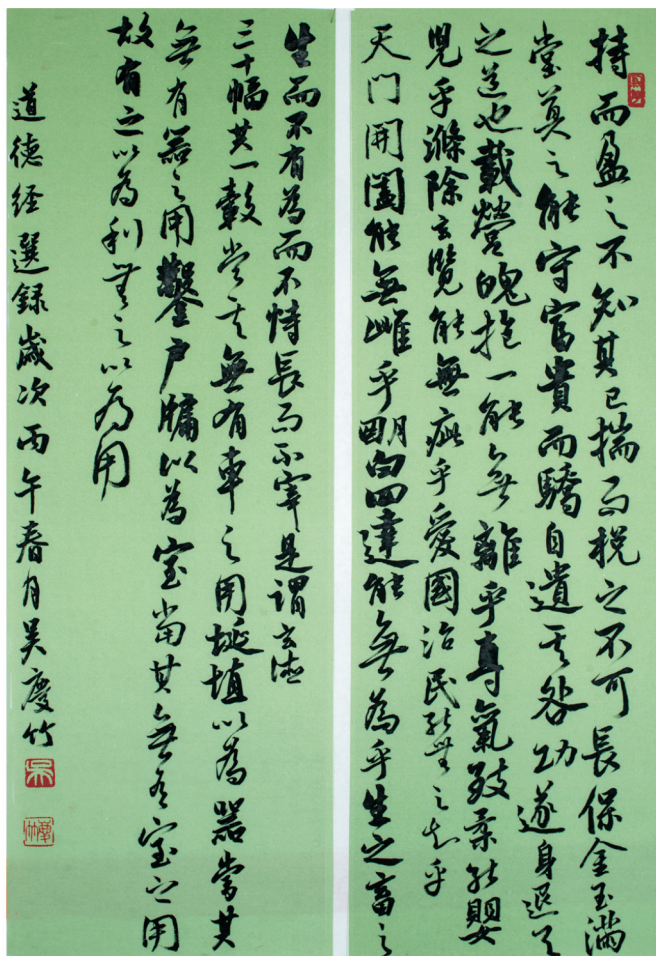
↑ 楷書 廉潔賦 周國宗 作



↑ 楷书 诸葛亮《诫子书》 沈道荣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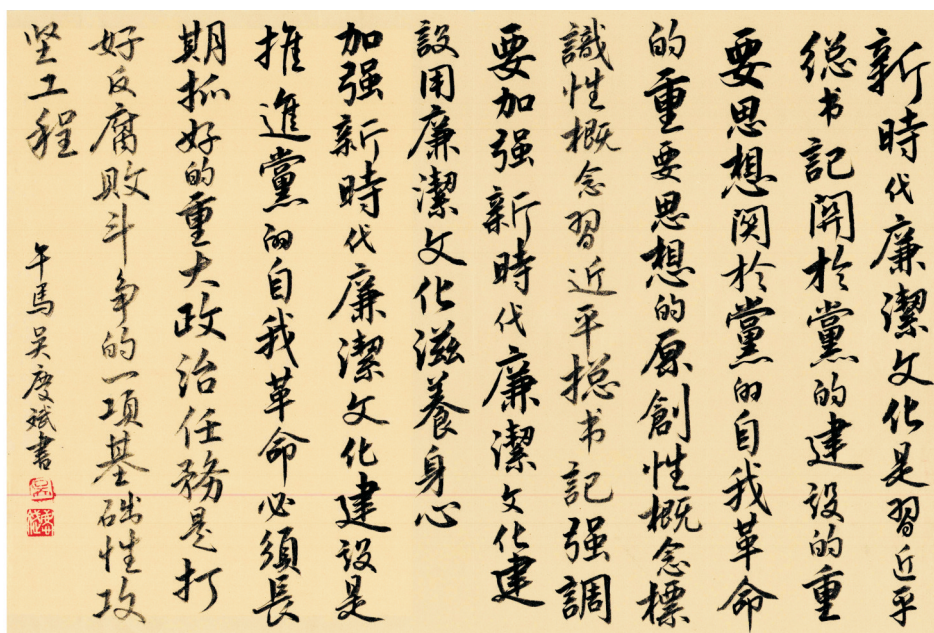
↑ 篆书 风清气正 胡奎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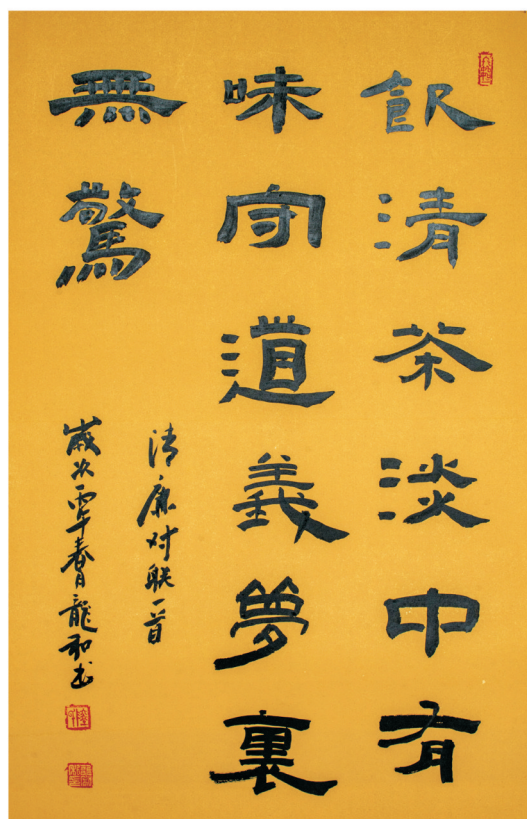
↑ 行书 《道德经》选录 吴庆竹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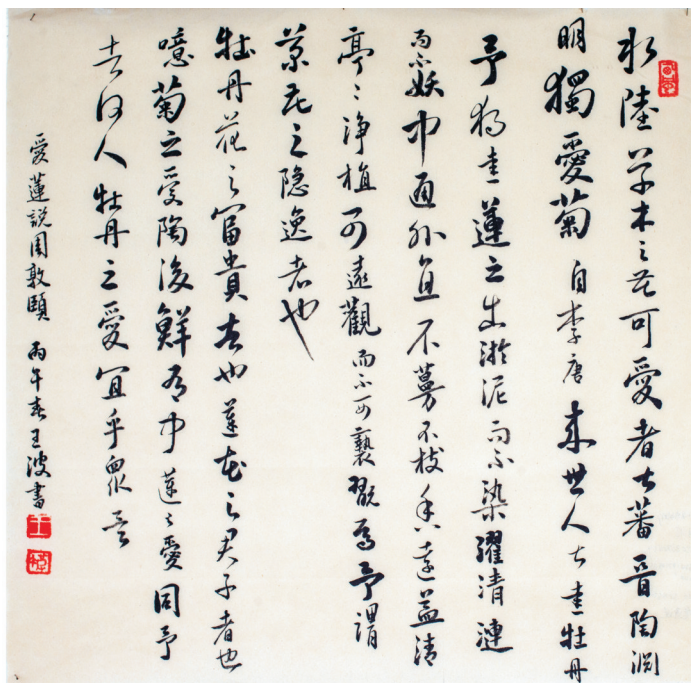
↑ 行书 至廉而威 黄朝义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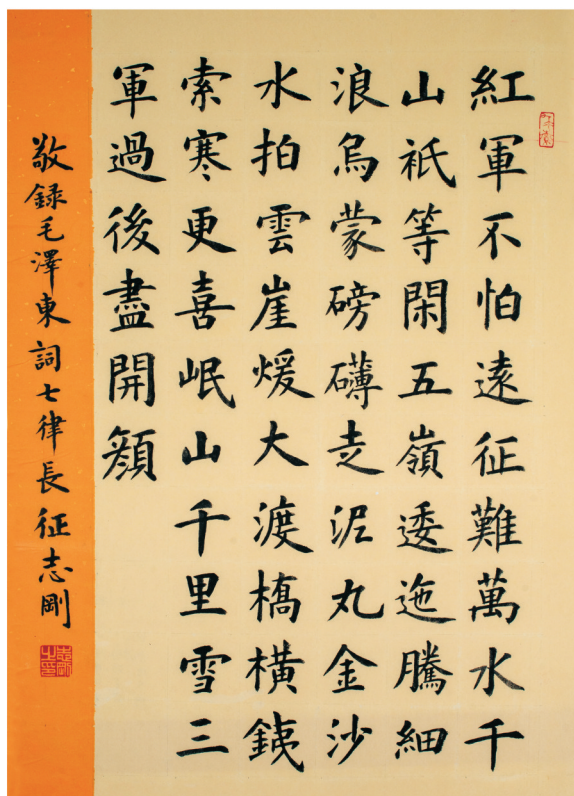
↑ 行书 新时代廉洁文化 吴庆斌 作



↑ 隶书 廉洁对联 陆龙和 作



↑ 行草 周敦頤《愛蓮說》 王波作



↑ 楷書 毛澤東《七律·長征》 劉志剛作



↑ 国画 硕果图 吴 敏 作

一番玉信動南枝點、寧英弄雪
清涼院無人不到暗香祗有玉娥
知翠羽啁啾自名寒損斜一徑
彩衣攢看花索喚巡撫久好願
華燈綵蛾綵

東風二月拂人和高絮鞦韆紅
袖多五色衣裳耀明錦線雲
相映掠空道紅楊紅杏媚春情
終到花相映景成間闊身
輕踏空舞云風吹度佩環聲

院門靜掩落花輕去畫閣清
一棹春曉不愁纖手冷疎簾
隔勝子聲清黑白分蒼妙伴
保綠窗破却綉工支手淡未了
初階日花竹喜庭弄影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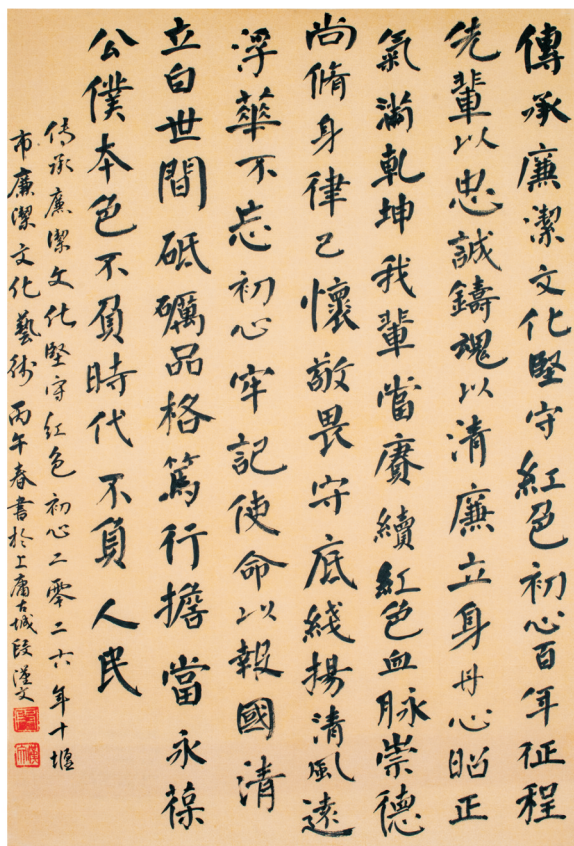
春跡無迹香難久風物清和入
夏時木華花開未滿院書空
無數紫葢離風信吹過廿四番
花開雙尾陸枝絲喜歸應
教人珍惜指向銅餅趁晴

羣鴉噪後曉涼增倚闌清幽
暑不薰拭取菱花試梳掠如
憶紅日東升脩竹環庭翠
第梢涼閣當夜淨簷簷流瀟
細臨粧閣洗粉何煩遠汲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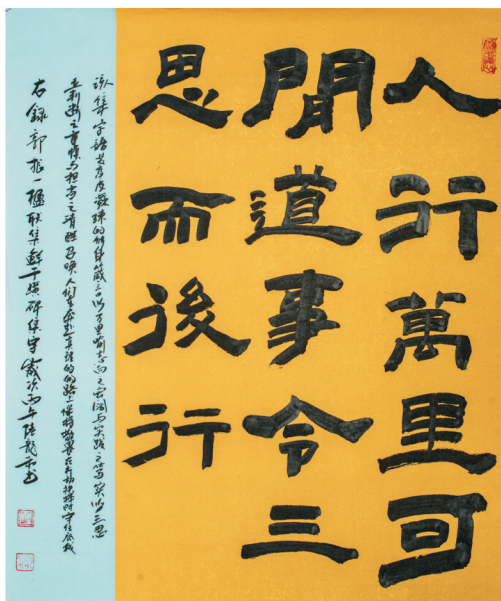
消夏荷塘晚家宜紅衣翠蓋映
夕陽差一顰葉櫓穿花入正是
陽落照時採蓮纖手入花忙
岸上羣娃鬧藕花風過池塘無
暑暑羅衣齊染水邊香

生最梁詩正曼清游圖
丙午初春陳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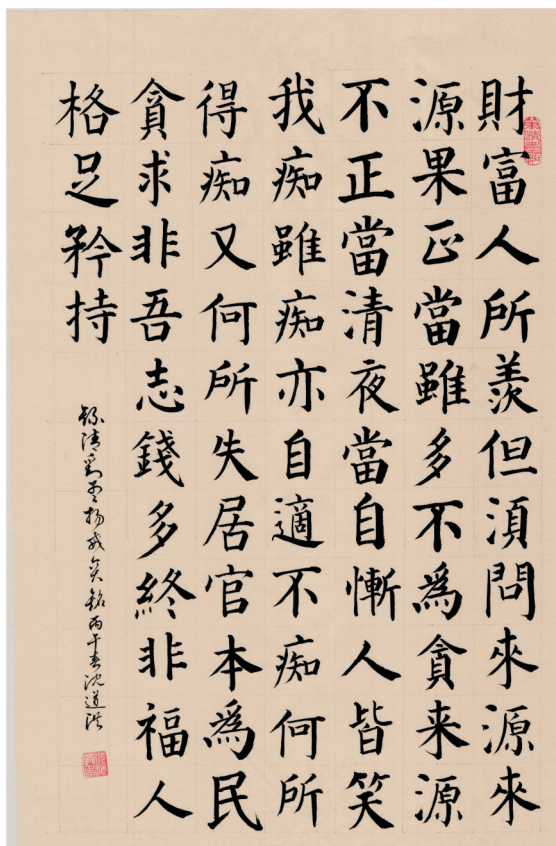
↑ 行书 《月曼清游图》诗册选录 陈 荣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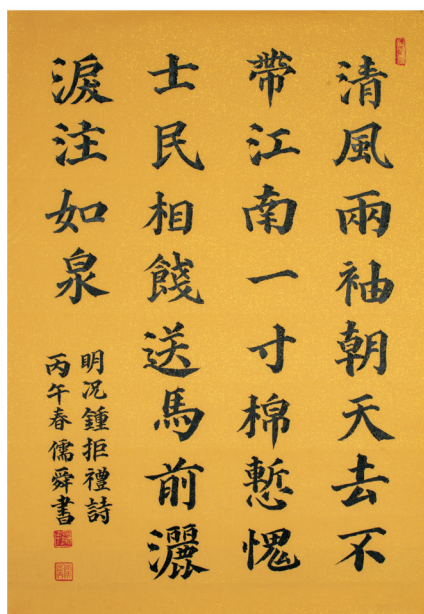
↑ 楷書 廉潔文化集句 段漢文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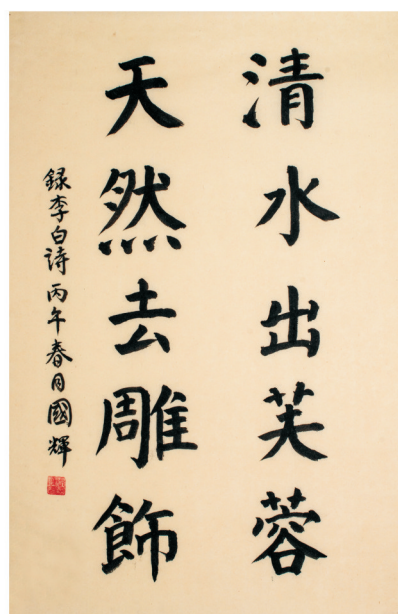
↑ 隸書 廉潔箴言集句 陸龍和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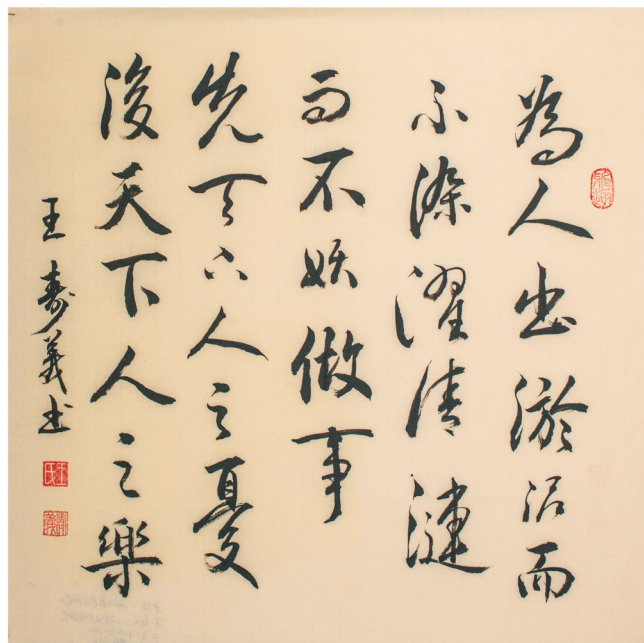
↑ 楷书 刘孟扬《戒贪铭》 沈道洪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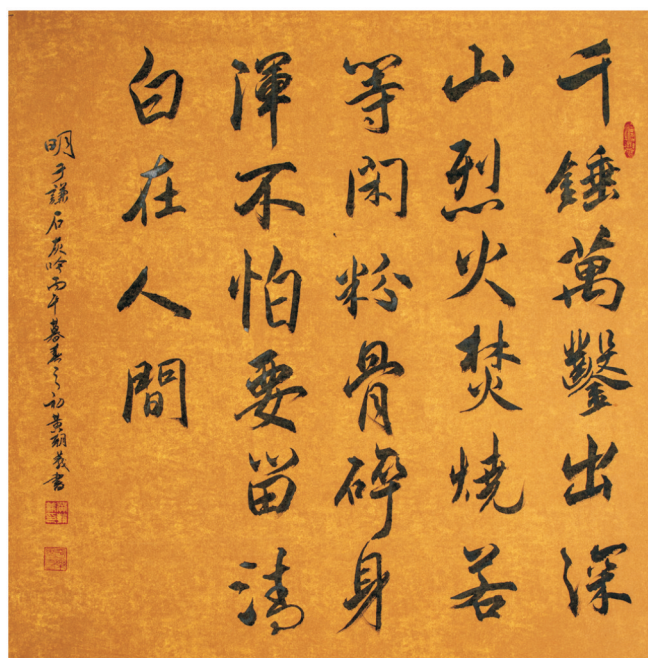
↑ 楷书 况钟《拒礼诗》 操儒舜 作



↑ 楷书 录李白诗 王国辉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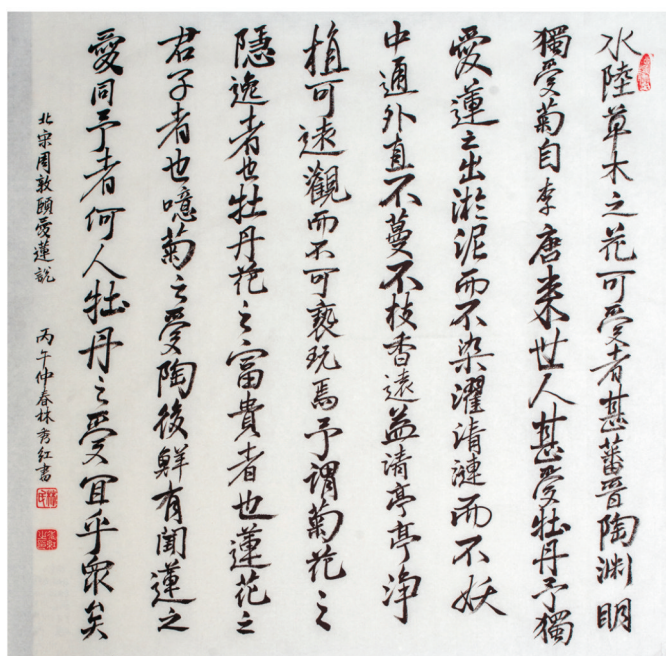
↑ 行书 清廉格言 王寿义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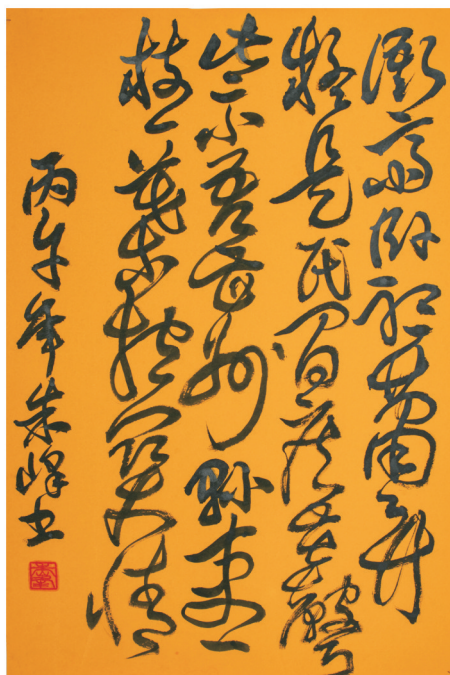
↑ 行书 于谦《石灰吟》 黄朝义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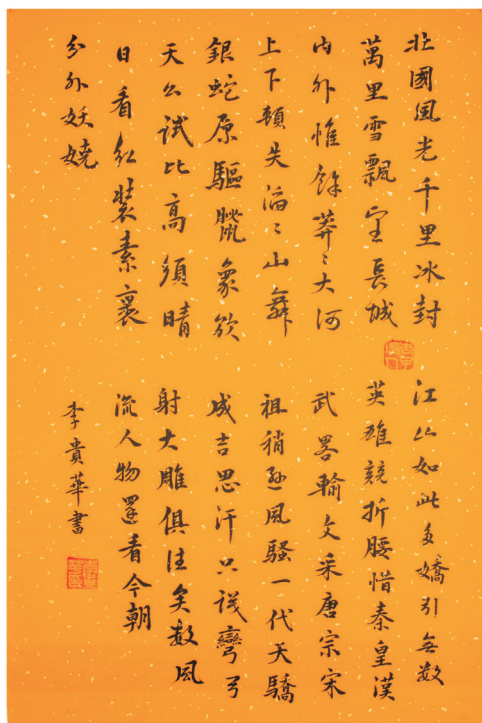
↑ 篆书 孙思邈《养性之要》 沈道洪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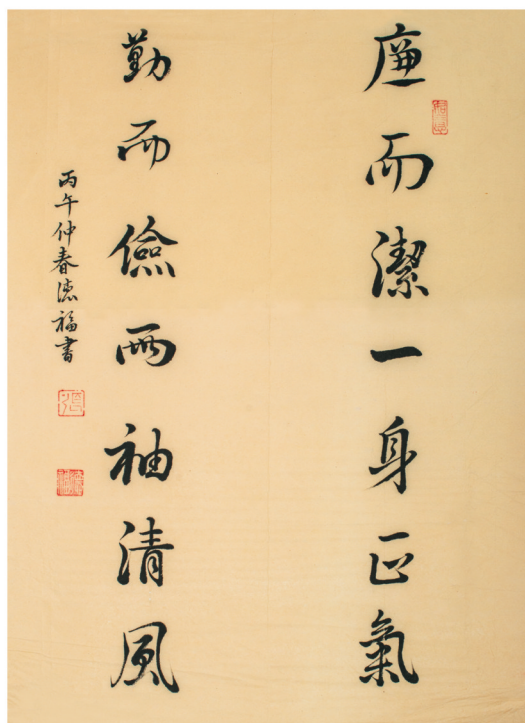
↑ 行书 周敦颐《爱莲说》 林秀红 作



↑ 草书 郑板桥《墨竹图题诗》 朱 峰 作



↑ 行书 沁园春·雪 李贵华 作



↑ 行书 清廉对联 张德福 作

忆 严 父

◆
朱
大
卫

父亲出生在竹山柳林乡洪坪村。幼时不堪先生戒尺之苦，一气之下弃学归田。自此，与土地相伴七十余载。他和母亲，像两扇沉重的石磨，用七十年的光阴，“磨”出十一口人的温饱，“磨”出一群读书识字的子女，更“磨”出这个家的根基和坚韧向上的精神。

父亲年轻时的容貌已模糊，但那被农活压弯如弓的脊背、粗糙如花栎树皮的手掌、变形似耙子的指节，却像一幅版画，牢牢刻在我的心底。他的一生从未停歇，不是在庄稼地里，就是在去庄稼地的路上。正如他常言：“干活不怕慢，就怕站。”他干活时很少直腰歇息，不是不想，是不敢——怕稍一停顿，就喂不饱那十一张嘴。

我们的寒暑假，必定跟着父亲上坡。挖地、薅草、清稗子……农具在我们手中重若千钧，笨拙不堪；到了他手里却轻巧得像玩具——翻泥如切豆

腐,薅草似铲锅渣。我有时投机耍滑,干些“猫儿盖屎”的勾当,但总难逃他的法眼,轻则挨骂,重则挨打。事后他会低声道:“你哄它荒草,它哄你肚子吃不饱!”这训诫深植于心,至今待人处事,不敢有半分敷衍。

父亲管教子女的严厉,在洪坪对河两岸是出了名的。他一个眼神,就能让我们噤声半天。那时的我很顽皮,常常背着父亲“放飞自我”,祸害庄稼、惹事打架。每当这时,一句“我去给你老汉儿说!”,便如定身咒般令人蔫软,宁肯多挨别人几句骂、几下打,也绝不愿让父亲知晓。

年幼时心中常怨:为何别人犯错不挨打,我却逃不过?年岁渐长才懂:教育无非是讲道理和持棍棒两样。讲道理非父亲所长,他只能选择最直接、最有效、也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方式。若非他严厉矫正,任由顽劣滋长,我恐怕早已身陷歧途。他的严厉如烙印伴随终身:即便他九十高龄,耳聋目盲,我在他面前依然小心谨慎。

父亲虽为农人,但让他敬佩的人却不多,唯独对读书人敬慕有加。他常念叨这家孩子会读书,那家孩子又吃公家饭了,言语间满是羡慕。我们家大口阔,劳力紧缺,但他从未动过让子女辍学的念头,他总是掷地有声地说:“你们读到哪儿,我供到哪儿!我卖粮食、卖猪!”

兄弟姐妹七人中,三哥天赋最高,成绩拔尖。初中毕业,他以本乡第二名的佳绩考入竹山一中。这让父亲寄予厚望。一日傍晚,三哥却挑着被褥木箱,从二百里外的学校回来了,说要回家学木匠。话音未落,父亲一声怒吼:“老子不稀罕!”随即仰天长叹,老泪纵横。我从未见父亲如此悲愤和绝望,即便庄稼绝收也不曾如此。那晚,父

亲饭也不吃便躺下,整夜长吁短叹。翌日清晨,自知闯下大祸的三哥,悄然挑起行李返回了学校。

父亲最鄙薄不讲信用、不劳而获之人。无论农特税还是合同款,卖粮所得,他都早早备好,从不拖欠国家一分一厘。他常说:“擤了鼻涕脑壳空。”时有借生日、小孩周岁办酒席敛财者,父亲编顺口溜讥讽道:“牒子(请柬)下起白河口,杀个猪儿像瘦狗;七双筷子八双手,还有一个没吃到,一路哭起走。”

父亲一生不沾烟酒,不碰牌局,不熬夜,不暴食暴饮。我们这些时常放纵的后辈,只能望其项背。为生计,他也动“歪脑筋”。在六、七十年代大集体时期,他总在房前屋后点瓜种豆,偷偷将粮食藏在棺材里。当割“资本主义尾巴”风声一紧,他便连夜将私种的庄稼铲尽。风声一过,旧鼓一槌。就这样,护着一家人挺过了最艰苦的日子。

岁月磨去了父亲的棱角。老年后,父亲对母亲平和了许多,对子女也温和了许多,对孙辈更是近乎“放纵”。孙儿孙女一回家,他不是搓棕绳绑秋千,就是砍竹子做水枪,更多时候是用背篓背着玩耍,胆大泼皮的揪他胡子、摸他光头,他总是笑着骂道“龟孙子,我去给你老汉儿说!”就算孙辈们拿薅锄毁庄稼,他也不恼,只是连声喊“搞不得呀,搞不得!”孩子们却如风灌牛耳,嬉闹依旧。每当这时,我们都会默契地远远躲开,任“子弹”多飞一会儿。

后来,兄弟姐妹陆续在县城安家。父母年迈,经商议,决定接他们进城。父亲沉默数月,终是勉强同意:“老了,有个病痛来回跑也麻烦,我跟你们走!”搬家前一日,他

步履蹒跚，最后一次上山祭拜祖坟，在我奶奶坟前哽咽：“妈呀，我这一走，怕是再也看不到你这个土堆堆了……”

进城后，我们在城西租下三居室，儿女们轮流做饭、洗衣服……衣食还算无忧。只是父亲时常呆坐院中，目光茫然地望向街上的行人与车流。2020年母亲去世后，父亲身体急转直下，目不能视，耳不能闻。2022年10月，他不慎摔折大腿，那个曾挑起千斤重担的男人，再未能站起来。卧床煎熬数月，父亲于2023年闰2月27日溘然

长逝，享年94岁。

人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每经城西旧居，总不自觉地驻足，恍惚间，我仿佛看到父母在屋内看着电视，絮絮叨叨。偶尔回老家，我也一定會在父亲坐过的椅上静坐片刻，在他走过的田埂上徘徊几圈。

垄间的风拂过，恍若叱牛声回荡耳畔。父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朱大卫，男，现供职于竹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思 慈 母



悦
意

5月10日,又是一年母亲节。本是膝下承欢、堂前尽孝的日子,如今的我,只剩无限哀思、泪流千行。24天前,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我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人世间再也没有事事护我周全的慈母。

我的母亲杨兰香,1940年生人,系本邑杨瑞南公长女。母亲天性良善、勤劳节俭、通情达理、待人温和、处事厚道。真是人如其名——幽谷兰花一脉香。

勤俭,是镌刻母亲骨子里的本色。大集体年代,全家生计全靠工分。母亲常年出全勤、干重活,怀胎哺乳也从不停歇,只想多挣一分工分、多分一斤口粮,让儿女少挨一顿饥饿。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责任田地偏远,又无灌溉、机耕便利,母亲使用原始农具汲水浇田。她凭一身苦力,终年辛劳,粮食产量逐年向好,年成好时能收三千多斤稻子、两千多斤包谷。她终于不用再为儿女的

温饱发愁,但经年风雨劳作,磨糙了她的双手,压弯了她的脊背。

孩童时代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忙碌的。白天屁股不挨板凳,晚上也没有半点清闲。晚饭过后,昏暗摇曳的煤油灯下,她一边看护我们读书写作业,一边纳千层底、赶做布鞋,只为四个儿女入冬前能穿上新鞋,不被冻伤双脚。临近年关,她更是熬到深夜,为我们缝制衣服。她常念叨:“大人望种田,细娃望过年。”再苦再难也要让我们穿上新衣,开开心心过年。

后来我们兄弟姊妹四人相继成家立业,家境日渐宽裕。我常劝母亲,莫再种地、莫再养畜禽,安心享几天清福。可她总说,勤劳是农人的本分,想吃大米要种田,想吃肥肉要养猪。她不仅继续耕种自家的责任田,还流转了别人家的土地耕种,每年喂两三头大肥猪,养二三十只鸡子。直到2020年母亲病重丧失劳动能力前,家中都是自给自足,我们各家从没买过粮油肉蛋。年近八十高龄的母亲,依旧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默默供养着早已成年的子女。

2020年正月初九,母亲突发脑梗,彼时新冠疫情肆虐,乡村就医极为不便,迁延至正月十六,才入住县医院接受系统救治。大病之后,又添高血压、阿尔茨海默症等老年慢性病,母亲身体大不如前,日渐衰落。我们兄弟姊妹四人商议,在县城租房安顿二老,请护工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姐姐、弟弟身在外地,我与妹妹两家时常去看望陪伴。母亲一生勤俭要强、事事自立,晚年行动不便、无法劳作,总觉得拖累子女,心里满是愧疚。每次生病住院,她都惴惴不安,唯恐花销过多医药费,即便我们反复告知,有新型合作医疗可以报销,自家花不了

多少钱,她依旧处处节俭,凡事都先替儿女着想,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及至后来我们在料理后事、整理遗物时,才发现母亲竟有好几套崭新的衣裳,整整齐齐叠放在箱底。

良善,是来自母亲心底的本真。爷爷奶奶在世时家境窘迫,即便捉襟见肘,每逢年节,母亲依旧会按时奉上赡养费。作为长嫂,她宽厚谦和,和睦妯娌。早年物资匮乏,家务繁杂,妯娌间难免有口舌纷争,母亲做事有分寸、留余地,即便偶有争执,也从不迁怒晚辈,用包容与忍让维系家族亲情。父亲在家族排行老大,同辈本家、邻里外姓,都尊母亲为“兰香大姐”,村里长辈常夸赞她“勤俭持家,教子有方,处事有礼”,这是乡邻们对她最质朴、最真切的认可。

母亲的良善从不止于骨肉至亲。1978年秋,父母东拼西凑了150元钱,买下生产大队报废的水电站厂房,简单修葺后,成了我们的新家。房屋临近秦古河,紧靠大路。晴天有人路过,她主动递上草帽;雨天行人匆忙,她热心借出雨伞;夜里有路人要渡河,她就点燃用竹枝绑扎成的火把,立在路边照明。偶遇落魄乞讨的人,她从无半分嫌弃,总会盛上热饭,慷慨相助。久而久之,她乐善好施的名声远近皆知。

我高中就读于竹山三中,住读生需要自带粮食,食堂伙食粗淡,离家远的同学常常吃不饱饭。每逢周末,有同学来我家落脚,母亲心疼不已,用大碗盛满热饭热菜,让同学们吃饱吃好,还烧好热水,方便大家洗头洗澡。母亲去世后,当年的同窗闻讯赶来吊唁,以感念她昔日的暖心照拂。

通达,是源于母亲处世的本能。外公早年被国民党强拉壮丁,因初通文墨,遣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充任下级士官,在

新疆和平解放前夕私逃驻地,辗转返乡。父亲于上世纪6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并在部队光荣入党,以他的学识与资历,本可以转业吃上“皇粮”。奈何身处唯成分论的特殊年代,受外公历史不清白的影响,父亲错失了安置公职的机会,只能退伍返乡,一生务农。造化弄人,命运多舛,父亲难免心有不甘。母亲却安守本心、知命乐天,常常劝慰:“世事自有天命,处处黄土都养人,农民也要有人当,老老实实当农民,安安稳稳过日子,也是福气。”

母亲幼时读过三年初小,识字不多,却格外敬重读书,她坚信:读书是农村娃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命运的唯一出路。1988年,我第一次高考失利,情绪低落,想外出打工减轻家庭负担。母亲耐心安抚我、开导我:“古时候考举人,还有考十次八次、考成白胡子老头的。讨不到米有口袋,求不到官有秀才。只要我娃儿愿意读书,砸锅卖铁我也要供到底。”在母亲的鼓励下,我重拾书本静心复读。1989年,我终于考取湖北省物资学校,成了村里为数不多跳出龙门的读书人。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笑得合不拢嘴,高兴地说:“我们家四个娃儿读书,现在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其实是中专生),扳本了,赚大了。”那是她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时刻。

我毕业分配参加工作,端上了铁饭碗,吃上了财政饭。母亲叮嘱我:“你自小听话,现在做了公家人,爸妈的话可以不听,但一定要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她还希望我早日入党。后来我入党提干,母亲欣慰不已,又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国家干部,要踏实做事、本分做人,一不可忘本,二不

可贪污。”如今,我即将到退休年龄,回望走过的路,虽无显著成绩,却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从未违背母亲谆谆教诲,亦可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此生最大的遗憾,便是母亲发病前一天上午,我买了新鲜排骨和土豆,送到她的住处,想让她尝尝鲜,却因急事不得不离开。临走时,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盼我留下来一起吃午饭。世事无常,一念之差,天人永隔,我终究没能为母亲端上那碗土豆排骨汤,也没能陪她吃上最后一顿家常饭。这份亏欠,将是我余生再也无法释怀的痛。

农历二月二十六日凌晨,母亲突发急症,骤然昏迷,紧急送医检查,确诊为大面积脑出血,送入重症监护室抢救三天三夜,终无回天之力。遵从乡间旧俗,高龄老人当落叶归根。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我们护送插满管线、靠仪器维系生命的母亲安稳返回老宅,上午11点28分,母亲溘然长逝。自发病昏迷后,她全程无知无觉,走得平静安详。想来,也是苍天慈悲,留给她老人家最后一份尊严。

母亲一生厚道,受人敬重。病逝后,娘婆二家的晚辈亲人,从北京、武汉、深圳、苏州等地悉数赶回致祭。三月初四出殡当日,沿途乡邻纷纷摆设路祭,百余名亲人、乡邻随行送别。唢呐呜咽,声声悲戚,感念这位勤劳、善良、仁厚、谦和的长者。

岁月无声,母爱永恒。

愿天堂无灾无病,有情有暖;愿我的母亲,清风明月为伴,幽兰蕙香永存。

(悦意,男,原名刘运意,现供职于竹山县工商联。)

念大姐

◆
石从国

每逢姊妹们围坐相聚，家长里短间，总会不知不觉地念起大姐。此番弟弟生病住院，一家人轮班守在病床前悉心照护，大姐的女儿女婿也特意赶来，忙前忙后分担辛劳。看着晚辈们懂事体贴的模样，血脉相连的温情在眼前流转，我对大姐的思念，便如春水漫涨，愈发浓烈深沉，仿佛她从未走远，依旧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这个家。

大姐名石崇梅，一九六六年腊月十八生于宝丰镇漆树扒村戴家沟。寒冬腊月里降生的她，仿佛自带一份坚韧与温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大姐身着嫁衣，嫁至曹家湾村，从此在新的家庭里勤恳持家，温柔待人。只叹命运无情，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大姐终被病痛缠身，匆匆走完了短暂却满是光亮的一生，将无尽的牵挂与思念，永远留在了亲人心间。

儿时的岁月清苦，却因有大姐相伴，满是温暖。父亲为了生计常年在外奔波，家中里里外外全

靠母亲一人支撑,每日天不亮就要到生产队出工挣工分。照料年幼的我的重担,便早早落在了大姐稚嫩的肩头。听奶奶时常念叨,那时的我格外黏着大姐,一步也不肯离开,整日像小尾巴似的跟在她身后。奶奶偶尔给些零食吃食,若是没有先分给大姐,我便攥着手执意不肯接,非要看着大姐也有一份,才肯开开心心收下。

及至大姐到了上学的年纪,放心不下独自在家的我,索性向母亲央求,大姐每日背着书包的同时,也把我带在身边。课堂上她认真听讲,课间便陪着我玩耍,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直至我也到了入学的年纪,才算结束了这段形影相随的时光。那时生产队事务繁杂,冬季夜里常要召集社员开会,母亲每每深夜才能归家。我和大姐便守在清冷的家中,在昏黄的油灯下静静等候。夜深人静,窗外风声、虫鸣或是些许细碎声响,都能让年幼的我心生惶恐,缩在一旁不敢言语。每当这时,大姐总会紧紧攥住我的小手,轻轻将我拥入怀中,用她尚且单薄的身躯护住我,以彼此的体温相互取暖壮胆,就这样熬过一个又一个清冷漫长的夜晚。那份来自姐姐的安全感,时至今日,依旧清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大姐生来勤劳肯干,一颗心满满都是家人。生产队农忙时节,所有活计都按工分核算,工分多的活计往往更繁重,大姐总心疼母亲辛劳,执意让母亲领工分高的活计,自己则利用上学前、放学后的点滴空闲,帮着母亲喂猪、洗衣、打理家务。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家中七口半人的田地,全靠母亲一人耕种,繁重的农活压得母亲喘不过气。懂事的大姐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毅然选择半读半耕,一半

时间在校求学,一半时间扎进田间地头帮衬农活。农忙时节,更是彻底放下书本,挽起裤脚、拿起农具,一心扑在地里,插秧、除草、收割,样样都做得利落娴熟。

尤其到了向乡粮管站交公粮的时节,大姐更是辛苦。粮食若因干湿、洁净度不达标被拒收,就要拉回家二次晾晒、仔细拾掇,来回折腾极为费力。我家离粮站足有四五公里远,山路崎岖,肩挑车推都极为不便,大姐年纪虽小,却早早把这份难处记在心上。她平日里在学校与同学和善相处,得知同学储照梅家离粮站近,便红着脸轻声开口托付,怕给人添麻烦,还时常从家里带些红薯、咸菜作为答谢。

次日天还未亮,鸡还未啼,大姐就摸黑起床,借着微弱的天光赶路,单薄的身影在晨雾中匆匆前行。赶到粮站后,她顾不上擦去额头的薄汗,先抢占一处通风向阳的空地,把粮食整袋倒出,用木耙细细摊开、耙匀,生怕有一处厚薄不均晒不透。晨光渐盛,她便守在粮堆旁,每隔片刻就翻动一次,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滴在粮食上,也顾不上擦拭。遇到夹杂的草籽、碎石,她就蹲下身,一粒粒细心挑拣干净,直到粮食干干爽爽、杂质全无,完全符合收粮标准,顺利交完公粮,才又攥着收粮凭证,匆匆朝着学校跑去。她常常是饿着肚子赶去上课,但从未有过一句抱怨。也正因有大姐倾尽全力帮衬,母亲的肩头才少了许多负担,我和弟妹们,才能心无旁骛地坐在教室里读书,不必为家中生计忧心。

大姐勤劳能干,心灵手巧,乡里乡亲无不夸她是“好做匠儿”。未出嫁时,她就跟着母亲学针线、学农活,样样都做得精巧细致。出嫁后,即便有了自己的小家,也始终

记挂着娘家，一得空就回来帮母亲干活。平日里隔三差五便回娘家看看，扫院、洗衣、做饭，忙前忙后，脚步从未停歇。婆家土地较少，农活节令比娘家稍早，大姐便掐着时节仔细安排，总是先赶完自家的农活，收拾妥当后，再专心回娘家，帮着母亲春播、夏种、秋收，田间地头总有她来回奔波、汗流浹背的身影。

秋日雨天或是冬日农闲时，大姐总会挎着沉甸甸的针线筐箩回娘家，筐箩里装着剪好的布格裤、搓好的麻绳、各色鞋面布，还有棉线和磨得光亮的针锥。她总会拉着我们一个个凑近，用手掌比量脚的大小，轻声叮嘱我们站好别动，拿着剪好的纸样反复比对，生怕尺寸有半分偏差。搓麻绳时，她坐姿端正，手指灵巧地捻动麻线，粗硬的麻线在她手中变得柔顺紧实。纳鞋底更是费功夫，她戴着顶针，一针一线用力穿透厚布，针脚细密匀称，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一针都饱含着心意。

待到腊月二十三小年前后，大姐便抱着一摞叠得方方正正的新鞋回来，一双双摆开，千层底厚实耐磨，鞋面平整挺括，大到父母，小到我们弟妹，全家老少一人一双，尺码合脚，样式周正，从不落下谁。母亲捧着热乎乎的新鞋，看着大姐冻得有些红肿却依旧灵巧的双手，眼眶泛红，逢人便夸自家闺女贴心能干。大姐只是腼腆一笑，转身又去帮母亲收拾年货、料理家务。她不仅为母亲分担了诸多辛劳，也在日复一日的操持中练就了一身本事，她的勤快、贤惠与妥帖，在娘家、婆家，乃至整个村湾，有口皆碑。

大姐的心底，藏着最柔软纯粹的善良。自小受母亲谦和待人、与人为善的言

传身教，她待人始终温和友善，凡事总替他人着想，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愿苛责旁人，一辈子与乡邻和睦相处，从未与谁起过争执、闹过矛盾。

嫁到婆家后，她用包容与真诚，慢慢化解了邻里间积攒多年的隔阂与嫌隙，让往日老死不相往来的几户人家，渐渐放下芥蒂，变得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她敬重公婆、孝顺长辈，纵使婆家生活清苦，偶尔对她些许苛责挑剔，她也总是委曲求全，默默包容，从不计较争辩，一心只想把日子过好，把家人照顾好。

姐夫那时是一名代课教师，薪资微薄且工作繁忙，大姐便把家里的农活、家务全揽在自己身上，从不让姐夫下地操劳，一心支持他教书。她总能合理安排农活，赶在周六前做完所有事，寒暑假也从不让姐夫插手家务，让他安心在家休整备课，让姐夫享受到了比公办教师还要舒心安稳的日子。

大姐的家坐落在河岸边，是乡邻们往来的必经之路。上街买东西的乡亲、下河洗衣的妇人、上坡干农活的村民，路过她家门前，总会进去喝口热茶、聊几句家常，歇个脚、暖个脚。她家的门，永远为旁人敞开着，茶壶里的水总是热的，板凳也永远备得充足。小小的院落里，时常充满欢声笑语。

岁月流转，大姐离开我们已有许多年，可每当村湾里的乡邻提起她，依旧满是不尽的怀念，说不完的念想。她短暂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用勤劳、善良与担当，温暖了家人，感动了乡邻，活在了每一个念着她的人心中。

（石从国，男，现供职于竹山县教师发展中心。）

投桃报李 烟火温情



张涯鑫

上班族的一周,总被琐事与工作填满,裹挟着数不清的琐碎烦扰、偶遇的荒唐人事。我和妻子早早有约,周五忙完手头的活,便安心归家,陪着老人与孩子。哄着孩子洗漱完毕,安安稳稳坐下,和父母细细敲定了周末的行程。家长里短,烟火寻常,件件都是平凡日子里的踏实。等一切家事打理妥当,时针已然指向九点。

终于腾出片刻清闲,两人相视一笑,心底藏着一丝克制不住的雀跃与期待。肚子早已饿得咕咕作响,可这份偷来的独处时光,依旧让人满心欢喜,带着一丝小小的新鲜与热烈。

我们沿着老街慢慢逛,穿过几条纵横的小巷,最终停在老城区车站旁的花甲粉小店。这是我们常来的一家店,不是很起眼,也没有精致的装潢,却满是踏实的烟火气。店面极小,仅能摆开四张木桌。平常都由老板娘一人独自打理,她手脚麻利,

性情温和。我们进店时，恰巧只剩最后一桌空位。

还未等我们开口点餐，老板娘便笑着抬眼，轻声问道：“还是一碗粗粉微辣，一碗细粉不辣吗？”

我们微微一怔，随即相视浅笑。原来寻常的偏爱与习惯，早已被陌生人悄悄记在心里。经年累月的光顾，不用多言，口味喜好早已被妥帖珍藏，这份细碎的熟稔，比刻意的寒暄更动人。我们应声应下，又添了一瓶小酒，点了两份小菜——妻子偏爱入味的水煮花生，我惦念清甜鲜爽的白灼花螺，都是贴合心意的简单滋味。

老板娘是个极细致干净的人，待人温柔，心思周全。店里的花甲、小龙虾、花螺，皆是带壳吃食，她便早早为每一桌客人备好小巧的盛壳盆，整洁又贴心。近来更是添了新的讲究，每一碗粉都用锡纸包裹垫底，隔热又卫生，小小的店铺，处处是用心的细节。我素爱这一碗粉的原汤鲜味，不喜辛辣，偏爱白灼食材的本真清甜；妻子偏爱浓醇有味的口感，无辣不欢，一淡一浓，一甜一辣，恰如我们相伴的日子，互补相宜，温柔妥帖。

夜里食客不少，外卖订单接连不断，老板娘一人忙得脚不沾地。我们静静坐着等候，不曾催促半分。来时的路上，妻子瞥见街边老农摆摊，售卖刚上市的本地血桃，红彤彤的果肉裹着新鲜水汽，是初夏独有的鲜甜。想着等待的时辰尚久，她便出门走了一里多路买了三斤，想尝一尝时令鲜味。我腹中饥饿难耐，老板娘见状，贴心告知水龙头位置，我洗净两个桃子先行垫腹，清甜多汁的果肉入喉，燥热与饥饿瞬间消散。

不多时，热食悉数上桌。滚烫的花甲粉冒着袅袅热气，鲜香扑面而来，花生入味绵长，花螺鲜嫩弹牙。我拧开白酒，为妻子和自己各斟一杯。两人低头快速吃了几口热食打底，暖胃暖心，而后不约而同地端起酒杯，轻声碰杯。一句轻快的“干杯”，一句时髦的“Cheers”，消解了一周所有的疲惫与糟心。

妻子点开一部轻松的爱情喜剧，小店暖灯摇曳，烟火氤氲。我们就着晚风与热食，浅酌慢饮，一边看剧闲谈，一边细数一周的点滴。那些工作里的荒唐人事、生活中的琐碎烦忧，都在美食、美酒与身边人的温柔陪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的，不值一提。没有轰轰烈烈的仪式感，只有寻常夫妻最安稳的松弛与惬意。

电影落幕，桌上饭菜也几近光盘，腹满心宽，身心皆是舒展的松弛。起身离席前，我们在店内洗净双手，妻子结账时，老板娘执意送上一人一瓶蜂蜜柚子茶，温温润润，最是解酒后干涩，贴心又温暖。妻子几番推脱无果，转头便从袋里挑了两个饱满通红的血桃，悄悄塞给老板娘，算作回礼。

走出小店，夜色温柔，晚风习习。我笑着和妻子说，这便是最生动的“投桃报李”啊。我细细和她讲了这句古语的典故，讲这份善意互换的温柔。她听得认真，末了眉眼弯弯，轻轻笑道：“你真是个有趣的人。”

归家之后，我们早早安歇。虽然次日是周六，清晨我依旧要早起加班，妻子也要按时上班，可这一夜的睡眠，格外安稳踏实。一觉天明，满心澄澈，奔赴新的朝夕。

（张涯鑫，男，现供职于中共竹山县委宣传部。）

我的教书生涯



雨
林

转眼已过天命之年,脑海中时常浮现出初为人师的种种情景,那些细碎的片段,不时还会走进我的梦中,温柔了岁月,也沉淀了回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从竹山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家乡的中学任教,上场就身兼三职——初一年级数学老师、班主任,还有校团委书记。虽说仅仅离开母校三年,周遭的一切虽依旧熟悉,可我刚踏出校门便径直走上讲台,年纪也只会比所教的学生大五六岁,心底难免生出几分惶恐。但这份忐忑并未持续太久,我很快调整心态、转变身份,稳稳地进入了教师这个角色。

那时正值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关键时期,整个家乡乃至周边的县区都还比较贫穷,我的月工资也只有206元。不少学生因为家境贫困、家长观念落后等种种原因,常常会萌生辍学的念头,时不时就有学生不来上学。为了顺利通过“普九”达标

检查,老师们身上都扛着巩固就学率、提升升学率的重任。为了把辍学的学生劝回校园,我们常常利用周末的时间,奔波在家访的路上。到了后来,学校更是按年级、按区域,统一组织教师开展家访,力争把每一个辍学在家的学生都找回来、劝返校。

每个周六,我都会和同事们骑着自行车出发——在那个年代,自行车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全镇上下,只有镇政府有一台吉普车,摩托车的数量也不超过20辆,除了财政、税务、供电等为数不多的单位配有少量摩托车,就只有当时少数的万元户,才能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摩托车。我们沿着未硬化的沙石公路前行,遇上上坡路段,只能下车推着自行车艰难挪动;有时还要走“三棱路”——那是三轮车驶过之后,在路面上留下的三道深深的车沟,棱面和沟底都十分狭窄,从棱面上走,极易滑倒在沟里;从沟底走,车轮又容易被卡住,对骑车人的方向把控是极大的考验,稍不留神就会摔跤。

我们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每到每一个学生家,就和学生、家长促膝长谈,耐心地开导家长,让他们把眼光放长远些,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耽误了孩子的一生;也真诚地鼓励学生,希望他们能克服当下的艰辛,好好读书,靠着知识跳出农门、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些原本因为家境贫寒而萌生退意的学生,在我们和家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下,大多重新回到了校园;即便有极个别去意已决的学生,我们也没有轻易放弃,一遍又一遍地做着思想工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挽留。

那些年,我们骑着自行车家访的足迹,遍布了家乡的各个角落——走过了何家

湾、赵家坡、陈家铺,抵达了临近白玉垭林场的天桥、杨家坝,也翻山越岭,走到了丫脚山下的舒家湾。如今回想起来,那段家访的日子,固然辛苦疲惫,却也无比充实。我们在奔波中,拉近了与学生、家长之间的距离,加深了彼此的感情,也圆满完成了“普九”赋予我们的重任。

几年前,父亲执意要回乡下养老,此后每个周末,我都会回去看望他,陪他吃一顿家常饭,聊一聊家常事。回老家的路,要经过潘口电站的坝下,每次驾车驶过,透过车窗望见巍峨的大坝、清澈的河水,当年带着学生在坝下野炊的情形,便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还记得那是阳春四月,天气暖意融融,草长莺飞,正是学生们最向往远行出游的时节。我们也想着,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美好,便让班委会牵头,组织学生开展春游野炊活动。消息一传出,学生们都格外兴奋,很多人自告奋勇,提前准备好野炊所需的食材。选址也是一门学问——路途太近,大家会觉得没有新意;太远了,学生们又难以承受,毕竟来回都没有交通工具,老师们虽能骑车,可学生们只能靠步行,有的还要背着柴米油盐、盆锅碗勺,一路奔波太过辛苦。

反复斟酌后,我们把春游野炊的地点,选在了潘口大坝下的那片平坦沙滩上——距离不远不近,学生们步行两个多小时就能到达,而且周边草木繁茂,也便于就近捡拾柴火。从学校出发,我们先走过一段蜿蜒的小路,再沿着如今的G346国道前行,没多久便抵达了目的地。一到沙滩,学生们就按照班委会提前安排的分组,各司其职、忙碌起来:拾柴的、砌灶的、生火的、洗

菜的、淘米的,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沙滩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春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驱散了些许疲惫。等到饭菜做好,大家便席地而坐,围在一起,一边品尝着自己亲手做的劳动成果,一边畅谈心事、分享喜悦,脸上都洋溢着纯粹又灿烂的笑容。饭后,大家或是随意闲谈,或是合影留念,热闹了许久,才慢慢收拾好东西,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踏上了返程的归途。

偶尔想起这件事,总会心生感慨:如果是现在,再组织这样的野炊活动,不仅要承担学生的安全风险,还要考虑生态污染的问题。即便这样的活动依旧会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学校和老师们也一定会慎之又慎、再三考量。当年我们野炊的那片平坦沙滩,如今早已被筑起的大坝、建起的电

站淹没,再也寻不到旧时的模样,但那条奔腾浩荡的堵河,见证了那个年代里,一群少年最纯粹的欢乐,也珍藏着我们师生之间最温暖的回忆。

如今,每当听到有人轻声叫我“老师”,我便知道,那一定是我的学生。一句简单的称呼,却能让我心头涌起一阵暖意,倍感亲切。虽说我这一生,没有桃李满天下的荣光,但这四年的教书生涯,却是我踏入社会后走过的第一段路。这段路,无论平坦还是坎坷,无论充满成功还是伴着遗憾,都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最难忘的回忆,值得我用一生去回味、去珍藏。

(雨林,男,原名熊霖,现供职于竹山县政协办公室。)

我的教育叙事

◆
刘用波

在多年从教生涯里,我遇见过不少调皮厌学、屡屡逃课的学困生,也接触过不少懂事自律、品学兼优的模范生,而小菲却是最让我印象深刻、也最让我揪心的一个“特殊孩子”。他是班级里公认的“学霸苗子”,课堂上眼神专注、思维敏捷,次次考试稳居年级前列,数学更是遥遥领先,任课老师无不夸赞他天资聪颖、学习悟性极高。可褪去优等生的光环,私下里的小菲却始终行走在犯错的边缘,大错偶犯、小错不断,纪律观念淡薄,规矩意识缺失,看似乖巧懂事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容易盲从、缺乏定力、不懂是非敬畏的心。我一直深知,成绩从来不是衡量一个学生成长的唯一标尺,品行端正、三观正确、知行合一,才是孩子一生行稳致远的根本,而小菲的教育引导,注定是一场需要耐心守候、用心纠偏、温柔重塑的成长“救赎”。

初识小菲,让我对他满心欢喜。刚入班时,他

入学测评成绩亮眼,入学适应阶段学习态度端正,作业工整细致,课堂回答问题条理清晰。我一度以为,这个孩子无需过多操心,只需抓好学业便能稳步成长。可相处不到半个学期,我便渐渐发现了他的另一面:早读偷偷和同学交头接耳,课间随意乱丢班级卫生工具,宿舍内务从不认真整理,多次被宿管老师点名批评;班级规章制度他心知肚明,却总是心存侥幸、屡屡触犯,觉得只要学习成绩好,些许小毛病无关紧要,老师不会严厉责罚,同学也不会过多计较。每次犯错后,我都找他谈心教育,他态度都极好,低头认错、言辞恳切,满口保证下次绝不再犯,可转头就把承诺抛之脑后,依旧我行我素、屡教不改。起初我只当是孩子年少贪玩、心性不定,想着慢慢引导、反复提醒,久而久之便能自觉改正,却没料到,长期对小错的纵容与漠视,终究让小菲一步步迷失自我,在他人的不良怂恿下,接连触碰原则底线,犯下了不容忽视的严重过错。

第一次让我警醒的风波,发生在秋冬换季的宿舍生活之中。学校宿舍实行封闭式管理,孩子们朝夕相处,本应互帮互助、和睦友爱,守护彼此的财物与隐私,恪守相处的底线与规矩。可那段时间,班级几名男生痴迷足球,一双新款品牌足球鞋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小菲看着同学拥有新潮球鞋,心里暗自羡慕嫉妒,却又不愿和父母沟通诉求,抱着侥幸心理,趁舍友课间外出洗漱、宿舍无人之际,偷偷拿走了舍友放在床头的新款足球鞋,藏在自己储物柜深处。没过多久,舍友发现球鞋不见,焦急万分,四处寻找无果后,第一时间告知了宿管老师。宿管老师排查宿舍物品、调取宿舍

楼道简易监控后,很快就锁定了小菲。接到宿管电话的那一刻,我心里格外震惊,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成绩拔尖的优等生,会做出偷窃同学财物、侵占他人物品的错事。我立刻赶到宿舍,单独和小菲沟通谈话,没有当众呵斥指责,没有严厉批评谩骂,只是平静地询问事情原委,耐心引导他说出实话。面对我的温和询问,小菲起初眼神躲闪、神色慌张,低头沉默许久,最终忍不住红了眼眶,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哽咽着说,自己一时羡慕心作祟,一时糊涂做错事,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心里也十分愧疚,却又不敢主动归还,害怕被同学指责、被老师批评。看着眼前泪流满面、满心懊悔的孩子,我没有一味追责,而是先安抚他的情绪,让他明白,学习成绩再好,也抵不过做人的底线;分数再高,也不如品行贵重。我带着他主动向舍友诚恳道歉,归还球鞋、赔礼和解,让他直面自己的过错,承担应有的责任。事后我和他深入谈心,告诉他羡慕可以化作努力的动力,却不能成为犯错的借口,任何人都不能随意侵占他人财物,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良知与规矩。小菲全程认真倾听,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郑重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盲从他人,坚守做人底线,绝不触碰原则红线。我本以为,经过这次深刻教训,小菲能够彻底醒悟,知错改错,守住本心,可我没想到,时隔不久,他重蹈覆辙,犯下了更为严重的过错。

第二次重大犯错事件,远比偷拿球鞋更为严重,也更让我深感痛心。随着课余生活越来越丰富,班里不少同学拥有平板电脑,用来查阅学习资料、课余放松娱乐,小菲看在眼里、羡慕在心,一心也想拥有一

台属于自己的平板电脑。他多次心生念头,却知道父母定然不会同意给他购买奢侈品电子产品,多次纠结之后,再次被身边不良玩伴怂恿鼓动。几个同学告诉他,家里父母存钱很多,悄悄拿一点现金根本不会发现,先买了平板享受再说,不用太过顾虑。耳根子软、缺乏主见的小菲,再一次迷失在攀比之心和他人怂恿之中,彻底抛开规矩与敬畏,趁父母外出务工、家中无人之际,偷偷从家里存放现金的抽屉里拿走了整整三千元,悄悄线下实体店全款购买了一直心仪已久的平板电脑,整日藏在书包里,上课偷偷把玩,下课沉迷娱乐,心思彻底不在学习之上。

那段时间,我明显察觉到小菲的变化: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眼神飘忽不定,作业敷衍潦草,考试做题粗心大意,往日优异的成绩出现明显下滑。我察觉异常后及时找他了解情况,起初小菲刻意隐瞒、百般遮掩,不肯说实话,神色总是慌张躲闪。与此同时,小菲父母发现家中现金少了三千元,四处寻找不见,询问家人无果后,焦急万分,急忙联系我求助,希望我帮忙在校核实情况。一边是家长的焦急焦虑,一边是学生的刻意隐瞒,我瞬间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开启细致耐心的沟通引导工作。我没有在班级公开盘问,没有给孩子施加过大压力,而是把小菲带到办公室,关上房门,心平气和地和他聊生活、聊家庭、聊父母的辛苦付出,聊成长路上的取舍与对错。我告诉他,父母赚钱养家不容易,每一分钱都是血汗所得,做人可以有喜好,但不能有贪念;可以有追求,但不能走歪路,隐瞒和欺骗只会错上加错,勇敢认错、及时回头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我的耐心开导和真诚感化之下,小菲终于卸下心理防备,放声大哭,如实交代了自己偷拿家里三千元现金、私自购买平板电脑的全部经过。他哭着说自己不该攀比虚荣,不该听信同学怂恿,不该辜负父母养育之恩,更不该辜负我的教育与信任,一时糊涂犯下大错,如今满心愧疚,后悔不已。看着孩子痛哭流涕、真心悔过的模样,我没有过多苛责,第一时间联系小菲父母,如实沟通全部情况,耐心安抚家长情绪,建议家长不要打骂体罚孩子,以教育引导为主,携手做好孩子的思想矫正工作。随后,我带着小菲主动和父母认错检讨,一起沟通协商,将刚购买的平板电脑办理退货退款,挽回经济损失。整个过程中,小菲全程参与、全程反思,真切体会到自己行为给父母带来的伤害,给家庭带来的困扰,也深刻明白自己盲从他人、爱慕虚荣、无视规矩的严重后果。

小菲同学接连发生两件错事,让我彻底明白,优等生的成长短板,往往不在于智商与学业,而在于三观塑造、规矩意识、是非辨别和心理定力。很多成绩优异的孩子,从小被家人过度关注学业,忽视品行教育,只要学习好,小错就被包容,缺点就被忽视,久而久之,孩子便形成“成绩万能”的错误认知,觉得只要分数高,犯错就无所谓,有人怂恿就跟风,心生欲望就越界,毫无自律之心,更无敬畏之意。针对小菲的情况,我没有简单批评完事,也没有放任不管、顺其自然,而是开启了长期的个性化教育引导。日常学习中,我依旧肯定他的学习天赋,表扬他的学业进步,保护的学习积极性,让他知道优秀值得被认可;生活中,我时刻紧盯他的言行举止,小事上严格要

求,细节上耐心提醒,教会他明辨是非、学会拒绝,不盲从他人、不心生贪念,守住做人底线。同时,我也多次和小菲父母深度沟通,建议家庭教育摒弃“重成绩、轻品行”的误区,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和品德养成,多陪伴孩子沟通交流,正确引导孩子面对攀比与诱惑,家校携手,同向发力,共同矫正孩子的不良习性。

如今,经过长期的悉心引导和自我整改,小菲早已彻底褪去浮躁,改正了自身过错,改掉了大错小错不断的坏毛病。平日里遵守校纪校规,服从班级管理,宿舍团结同学、和睦相处,不再盲从他人怂恿,面对诱惑能够主动拒绝,心中有规矩、做事有分寸;学习上依旧保持优异成绩,品行上更是稳步成长,踏实懂事、懂得感恩,知错能改、严于律己,真正实现了学业与品行双向成

长、同步进步。

教育从来不是只育分数,更要育心、育人、育德。每个孩子的成长路上,都难免会有迷途之时,哪怕是人人艳羡的优等生,也会有心性跑偏、犯错失度的时刻。作为教育者,我们既要守护孩子的学习天赋,更要守住孩子的品行底色,不偏爱优等生的光环,不忽视后进生的短板,以耐心静待成长,以温柔化解叛逆,以规矩校正迷途,以爱心滋养本心。唯有如此,才能帮每一个犯错的孩子及时回头,扶每一个成长的孩子稳步前行,让所有孩子不仅能拥有优异的成绩,更能拥有端正的品行、正确的三观,向阳而生,行稳致远。

(刘用波,女,现供职于竹山县第二实验小学。)

如果有来生 (组诗)

◆ 刘雨歌

【桃源里】
如果有来生（组诗）

春天里

有人说，春天适合思念
我说，春天更适合见面
春风穿过方寸间
思念刚好卡在心田
明明才隔一季
却像过了好多年
生命里总有些遇见
惊艳了流年
也总有些措手不及
潦草得让人心酸
其实，一生很长也很短
短到来不及将誓言兑现
你却在梦里走远
后来，风再暖，花再艳

都不及初见时那惊鸿一面
纵使春季好看万般
也相隔无边
春日赴山河,尽赏百花艳
今天,在悦兮
愿你岁岁安然,四季常欢

油菜花

春风一喊,你便醒了
在整个田野上
铺满金黄的被褥

你不与桃李争艳
只向着阳光,轻轻笑
把心事,开成一片坦荡的暖

风来时,你轻轻摇晃
像是在说:人间值得
所有平凡的日子
都可以灿烂

你站在田埂边
等我路过,等我触摸
轻轻抚慰
你那漫山遍野的温柔

如果有来生

如果有来生
愿作江南一枝梅
不惹尘嚣,不恋芳菲
只在你途经的巷陌静开
晨霜染我衣,晚风拂我袂
等你踏雪而来,折香入怀

如果有来生
愿化檐前一抹白
不随流水,不逐尘埃
只映你窗前的灯影徘徊
冷月照我骨,暗香沁我脉
等你推门轻唤,鬓边簪梅
如果有来生
愿守岁月一寸青苔
不言离索,不语伤怀
只记你掌心的温度还在
梅开又梅落,春去又春回
你若回眸,我便盛开

假如我坐着火车来见你

假如我坐着火车来看你
带着装满车厢的星星和晨曦
穿过山河,跨过四季
只为把余生,轻轻递给你

路过陌生的城市烟火
每盏灯
都像你曾经说过的轮廓
行李装着未说尽的嘱托
等待见面时
化作拥抱的灼热

假如我坐着火车来看你
带着沿途的风和心跳的频率
掠过风雨,穿过拥挤
只为在你眼底,停泊成潮汐

假如车门打开的瞬间
你笑着朝我挥手的画面

原来所有漫长的颠沛
都只为这一句“终于等到你”

今晚我住在道观

你是我的道观，也是尘网
是道经，也是情障
我怀着清修的痴妄
在你眉上
叩首，也轻狂

你是我的神坛，也是软帐
是清规，也是痴想
我带着素心的滚烫
在你肩旁
焚香，也焚肠

你是我的云阶，也是情壤
是玄月，也是热浪
我揣着出尘的贪妄
在你心上
得道，也沦陷

先生，我想你了

先生，我想你了！
樱桃灼红，晚风漫染温柔
初夏清欢，漫上我心头
唯独对你，思念依旧

你曾许诺，让我静静守候
候晚风悠悠，候蝉鸣浅奏
候天边流云
奔赴旧日的温柔

先生，我想你了
满腹情话，迟迟未曾开口
人间安稳，烟火温柔
旧日街巷，早已换尽风流

往昔故人往事
缓缓酿成美酒
只剩点点回忆
在心底悄悄停留
万般相思入骨，
最是惹人烦忧

我贪恋这人间，晚风依旧
满腔缱绻心事
偏偏难以诉愁
它将深情封存，回眸
几分怅惘，几分温柔

岁月轻叹，叹我岁岁相守
一念深情，一生难休

樱桃落尽，晚风入喉
又一季春风，悄然溜走
我将满树嫣红
赠与枝头雀鸟停留
蓦然回首
原来你我
皆是执念过往的
痴人依旧

（刘雨歌，女，竹山人，现居十堰。）

春色三叠

◆ 笑泥土

竹山春

门前雪消，窗外梅尽，东风温软落雨轻。杨柳堆絮千层雪，桃李放花万里云。草色岸边绿，苔痕石上青。遥岑远岫望眼广，岭树重遮鸟声近，日晴山风朗，月照松林静。惊雷一夜春雨来，卧听新笋破土声。

水浪声声，竹涛阵阵，一溪碧流绕山城。青峰如黛花如簇，醉红深处有芳径。青荇招摇碧，鱼游河底清。涓涓清流大山来，水泊串珠天光倾。淼淼湖面阔，茫茫翠野晴。一河碧水一河银，满山翠竹满山金。

牡丹花

花开正是三春暖，趁晴舒烂漫。国色涵朝露，天香耐夜寒。二十四枝深浅色，玉作

肌肤罗作衫。嫩蕊包金粉，重葩结玉兰，微风枝香梦酣。灼灼百朵红，淡淡几支白，丛丛绿黄最爱看。莫道牡丹花开晚，一春风流已独占。

洛阳美人难成眠，早把绣帘掀。比花中之王，梅菊太浅淡。黄昏枝上独繁华，留得孤寂一枕寒。春尽莺声软，满城花色暗，风雨一夜树上残。绝艳再难逢，红云香影散，桃李更觉效颦难。记得春园韶光短，人生得意莫贪欢。

春满太阳坡

春风轻裁，
一抹草细柳软，
春雨滋润，
满眼绿水青山，
晨曦穿林漫过，
将寒意融作清暖。
一池春水碧于天，
云影渔帆，

一湖月光软如银，
潺湲潋滟，
过往随波渐远，
把尘嚣洗成湛蓝。
春意香若茶茗，
浅酌一盏，
人间叶茂花繁，
大地铺陈锦绣，
在心底漾起微澜，
春色柔美如画，
风暖、水暖、心亦暖。
日中劳作，
月下垂钓，
一壶老酒，
对湖光山色，
人与自然共清欢。

（笑泥土，男，原名李金发，湖北应城人，
现居北京。）

陈欣荣诗词选

◆ 陈欣荣

寒露逢晴

云开雨霁碧空清，露重寒浓晓色明。
菊瓣侵霜香更远，枫光映日彩偏赢。
登高欲赋烟霞接，对景还思鸥鹭横。
莫道秋深无暖意，阳和犹可慰平生。

砚台凝露

夜气侵书砚水怜，露华聚湿敛松烟。
毫挥已觉秋襟薄，墨泼犹疑玉溜涟。
竹影摇窗移点滴，苔纹沁石锁婵娟。
帙成未恐姮娥妒，且抱孤光共岁年。

过鲁班峡

负重之身汗浸盈，鲁班峡内暂休行。
猴攀绝壁千峰啸，鼠跃危崖百鸟惊。

百里河声喧旧梦，六年足迹寄深情。
回眸曲径花枝灿，曾伴华年风雨程。

严亲诞辰百年祭

绛帐蒙尘岁已茫，青衫瘦体立斜阳。
三更批阅灯摇焰，半亩耕耘鬓覆霜。
病骨辞工归梓里，残躯执笔记沧桑。
百年遥祭情思远，唯见春深竹影长。

重登黄鹤楼

楚水奔流岁月长，重登楼阁鬓添霜。
云浮天地吴山小，浪锁荆襄蜀道荒。
仙迹已随黄鹤杳，客怀犹对碧波凉。
凭栏莫问兴亡事，目送孤鸿下夕阳。

深秋感兴

霜枫赤染千山秀，露菊黄摇三径幽。
云鹤排空书锦字，风松振壑奏清讴。
莫嗟岁晚芳华尽，且喜仓盈嘉谷收。
气爽秋高堪骋目，何须宋玉赋悲愁。

修心

除痴止躁好勤耕，义淡情疏志自明。
静对幽篁千嶂秀，闲观曲岸五峰清。
心诚地阔云堪渡，性善风柔月正盈。
绘画鸣琴通妙意，神交万象百修生。

登飞云山

曦光暮霭映山崇，鹤唳清霄入碧空。
雾锁层峦千叠翠，霞披绝顶万重红。
吟诗倚石谋松韵，把酒临风醉竹丛。
鄂陕云峰奇秀拔，秦巴气象展神工。

梅花赋

几度东风绽冷芳，斜晖抹就一红妆。
含羞蕾蕴三生愿，傲骨枝横九叠霜。
俏立云崖香铸月，笑融雪霰魄凝光。
纵然零落春泥里，犹化清魂护众芳。

一蓑嫩雨润春田

布谷频催垄上鞭，一蓑嫩雨润春田。
铁犁铲碎清晨霭，草火轻燃薄暮烟。
豆点南山云做伴，瓜生北架蔓为缘。
忽惊蛙鼓秧针绿，闲数藤花叠影偏。

红月季

朱颜叠锦映晴阳，翠帔垂云蕊蕊黄。
萼艳流香承玉露，枝高散彩傲星霜。
刺芒暗结风前约，花信频催月下芳。
莫道荣华随岁改，天公特许甲荧煌。

春茶

群峰映日沐清光，枝杪吟风浥露凉。
碧绿纤芽浮翠霭，青黄嫩叶蕴幽芳。
泉烹玉盏春痕淡，手捧冰瓯气韵长。
涤尽尘心消俗念，闲看云岫是康庄。

春满茶山

青嶂千重弥翠烟，云揉露浥润清鲜。
尖枪密竖风梳雨，篾篓新收乐助肩。
雾里村姑分绿影，林边竹舍煮春泉。
欲邀陆羽同堂品，却恐灵芽羞侍仙。

（陈欣荣，男，竹山县诗词楹联学会会长，现居得胜镇大桥村。）

《一方乡愁》品读选辑

编者按:4月25日,由县文联组织的胡光凯散文集《一方乡愁》阅读分享会,在秀美的上庸镇桃子湾村举行。活动现场,十数名文学爱好者围绕《一方乡愁》,畅谈了各自的读后感。此次活动后,陆续收到数篇该书评论。现将相关文章集中刊出,以资纪念。

作者自语

胡光凯

还是懵懂少年的时候,我就痴迷于写作。当时多是报告文学,初次写作就被各大报刊垂青,并在全国报告文学大奖赛中获奖,后来的作品也屡屡被国内外知名报刊转载。各大报刊稿费丰厚,有的甚至达到千字千元。家里兄弟姐妹多,那个时候的写作着实补贴了家用。这让我写得更为起劲儿,几个有名的杂志社约稿不断,想把我培养成一个作家,

但我只想把写作当成一种爱好。也有单位想把我调到市里,但我舍不得农村,选择了依然留在县里。于是,我就进了城。成为在政府大院工作的一员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不再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几年后,我又拿起了创作的笔。这以后,写的是散文。

关于写作,我是一个散漫之人,我的写作没有计划、没有任务、没有压力,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散文、随笔、诗歌,尽兴而为。所以只是自娱自乐,记录人生、记录社会、记录自己,记录我的喜怒哀乐、记录我的爱恨情愁。当然,写得最多的还是我的故乡——桃子湾村。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地方,她是我的生命底片,是我的创作源泉和根据地。我在这块根据地里不断耕耘,不断拓展。除了桃村,我生活的县城以及我爱去的竹山其他地方,都是我写作的对象。

我的拙文经常混迹于QQ空间、微信朋友圈、视频号、美篇等网络平台,因为都是真情之作,常常受到认识不认识的网友的关注和错爱。一段时间没有文章更新,就会被网友和熟人催问。于是,我便在本人自觉和他人“逼迫”的交替状态下,保持着创作的激情。这样过了很多年,不知不觉就陆续写下了近三十万字的散文。于是,就有不少朋友催着我出书,他们说“看我的文章不用再东找西找”。说得多了,我竟动了心,遂有了这本《一方乡愁》。

书籍的出版很艰难,其中过程自不必说。但我要感谢所有在我创作过程中给予鼓励和支持的家人和朋友们,因为有你们,我更有前进的动力。

这本书大致分为“生在竹山”“醉美桃村”“桃村人事”“人生驿站”“乡约桃源”“时

光叙事”六部分。基本是以写桃村为主,再加上一些零散的文章。在这里,我不再给大家讲太多的“分辑构成”和内容简介,只想单纯地告诉大家,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某一个阶段内我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以及作为一个借住在小县城里的农村人对自己故乡的“情怀”。

时光一轮人一岁,不知不觉间,自己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将稿子投递到邮筒后,然后天天期待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送样报样刊的青涩少年。人过“知天命”,常思以往常感慨。时光催人老,犹如身边人的来来往往,带给我们的快乐和忧伤,总让人措手不及。现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似乎变得越来越边缘化。村庄在直线缩减,城市在无限膨胀,作为我们这些依旧还徘徊在城乡之间的人究竟该以何种态度应对?多年后,是否还能认清回乡的路?多少的爱与痛,总会让我们泪流满面,又无法割舍和避免,我们的情感和乡愁要在哪里才能得到理解和抚慰?

因此,留住一方乡愁,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我不期待朋友们读后的赞誉之声,我只希望这本书能带给像我一样穿梭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一些精神慰藉。

忐忑着,我把我的文字交给你们,我的认识和不认识的读者。

请批评,请指正。

(胡光凯,男,现供职于竹山县水利工程施工移民服务中心。)

为故乡立传 为心灵寻根

王素冰

近年来,堵河岸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山村——桃子湾,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声名远播。这是因为村子里出了一位胡姓后生,凭着对故乡的一往深情,一次次用生花妙笔描绘着这里的乡村场景,讲述着一个平凡而又动人的乡土故事。今天,这组散发着泥土味的文字正式结集出版,恰如书名,这是光凯同志的“一方乡愁”,也是桃子湾的乡村文献,更是外出赤子献给故乡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因工作关系,我曾数次前往桃子湾采风,真切感受过它的淳朴宁静之美,由是生出“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情感。一次插秧时节,我们在晨光中自上而下,大山臂弯里已满目葱茏,灌满水的稻田,如一弯弯明汪汪的镜子,点缀着几许黑点,那是劳动中的人和牛。村中多柿子树,入秋后黑干金果,立在黄泥老屋的院坝里,成为大巴山秋天的书签。

乡村并不总是这么美。明清以来,堵河流域一直是三省交会、五方杂处之地,各方流民蚁聚山林,结草为记,架木为庐,这是先民们的原生态。不只贫穷,更有战火与硝烟。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征战过,王聪儿领导的白莲教义军征战过,中原突围的新四军征战过。如今硝烟散去,从先辈们汗水与鲜血洒落的土地上生出一株株艳红的桃花,唤醒了田野。山村回归原本宁静,土地山林、村舍牛羊成为乡村符号,生老死别、婚丧嫁娶演绎着大地的故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上一辈人的生活方式,更多年轻人走出山村,走向广阔的世界,去开创属于时代的崭新篇章,但他们的心却时刻与乡村血肉相连。

光凯同志正是从乡村走出去的大地之子。对故乡,他几乎有着宗教般的虔诚。

他以农家子弟为骄傲,有着山一样的质朴、坦荡、豪迈。说起桃子湾,总是两眼放光,如数家珍。他在许多工作岗位历练过,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能凭着农家子弟的勤劳智慧干得出色。尽管离开了农村,但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逢年过节,他总要回村子里度过,与乡亲一起劳作、宴聚、拉家常,支持家乡建设,情系家乡发展。《一方乡愁》正是他对故土的回望与礼赞。全书百分之九十的篇幅都在写桃子湾,无论是他乡遇故交,还是村中过大年,无论是油菜花开、夏日荷塘,还是柿子红了、雪中漫步,都写的别有情致。父母双亲,婶娘,兄弟,发小,外出的侄子,创业的外甥,大姐的玉米地,父亲的百合花……这组写亲人们寻常生活的文字,颇显赤子情怀,真切动人。文中所写斗富山、九女峰、金花小姐等部分篇章,是对小村历史人文的整理发掘,而对火塘、旱烟、农具的书写,则尽显乡土意趣与怀旧情结。

美国著名作家福克纳说,我的故乡只是地图上邮票大的地方,可是我恐怕一辈子也写不完。我们每个人都有邮票大个的故乡,那是我们的取之不尽、永不枯竭的精神原乡,是我们灵魂深处的桃花源。我们要用手中的笔为故乡立传,为心灵寻根,如光凯同志一样回归乡村,情系故土,用饱蘸真情的笔,写出我们的乡愁,写出无愧故乡的好作品。

(王素冰,男,现供职于竹山县文联。)

浓得化不开的乡情

华赋桂

还是在胡光凯十八岁的少年时代,我

有幸读到《光明日报》征文全国二等奖的《深河“野人之谜”》，我感叹这少年的文笔功夫生动好生了得，便对他刮目相看。直到现在又仔细拜读了他的散文集《一方乡愁》，得以一窥全豹。我不禁拍岸叫绝，这简直是沈从文对湘西的重现，那意境那风味直追沈从文的风格。

胡光凯这人我熟悉，工作上那叫大胆心细，大刀阔斧，魄力十足。他在宣传岗位干了十多年，先是在乡下任宣传干事兼文化站长，后又调任宣传部任新闻科长，是把搞新闻工作的好手，又调任城建局书记，县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可以这么说，他走到哪里就能让哪里工作平添新局。现在已年届半百了，又偷偷干起老本行——文学来，为给自己半生爱好作个交待，出版了这部散文集，成为同行中的翘楚。

我抱病一字一句地认真看了两遍，深深为之折服。散文集我每年读过不少，然而对于这本书我要说：这是竹山这几年来出的一个精品！

他的文笔自然是一贯的深情婉约，空灵秀美，体现出一个字——真。天真率真，本真纯真，文如其人。

他没有文人气，没有半分虚假矫揉造作气，没有无病呻吟的文人酸腐味。他对故园的爱充满了纯净的情感，无论是十堰还是竹山的山水，还是桃子湾原乡的风花雪月都是一如既往地朴拙而挚爱。

他笔下桃子湾的春色秋韵、夏风冬雪都是那么真实而美好，其中的乡情亲情更是透人心扉。他的文章就是一幅幅风景画，风景画中有风俗画，也有风情画。老父亲老母亲婶母老俵乃至后生，那饱经风雨、历尽沧桑的面容乃至闯荡江湖外乡创业的

健美身影，都烙印在读者心里。

每个人的一生都受原乡的影响，心中都藏着故乡的相貌，光凯亦然。他心中还生活着故乡人的朴实坚韧，乐观幽默。这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仿佛胎记一样伴随终生。

他写道“春天是从桃花湾开始漫延到四周”“老家的诱惑在春雨，雨丝洒在脸上，有着清新，有着欢喜。”“老家的诱惑在随处可见的小鸟鸣叫”“老家的四月天，稻田一片一片地舒展开来，有了一行一行的绿，乡亲们正挥舞着牛鞭，在空寂的田野里驱赶着四季轮回。”……

无论过年，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老家都少不了光凯的身影。无论是少年还是中年，他的热情都是一如既往，他都要用乡间醉人的老酒与乡亲共醉。

“今晚的月亮像火烧馍也像月饼，高高挂在空中，武汉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我刚闻到的酒香真香，好似桃村老酒。”这夸张的描写真是神来之笔！

听雨的场景更是妙绝，老父亲怕影响儿子听雨，轻轻地在灶前添火，母亲则轻手轻脚地在灶台炒菜做饭，又轻手轻脚地推开房门，轻声叫他起床吃饭。全家围坐在火塘边，听老父亲给邻居调节矛盾，化解纠纷。

紫藤花是美得有些奇妙，母亲爬上几米高的紫藤架采紫藤花，父亲八十多高龄还上去为儿子摘花却掉到树下受伤。这田园牧歌中藏着无尽的人之情和无奈的生存挣扎之声。令人无限哀愁，令人无限悲叹。一幅生动的风景画掩着一幅幅哀婉动人的悲心。这乡愁是百般滋味千般哀愁，供人玩味品尝。

（华赋桂，男，现为竹山县文联退休干部。）

那湾那人那书

唐泽斌

我和胡光凯是同乡。落笔之前,我反复问自己:这世间,究竟是怎样的水土,才能养出那样情深似海的人?又是怎样的人,才能写得出那样直抵人心的书?思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是桃子湾孕育了胡光凯,是他写出了这本让人掩卷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的《一方乡愁》。

一个有灵气的村湾

桃子湾是有灵气的。它背靠豆腐山,面向堵河,左有大泉山,右有西沟岭,两山之间形成了一个自然村湾。

相传,祖师爷从秦岭终南山过来选道场。第一站落在官渡武陵峡的一座大山,因山作驴声叫,祖师爷弃山而去,封该山为驴头山;第二站来到松树岭旁的一片黄土湾,驻足选址,于是便有了“踏步湾”的地名;第三站,祖师爷登上桃子湾后面的一座高山,在山上修行数年,因该山像刚刚出包的豆腐,偶有颤动,祖师爷封此山为豆腐山;数年后,祖师爷离开此地,选定武当山作为他布道修行的圣地。

传说自然在民间。一个地方,能世代代、口口相传它的典故,说明它本身就是一块福地。难得的是,祖师爷虽然没有留下来,但他驻足过的山川田野,却被悄悄注入了某种灵气。

桃子湾的灵气是实实在在的。大集体时代,桃子湾是队队有余粮,户户有饭吃,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大队。大队书记柴付山,是郧阳地委表彰的优秀大队书记。农民通讯员陈明金,写的通讯报道多次获奖,

他创作的剧本《罗盘记》,在八十年代初选为郧阳地区文艺汇演的剧目。村里一位姓胡的青年,七十年代末因文笔出色,直接被招录为竹山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改革开放后,不足百户的桃子湾,竟涌现出以柴元军、袁慎勇、谢帮红为首的身价近亿元的数位创业成功人士。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个小村庄还走出了十多位大学生、二十多位国家工作人员。

一个地方真正的富有,不是物质上有多么殷实,而是那里的人心中有理想、笔端有情感、脚下有远方。桃子湾给了它儿女们最足的底气:一方水土的厚重,一种文化的浸润,一份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自信。所有这些,都成了日后胡光凯写《一方乡愁》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库和情感源。

一个灵动的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桃子湾给了胡光凯生命,也给了他一辈子都想还的债——那是一份情感的债,一份记忆的债……,这些债让他铭记于心,他尝试着用一本书来还。

勤记,是他的天赋。幼时读书,他过目不忘,能一口气把课本上的文章完整背下来。老师常夸他是个灵动的娃子,将来堪当大用。上初中时,他的写作才华便开始崭露头角——作文写得又快又好,写人写物叙事活灵活现,常常被当作班级范文。天赋这东西,就像种子,落在什么样的土壤里,决定了它长成草还是长成树。桃子湾的土壤,显然是为这颗种子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勤研,是他的作风。1989年,胡光凯在竹山县深河乡任不脱产宣传干事。听说深

河乡安沟村有“野人”出没,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等消息,而是只身一人深入偏远山村,翻山越岭、走村串户,硬是把“野人之谜”的采访做了出来。他撰写的文章曾轰动一时,并获得了1989年“金陵杯”文学奖。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不是等着答案从天上掉下来,而是敢于走进迷雾里,亲手把真相拎出来。这种敢于深入、敢于质疑、敢于求索的精神,正是他日后文字有穿透力的根源。

勤写,是他的风骨。胡光凯第一学历不高,他深知勤能补拙。参加工作后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用于读书、写作、研学。在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的任上,他每年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一百余篇。即便工作调整、事务缠身,他仍然笔耕不辍,每年写下数万字文章。写作对有些人来说是职业,是工作,是爱好。对他来说,是谋生的本领,是情感的寄托,是提升境界的路径……;当一个人写作成了生命的一部分,他的每一篇文章便不再只是文字,而是他生命的延续。

即便有了天赋、智慧和勤奋,如果没有对故乡那份“深得不能再深的感情”,《一方乡愁》也不可能诞生。勤记、勤思、勤写,这三个“勤”背后,是一个“情”字在驱动。这世上所有的才华,如果不是为了安放心中最柔软的那块地方,再耀眼的,也只是烟火,而不是灯火。

一本有灵魂的书

一本书有没有灵魂,不看它写了多少字,而看那些字后面,站着怎样一个人。

《一方乡愁》是有灵魂的。这灵魂来自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深得不能再深的乡情”。胡光凯对老家的感情,不是逢年过节回去拍张照片发朋友圈的那种“浅乡愁”,而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深乡愁”。他“记录着一种乡村情感,一种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见得了袅袅炊烟,听得到村落里孩子们的嬉闹、哭笑,村里学堂里琅琅读书声,还有那麦稻香,犁耙水响时牛羊咩咩声……”他记得桃子湾的每一条路、每一棵树、每一个人的笑脸。即便离开了,他的心始终有一根线拴在那片土地上,风一吹就疼,一静下来就想。

第二层,是“挥之不去的乡村情结”。这不仅仅是怀念,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胡光凯的灵魂深处,始终住着一个乡村少年。他在《梦回学校》里写到:“我小时念书的学校坐落在群山之间。这里四周树木葱茏,每天早晨校园里便传出琅琅的读书声,下课之后,同学们在操场里欢快地奔跑……”在《笑着前行》中深情地回忆道“就在30年前的这个秋天……老师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学到供销分店搬运新书。当时我还不到十岁……我们翻山越岭20多里,将新书搬了回来……”;接着,他在《乡愁》中感叹:“短短几十年城镇化加速推进,乡村正发生着历史性巨变……,一个又一个村庄里不再有孩子们的哭声,更听不到农村学校孩童们朗朗的读书声。”这些幼小脑海中的乡村情结,无论他在异乡待了多少年,都始终挥之不去;日常工作中,无论他写过多少篇新闻稿,那个少年从未离开。一个人走得再远,只要童年的那个自己还住在心里,他就永远不会真正漂泊。

第三层,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乡愁是什么?它不是矫情,不是逃避,而是一

种清醒的痛苦。《村口黄楝树》中的一段话，看得我泪流满面：“工作后，通信不便，父母总站在黄楝树下守望。母亲站在黄楝树影里白发被阳光照亮像落了一身的月光，她踮脚望着堵河边的山路，等我们翻山而来；离家时，她又站在原地，看着我们的身影逐渐变小，直到消失在山弯处”。《一方乡愁》收录了七十五篇文章，几乎篇篇都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你知道你回不去了，可你偏偏放不下。你知道故乡在变，你也在变，可你偏要用文字去固定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这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深情，也是一种文学家最宝贵的“痴气”。

正因为有了这三层情感，《一方乡愁》才不只是一本回忆录，而是一次灵魂的归乡。它让每一个读者在字里行间，照见自己的影子——谁不是离开了家乡，又在深夜里一遍遍回想？谁不是长年在他乡奔波，却常常在梦里回到儿时的那条小河？

一座有灵性的桥

读完全书，我合上最后一页，久久无言。窗外是万家灯火，我却在那些文字里，看见了一个湾、一个人、一本书、一座有灵性的精神桥梁……

桃子湾如果没有胡光凯，它依然是美丽的、富饶的、人杰地灵的，但它的故事会被岁月慢慢风干，变成县志里干巴巴的几行字。胡光凯如果没有桃子湾，他也许依然能写出好文章，但绝写不出这样让人灵魂打颤的文字——因为只有故乡，才能让一个人把自己掏得那么深、那么干净。

最好的书，从来不是技巧的胜利，而是情感的完胜。《一方乡愁》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它用了多少华丽的词藻，而是因为写

它的人，是真的想家。

这世上有一种幸福，是故乡还有人记得你；还有一种更大的幸福，是你有能力为故乡留下一本书。胡光凯用一本书，把桃子湾从地图上的一个小点，变成了千千万万读者心中的精神原乡。从此，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心里都多了一个“桃子湾”。

乡愁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它是一个时代的人，共同面对的精神出走与情感回归。当我们都在为生活奔走天涯时，幸好还有人替我们把故乡写成书，幸好还有文字能替我们记住——那些湾，那些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而这，大概就是《一方乡愁》最珍贵的地方：它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座桥，让所有离乡的人，都能在字里行间，走一趟回家的路。

（唐泽斌，男，现为竹山县政协退休干部。）

镜头凝乡土 笔墨写乡愁

赵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以《鄖阳报》摄影记者的身份到竹山采访。在竹坪乡政府，初识彼时任乡文化站站长、通讯干事的胡光凯，我们一见如故。我引导他以新闻摄影为刃，报道当地建设成果，记录乡村生活百态。自此，他踏上光影与笔墨并行的创作之路。

如今捧读他的散文集《一方乡愁》，字里行间全是摄影人独有的视觉思考。每一篇文字，都是一幅定格的摄影作品：以镜头为眼，以笔墨为媒，将竹山的山川风物、故土桃子湾的烟火变迁、心底绵长的家国乡愁，定格成永不褪色的文字影像。

这部文集分为六个篇章,皆是他以摄影创作逻辑铺陈的乡土长卷。从秦楚古长城到太和梅花谷,从竹坪古宅到上庸古镇,最终落笔魂牵梦萦的桃子湾。每一处写景、写人、写事,都藏着摄影人对光影、构图、色彩的极致把控,对乡土人间的深情凝望。那些落笔成章的字句,皆是他透过镜头看过千万遍的故土——一字一句,都带着光影的温度与乡土的肌理。

他用全景镜头,收纳竹山山川古韵,定格一方水土之美。

在《故地重游楚长城》中,他落笔大庙乡崇山峻岭间的秦楚古长城:“依山而建,以石垒或干打垒夯实而成,历经千百年风雨,仍雄姿依旧。”寥寥数笔,便是一幅大气磅礴的风光摄影大片:群山为远景,古长城为主体,构图恢弘,线条硬朗,尽显历史沧桑与山川厚重。一如他早年用相机定格竹山人文古迹时的开阔视野。

写《上庸古镇》,他聚焦这座千年古庸国都城,描摹移民新镇“坐西朝东、依山傍水的徽式建筑,吸山之钟灵毓秀,集水之生气灵动”。文字自带航拍全景的纵深感,湖光山色与古朴建筑相映成趣,将千年古镇的古韵新生刻画得淋漓尽致。而这份对山川大地的全景式凝望,也贯穿在他对故土竹山的所有书写里——心中装着整片乡野,笔下方能绘就天地壮阔。

他以特写镜头,捕捉乡野风物色彩,定格自然诗意之美。

身为摄影人,他对色彩的敏锐度,全然融入文字逻辑。《梅花谷》里,他细描深秋谷中景致:“深红、浅红、粉红、紫红、淡红、深绿、淡绿、翠绿、淡黄、金黄的叶子”,色彩层次分明,冷暖交织。波澜壮阔的紅葉与宁

静的堵水一动一静,他写道:“让那一抹抹浓浓的秋凉渐渐地被热情的紅葉所包围,装点我此时的心境。”恰似摄影师精准把控色调与光影,将深秋的绚烂与生命的历练,定格成一幅色彩浓郁、意境悠远的风光特写。

而《梅花谷雪中赏梅》里,他以蜡梅为情感载体:“一朵朵圣洁雅丽的花朵,诠释青春的芳华,张扬生命的价值。”以纯白雪景为底色,衬蜡梅淡黄清雅,镜头对焦花枝,将儿时记忆、乡愁念想,藏于这一方素净雅致的画面之中,温婉动人。

他凭纪实镜头,镌刻竹坪人文古韵,定格乡土文脉之美。

竹坪是他与我结缘之地。在《美在竹坪》中,他用细腻的文字镜头,对准这片深山里的“江南水乡”:数十里连片稻田,小桥流水相依,更有享誉鄂陕的高家花屋。他细致描摹这座明清古宅,“融石雕、木雕、砖雕于一体,墙壁壁画栩栩如生,雕刻精细,一刀一凿皆见功底”,更点出其精巧科学的消防设施。如同摄影纪实般,不添虚饰,精准还原古宅的建筑美学与人文价值,为这份乡土文脉留下鲜活的文字档案。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土人文的珍视与自豪。他的纪实书写,从不刻意雕琢,始终秉承摄影纪实的本真,还原乡土最真实的样子——就像他记录乡村日常那般,质朴无华却直击人心。

而整部文集最动人的,是他以温情长焦镜头,全程聚焦故土桃子湾,写尽老家烟火、血脉乡愁。这也是他半生光影与笔墨的初心归宿。这片名为桃子湾的村庄,是他所有创作的源头,是他镜头永远对准的方向,更是他笔墨里藏不尽的深情归宿。

他写《老家的诱惑》，直言桃子湾“春天桃花烂漫、落英缤纷，阳光温暖，春风和煦，溪流欢快，干净纯粹”，如同用柔光镜头，定格故乡春日最澄澈的模样，没有繁杂构图，唯有满心欢喜。

《桃子湾里看清明》里，他深情告白：“这里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是我的根。”描摹村庄“袅袅炊烟在绿树掩映中缓缓升起，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最质朴的乡村纪实，也是最戳人心的乡愁定格。

在《古老神奇的村庄》里，他定格桃子湾的烟火日常：“炊烟是最美烟火气，牛羊哞哞咩咩，童呼叟叫，满山郁郁葱葱，云雾婀娜。”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人文摄影图跃然纸上：绿意是底色，烟火是灵魂，尽显故土的温润与神奇。

他更细致捕捉桃子湾的夜色之美，将晚霞浸染的村庄、星火点点的山野、萤火飞舞的田间、几声犬吠鸟鸣的静谧，尽数写入文字，对比城市夜色的繁华迷离，凸显故乡夜晚“简单安逸独特的美”。以长焦镜头拉长这份静谧，把乡村夜晚的温柔与治愈，深深镌刻在字里行间。

他以镜头般的细腻，捕捉故乡四季风物，藏起深深眷恋。

《柿子红了》中，“一夜寒露风，柿子挂灯笼，一树树火红，在村头门前、田野山冈尽情绽放。”以暖色调为主光，以乡村烟火为背景，定格深秋故乡的喜庆吉祥。每一枚红柿子，都是儿时的味道，都是乡愁的具象。

《家乡的秋天》里，他聚焦乡亲们的丰收场景：“金灿灿的玉米、火红的辣椒、小山样的南瓜，场院里乡亲们挥汗劳作。”将父

老乡亲的勤劳，化作秋日最绚烂的画卷，笔墨间满是对家乡人的敬意。

《又是一年樱桃红》更是温情满满：父亲移栽的樱桃树，蔓延成乡亲们的满园硕果。一枚红樱桃，藏着父母深情、童年回忆、乡土情谊。“红的是一方乡愁”——短短数字，道尽对故土血脉相连的牵挂。

他笔下的半亩荷塘，是桃村最清新的景致。歇伏时节蜻蜓立荷，夏夜星河笼罩荷塘，蛙鸣犬吠相映成趣。每一个画面，都是一帧清新的田园小品，藏着乡村生活的悠然与惬意。

元宵节后的乡村，炊烟里飘着饭菜香，火塘边叙着兄弟情。寻常烟火里，是“岁月悠悠，乡情、亲情绵绵”的深沉眷恋。每一缕烟火，都是乡愁的具象表达。

而那份刻入骨髓的归乡之情，在《回家过年》中袒露无遗。他坦言：“我们是老家山里的小树，要回老家汲取水土营养。”把对老家的依恋，写得真挚深沉。《家乡的老酒》更是将归乡的温情推向极致：腊月盼归，春节相聚，围坐共饮家乡老酒，把儿时回忆、父母牵挂、伙伴情谊，都融进醇厚的酒香里。“只几杯便醉了整个山村”——这是游子的初心，也是他一生不变的乡土情怀。

他写山水，有摄影的构图与色彩；写人事，有纪实的真实与温度；写乡愁，有赤子的纯粹与深情。

《一方乡愁》，是光凯用文字创作的乡土摄影全集，是一部扎根竹山、心系桃子湾的乡愁笔记。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浮华辞藻，只是以摄影人的眼睛观察故土，以赤子之心书写乡情。用一个个文字镜头，定格了竹山的山川古韵、古镇新颜，定格了桃子

湾的四季风物、烟火人情,更定格了刻在骨血里的故土眷恋。

作为一路见证他成长的挚友,我欣喜于他半生坚守:以光影为引,以笔墨为情,把对家乡的爱、对乡愁的悟,化作了可感可触的文字。

这部文集,写的是竹山风物,记的是桃子湾变迁,抒的是赤子乡愁。它更是一位基层坚守的行者、一位光影匠人,献给故土最绵长、最真情的告白。

(赵虹,男,原《十堰日报》资深首席摄影记者,现居十堰。)

一方山水寄乡愁 人间烟火入文章

胡世伦

“乡愁是一杯老酒,是一首亘古千年不老的歌谣。”这是作者胡光凯在《一方乡愁》序言中的开篇之语。当我合上这本书,仿佛《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耳畔唱响,而伴奏的是堵河的波浪,伴舞的是桃子湾的缭绕炊烟。这本散文集,以竹山县的桃子湾为地理原点,以深河、堵河、上庸古镇、竹山县城为精神版图,为乡土文学贡献了一部沉甸甸的乡愁样本,为游子探寻乡愁的“舍利子”提供了导航。

一、桃源的变奏:从桃花源到桃子湾

传说陶渊明归隐的武陵峡,就在竹山县境内。这个传说是否为真,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作者书写桃子湾时,他必须面对这道从东晋绵延至今的文学高墙。他在《老家的诱惑》中坦然写道:“老家有一个诗意的名字,桃子湾。湾和源应该是差不多的意思,但我想他不大可能是陶渊明先生笔下的桃花源。”这句话看似平常,实

则暗含了一个写作者清醒的自觉——他要写的不是那个避秦的乌托邦,而是真实的人间。

桃子湾里没有“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仙境,只有“哞哞咩咩”的牛羊、荷塘里的蛙鸣、孩子们的嬉闹哭笑、父老乡亲们的亲切的乡音和“麦黄稻香”。正如序言中所说:“一方乡愁的记录,不为名利,无关其他,记录的只是一种乡村情感,一种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见得了袅袅炊烟,听得到村落里孩子们嬉闹哭笑”的日常。这是对桃花源传说的“祛魅”,也是对自己故乡的“返魅”——真正的乡愁不在仙境,而在烟火人间。

《古老神奇的村庄》开篇即说:“大山深处,南山乡下的桃子湾是一个古老而又神奇的村庄。”这份神奇不是仙人的法术,而是岁月在土地上刻下的纹路。作者不写“忘路之远近”的迷途,而写“走不完的山,重重山峦好像一直跟你较着劲儿”的艰辛;不写“豁然开朗”的惊喜,而写自己是“老家山里面的一棵小树,汲取老家水土里面的营养,才能生长得更加壮实”的扎根。这便是桃子湾与桃花源的最大区别——前者是可供归去的故土,后者是无法来兮的幻境。

桃子湾不是桃花源,因为桃花源拒绝迷失,而桃子湾接纳一切迷途的游子;桃花源只有一个入口,而桃子湾有无数个出口。读《一方乡愁》到最后,我明白了作者为什么要把这部作品命名为“一方”而非“一片”或“一种”——乡愁是有形状的,它的形状就是故乡的轮廓;乡愁是有重量的,它的重量就是游子心中一生不能卸下的落英缤纷。这落英,从陶渊明的时代飘到今天,从历史上游武陵峡的溪流飘到当今的

桃子湾,从深河岸边的那个文学青年心里,飘进这《一方乡愁》的字里行间。通过一篇朴实、简洁、深情的文字,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深河的潺潺流淌,堵河川流不息,乡愁生生不息。

二、水与山:乡愁的地理刻度

山水是《一方乡愁》中最核心的意象。堵河、深河、堵河天然林、瓦沧河大峡谷,这些地理名称不仅是背景,更是乡愁的骨骼和血脉。

《回望深河》极为动人。“既然叫深河,那么深河的水深吗?”答案却在山水之外:“在深河好像有过不完的河,更有走不完的山,重重山峦好像一直跟你较着劲儿,让你总是走不出那重重深山和峡谷。”这里的“深”,不是物理深度,而是生命体验的厚度。正是在这走不出的深山里,19岁时的作者写成了《深河野人之谜》,获得了首届金陵杯全国纪实文学大奖赛二等奖,由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写道:“我不得不说,感谢深河。”这份感谢,是对一方水土养育之恩最朴素也最厚重的表达。

《堵河天然林在哭泣》则呈现了乡愁的另一副面孔。2000年,作者在瓦沧河大峡谷看到“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画面”——“峡谷两岸摆放着被砍伐的堆积如山的木柴,一口口像坟墓一般的精致炭窑,冒着熊熊烈火吞噬着一堆堆木柴。”他写道:“我们衷心地呼吁,为了祖国天然林不再哭泣,伐木者,醒来吧!”这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乡愁,而是介入式的、带有新闻批判精神的乡愁。作者新闻从业者的身份在这里显现——他不仅是一个怀乡者,更是一个见证者和守护者。《写不完的竹山》中那句“绿山、绿水、绿茶、绿松石,绿色铺就你的最美底色”,既

是对竹山生态之美的礼赞,也是对“绿色”不再被破坏的期许。

《一方乡愁》还触及了乡愁与书写的关系。作者坦言,动笔之前以为自己要写的是一个叫桃子湾的地方,写完之后才发现,自己写的是所有像桃子湾的地方。这让我想起沈从文的湘西,鲁迅的绍兴,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最具体的乡土记忆总能升华为最普遍的乡愁寓言。有一句话说得透彻:乡愁是一张永远写不完的纸,写下一行,就会生出两行。这正是文学与乡愁的共谋:乡愁催生了书写,书写又反过来喂养了乡愁。作者几十年如一日地用新闻的眼光观察、用文学的笔触书写,不正是因为这张纸永远写不完吗?每一次以为写尽了,新的乡愁又涌上来;每一次以为看透了,堵河的水又翻出新的浪花。那些坑坑洼洼的情节和峰回路转的主题,无不是乡愁源源不断地奔涌。

三、时间与人生:过河与抵达理想的彼岸

《小城之春》里有一句极简的话:“有时候不免这样感慨,人生如过河。”短短九个字,道尽了乡愁的哲学内核。

作者笔下的乡愁,不是静态的怀旧,而是一种动态的生命状态。堵河需要过,深河需要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条需要趟过的河。19岁写《深河野人之谜》,是过河;参加文化干部招聘考试走上公务员岗位,是过河;数十年后在《一方乡愁》中回望这些过往,仍然是在过河。不同的是,年轻时过河靠的是勇气,年长后过河靠的是回望的智慧。正是这样的人生历程,才得以抵达在水一方的理想彼岸。

这种时间哲学在节气描写中得到了诗意的呈现。《桃子湾里看清明》写道:“这里

是生我养我的故乡,这里是我的根,不论沧海桑田还是万水千山,这里才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清明是追思的时节,也是对生命来路的确认。而序言中那些被点名和没被点名的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至、立秋、小雪、大寒——在作者的笔下,这些重要的时节,把日子发育得非常丰满。乡愁正是在这样的时节轮转中,从记忆的土壤里一次次生长出来。

《不负春光,不负己》中,作者引用林清玄的名句:“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这些话放在乡愁的语境中,别有深意。乡愁不是沉溺于过去,而是以清净、欢喜、平常、柔软之心,与时间达成和解。

四、行走与凝视:新闻与文学的双重奏

作者的写作有一个鲜明特征:他既是一个用脚丈量大地的新闻人,又是一个用心抚摸文字的文人。这两种身份在他的乡愁书写中形成了独特的复调。《堵河天然林在哭泣》等作品是其作为新闻人的代表作,也是其家国情怀孕育的另一种乡愁。

《西沟,十堰的乡愁》里写道:“乡愁是一口老井,儿时我们在井里仰望星空,眺望天际银河。”这个意象既具体又辽阔——一口老井既是故乡的实存之物,又是通向浩瀚星空的通道。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跃升,正是作者的拿手好戏。他总能从别人习以为常处发现深刻的主题,然后将它深挖成有分量的文字。

《乡村五月夜》中:“今夜行走在桃村,见到远方点点灯火,依稀见到村落里的灯光,让人倍感温暖。”寥寥数语,写尽了游子对人间烟火的眷恋。《梅花谷》里:“深秋的绚烂是一种品质的历练与升华,此时的旷

野已不再青春……但那深秋的红叶,带着生命的热情,点燃了秋天的颜色。”这里写的是红叶,何尝不是写人?作者的笔,总是从山水出发,最终抵达人心。

《上庸古镇》里有一句话:“风情上庸,穷尽‘奢华’。这是我对竹山上庸古镇的定义。”这种精确而吝啬的用词,恰恰体现了作者的语言风格——不铺张,不煽情,但每一个字都立在它该立的位置上。

《相遇梅花谷》中的一段话,几乎可以视为作者对人生的全部态度:“人生的旅途,我们有过许许多多与美好山水的遇见,有的遇见转身便成陌路,有的遇见回首却已擦肩,有的遇见可以一眼情深走到永远。”

五、结语:乡愁是写不完的诗,唱不完的歌,画不尽的画

合上《一方乡愁》,我想起书中《回家过年》里的一段话:“我们是老家山里面的一棵小树,汲取老家水土里面的营养,才能生长得更加壮实。”作者的文字,正是像《写不完的竹山》那样:“竹山,我该怎么写你呢?”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真正的乡愁永远写不完、唱不完、画不完的。每一次落笔,都是一次渡河;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次扎根。桃子湾不是桃花源,但它在作者的笔下,成为了一代游子可以认领的精神原乡。这或许就是《一方乡愁》在当下最重要的意义——在所有人都被推着往前的时代,还有人愿意停下来,为一方水土立传,为一种情感存档。这份耐心与深情,本身就是对浮躁时代最温柔的抵抗。

(胡世伦,男,竹山县官渡镇人,现居十堰。)

一方乡愁一世情

蔡远福

这本书凝聚了胡光凯这些年的心血。收录了75篇文字,不多,对于一个有着丰富人生阅历和文学兴趣爱好的作者而言,这只是他心灵世界向外投射出的一小片风景。75篇文字,不少,其间有哲思,有物象,有情缘,有静夜思,有向光行。同为写作者,真得感谢并致敬这样一卷作品:最是寻常最动人,一方乡愁一世情。

我与作者胡光凯相识,屈指算来有近三十年了。1998年我在《十堰日报》要闻部做版面编辑,光凯时任竹山县竹坪乡宣传干事,专程来报社送稿,从此虽常有联系,但甚少谋面。后来我得知他调往县委宣传部,又去了县政府办,最后到了县移民服务中心。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没有放弃过文学追求,坚持笔耕不辍。他以写乡土见长,这些年我拜读过不少他的乡土散文随笔,字里行间散发着浓浓的泥土气息与禾苗的芳香,他笔触下的故乡、故人、故事都那么凝重与深邃,因此对生养他的那个桃子湾亦有了浓厚兴趣,但凡与桃村有关联的文字我一篇不落不厌其烦地读来,桃村渐渐地在我心里仿佛是一处神秘的世外桃源。

欣闻他的新书《一方乡愁》出版,我期待先睹为快。众所周知,故乡是文学创作的永恒“原乡”,对胡光凯而言,故乡桃子湾,就是他的文学原乡与精神坐标。也因此,阅读此书,我们得以理解,作为文学现场的桃子湾,是如何一步步在作者笔下落地的生根的。对于桃子湾,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部相对完整的记录着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和前世今生的“村庄志”。纵览该

“志”,可以感受到,在作者的散文视野里,一方乡愁并非简单的怀旧情结,而是颇具现代意义的精神原乡。

一个“远离”故乡多年的游子,用“逃离”也许更贴切,对故乡的情感往往是复杂的、矛盾的。那里曾有父母双亲,有亲朋故旧,有自己的童年少年。有儿时音,有旧时颜,这些都存留在记忆里,却显得既近又远,既亲又疏,既清晰又模糊。或许是为了安放或者是释怀这种对故乡复杂、矛盾的情感,抑或另一层含义的“乡愁”,促使作者在写下《一方乡愁》中,不追虚逐妄,而是实实在在、真诚地用最直接的语言书写出来,类似拍照或画家的写生。散文集里无论温暖的亲情、乡情、友情和辛酸悲凉的生离死别的叙述,还是故乡烟火村落兴衰以及家族与个体的绵延与成长等等的描摹,皆因真情性、真言语、真境界的自由酣畅的书写风格,而更显质感。古人有“巧不如拙,尖不如秃”之说,意思是如果雕琢太过,定失淳朴自然之致。唯情出自然,情景交融,情辞合一,方能奏灵动自由、无所拘碍之效。如《回望深河》《古老神奇的村庄》《沧浪山下,我与移民话桑麻》等篇,他以竹山之子的虔诚深情和“浅淡语”既让我们看到了景物情致与平淡日常的交织,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方土地倔强的表情,感受到了故乡的心跳与呼吸、炽热的体温以及蓬勃绵长的生命力。

所有人都知道,散文是表达“我”的艺术,表达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本书作者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我”既不高高在上,喋喋不休,也不冷眼旁观,疏远淡漠,而是适度介入,使“我”与“他们”血脉相连,自然本真,既葆有信度与温度,又使文本有

了纵深感和开阔感。如《乡村的玉米地》写道：“我最怵的是掰玉米——玉米叶子被太阳晒得发硬，像小锯子似的，一天掰下来，脸上胳膊上全是划痕，尤其是手的虎口常常磨得渗血。所以每次收玉米，我都不掰，只挑玉米。”“再看大姐，在地里不紧不慢地忙碌着，弯腰、拣玉米、递过来，动作熟练又稳当。”透过“我”的那点小心思与大姐的真功夫这样的表述令人赞叹之余，也不免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多了几分审视和思考。

文本里看得出，作者尤其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擅于以平等的凝视与共情书写卑微如尘的生命印记，使作品陡添了浓重的人文情怀。他的散文不回避贫穷，不遮掩苦难，从那些杂揉了生存命运与时代气息的表达中提炼出的韧性，给人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却总能在困厄中看到星星点点的光，并开出希望的花。让读者在文字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原乡”，引发强烈的心灵感应，文中那些村庄里土生土长的小人物们也有了向下生根、向上生长的蓬蓬走向。这无形中拓展了散文的表达空间，也使该书有了更加丰富的精神指向。

合上此书，掩卷秒悟——原来，真正的乡愁，永远不会沦为故纸堆里泛黄的寂寥字码和博物馆里清冷的标本，它永远是在消逝与重构的流转中，为人类葆有着重返良知本真的鲜活、温情的璀璨星图！

（蔡远福，男，竹山人，十堰日报社退休干部，现居十堰。）

最是真诚入人心

侯金玉

胡光凯新近出版的散文集《一方乡

愁》，是一部感恩故乡、感念亲情、感慨友情、感怀往事、感悟人生的作品，全书内容丰富，文笔流畅，有地气，有真意，读来令人深感亲切、心生温暖。

真诚是这本文集最突出的特点。散文是一门真诚的艺术，是最真挚的文字，最可见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最能彰显一个人的品格。没有哪一种文体像散文这样直面读者，不管你写什么内容，采用什么写作手法，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扉向读者敞开。或者说，散文就是写自己的，最贴近心灵，是要将心交给读者。阎纲先生说：散文就是同亲人谈心拉家常、同朋友交心说知己话。跟亲人谈心、跟朋友交心，重要的都是一个“真”字。《一方乡愁》里的文章特别真诚，没有丝毫的装饰，没有矫揉造作，朴素如璞玉，晶莹透彻，不染铅华。不论是所叙述的人、事或者物，还是作为叙述主体的作者本人所表达出来的心境、意境、情境，都是真实的——或是事实存在，或是真心感受，或是真实拟想。故此，使人产生共鸣进而感动。

朴实是这本文集第二个特点。文如其人，胡光凯特别率真，说话有事说事，直来直去，没有弯弯绕绕，其散文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雕琢，但充满乡土气息，富有韵味，扣动人心。比如《一方火塘》写到下雪，“沙沙之声如天籁之音由远而近由近至远，一圈又一圈如箩筛一样，在老家乡村上空匀致飘洒着，簌簌作响。‘这场雪一定是一场大雪、好雪，基础很扎实，先落下雪粒再落下雪花，这样的雪不容易融化。’父亲坐在火塘边一边悠闲地抽着旱烟，一边不紧不慢地对母亲说。一层层雪粒过后，绒毛般的雪花便袅袅娜娜、衣袂飘飘、洋洋

洒洒地飘落下来,把老家乡村一层层轻轻掩裹、覆盖,整个乡村瞬间便成了童话世界。”比如《父亲的百合花》写父亲土中刨食,“父亲生前从未种过花花草草之类的东西。在我印象中,如果有巴掌那么一块土地,父亲也会在里面栽种几窝南瓜抑或是红薯之类的作物,他怎么会舍得让一块能长出农作物的土地,去种植那些好看不中用的花儿呢?在我的记忆里,家里人口多,吃饭问题一直是家里的第一难题。所以,在父亲眼里,只要有巴掌那么大一块土地,他一定会想办法让它长出能吃的蔬菜或者是粮食。所以,在我的老家,除了承包的土地,自家菜园都被父亲种上了粮食和蔬菜,即使门前场子边屁股大的空地,父亲也不会放过。”再比如,《婶娘如母》写婶娘劝慰我,“二十年前,当母亲永远闭上眼睛离开我们的时候,我痛彻心扉地感受到自己已经是一个没有娘的孩子了。看到我号啕大哭悲伤的样子,二婶劝慰道:‘不伤心了,娘走了,还有二婶在,以后回来,二婶给你做饭吃。’”

典雅是这本文集第三个特点。胡光凯善于运用比喻、比拟、排比等修辞手法,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具体的形象,创造唯美意象,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有比拟,如“天际一抹彩霞拖着长长裙袂,与远山进行了最后吻别,把缕缕余晖倾泻在堵河里”,“野花期待着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春风伸出柔柔的手把她轻轻摇醒,阳光、蓝天打扮她漂亮的衣裳,丝丝春雨打湿她的梦想”。有比喻,如“圣水湖湿地公园宛如一颗巨大的蓝宝石,静静地镶嵌在上庸古镇”,“乡愁,是一首古老的歌谣,醇厚绵绵,萦绕梦牵;乡愁,是一口老井,儿时,我们在井里仰望

星空,眺望天之银河,探寻牛郎织女的浪漫;乡愁,是一杯老酒,醉在多少游子的心头”,“年味是那动人的歌谣,…年味是墙头、是院内那一堆堆柴火,…年味是那一方红红的火塘”。有排比,如“初夏的阳光时而柔软、时而暴烈;初夏的雨时而淅沥、时而急骤;初夏的风时而轻拂、时而劲吹”,“那是九女峰的祥云,洒落花瓣,晶莹、透亮;那是桃子湾洁白的炊烟,袅袅婷婷,缥缈缠绕在莽莽群山之间;那是母亲期盼的双眼,那饱含深情的凝眸,震撼整个世间”,“我喜欢走在老家的森林里,仰头望着湛蓝的天空;我喜欢走在绿意盎然的田埂上,掐着一把把金黄的小花;我喜欢走在鲜花烂漫的树林间,透过一片片粉红色,静看白云悠悠”,“村路里每盏灯都有一个温馨的故事,每一窗灯光都有一个动人的画卷,每一处星火都会点燃童年的记忆”。胡光凯的散文引用了大量古诗词,深化情感,营造意境,丰富了文化内涵,提升了作品感染力。比如写雨中小城时,引用“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写梅花谷的红叶,引用“萧萧浅绛霜初醉,槭槭深红雨复然。染得千林秋一色,还家只当是春天。”写合欢花,引用“夜合枝头别有春,坐含风露入清晨。任他明月能相照,敛尽芳心不向人。”写雪,引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雨,引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等等。胡光凯的散文有许多细腻的描绘,真实和贴切,令人共情、共鸣,让人身临其境,令人震撼。比如写牛,“大姐家一头老牛不紧不慢地啃食着田埂上的枯草,好像这一切寂寞惆怅与它都没有关系。它扇动鼻翼,一左一右甩动尾巴,不紧不慢迈开四

蹄,寻觅着一片又一片秋天的萋萋枯草。”比如写父母摘樱桃,“母亲就持一竹篮,站在樱桃树下,父亲持一长竹篙,做成夹子,小心翼翼站在樱桃树下,把一串串红红的樱桃,连同枝叶采下,放进母亲的竹篮里。”比如写父亲陪我给母亲上坟,“每一次父亲看着我含泪在母亲墓前挂清明吊时,他都会小心翼翼地把我踩倒在地上的油菜花扶起,然后燃起一袋旱烟,默默陪着我看母亲墓前的油菜花。”

文学博士张清华在《文学的故乡》中说:几乎每个有成就的作家身后,都有一个故乡的背影或轮廓,都有某一片土地所赐予的独一无二的特质,如贾平凹的秦岭和商州、迟子建的雪野北国、阿来的川西北高原、刘震云的中州故土、毕飞宇的江淮水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大地。胡光凯在《一方乡愁》中所抒写的故乡,是千年古县,是醉美桃湾。在对故乡、故人、故景、故事的追忆中,胡光凯对人生的第二次抚摸(刘亮程语,散文是对人生的第二次抚摸)令人怦然心动,感慨万千。

(侯金玉,男,现供职于竹山县交通局。)

最是寻常能感人

华元国

展读胡光凯先生《一方乡愁》,如犁铧轻耕心田,似指尖拂过尘封琴弦。文字质朴温润,余韵悠长,轻轻叩击心门,引人深思,亦令人动容。

其一,万物含情,寻常风物皆温柔。先生笔下,一草一木皆有灵性,一山一水尽含深情。“小城的春是水做的,细雨霏霏,雾锁小城,宛若一幅氤氲悠远的水墨丹青。”心

境与城景相融,欢喜与落寞共生,人与故土温柔相依。

《校园夜色》中,一花一叶默默盛放,以温柔光阴抚慰人心。万物本无情,只因人心柔软,故而草木皆含暖意,风月皆懂深情。恰如古人所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其二,赤心故土,寻常烟火藏深情。

故土纵是朴素,亦是心灵归处;故乡纵使寻常,亦是此生心安。乡情根植心底,爱意天然纯粹。

乡村四月,蛙鸣起落,田垄泛绿,老牛犁田,人间烟火缓缓流淌,皆是乡土独有的鲜活与温柔。桃子湾的夜色,没有都市繁华,唯有犬吠萤火、竹影稻香,清宁安然,自成诗意。

故乡春雪、樱桃漫红,寻常景致里,藏着童年旧忆、双亲牵挂、故人情谊与万般乡愁。文字浸透赤诚,质朴真实,不刻意、不矫饰,极易引人共情。

其三,乡愁缱绻,寻常岁月寄思念。

年少总想奔赴远方,奔赴山海之外的世界;年长才懂回头回望,故乡成了回不去的旧时光。山河依旧,岁月流转,人事变迁,乡愁便成心底绵长的牵挂。

最是遗憾阴阳相隔,故人难再相逢,万般思念,唯有入梦相寻。追忆旧人、回望旧事,便是乡愁最深沉、最滚烫的底色。

《回家过年》《一坛老酒》《一方火塘》《母亲的生日》《父亲的百合花》……字字皆是牵挂,句句皆是深情。烟火人间,岁岁年年,思念婉转,柔肠百结,读来令人动容。

综其文学创作特色,自有独到风骨:

一、以意象叙事,落笔皆有画面,规避空洞直白,意境悠远;

二、以细节抒情,物象承载心绪,细腻可感,身临其境,情真意切;

三、文字雅致清丽,温润接地气,兼具质感与力量,见文品,更见人品;

四、行文舒缓内敛,抒情含蓄深沉,于浅语中藏深情,留白有余韵,韵味绵长。

若论细微打磨之处:短句运用偏少,情绪抵达高潮时节奏稍缓,气韵流转尚可再作凝练。

通篇品读,心生万般感慨:

\\题材寻常,最抚人心。\\草木山水、烟火日常、凡人旧事,皆是最动人的温柔与乡愁。

\\情感饱满,直抵心底。\\恋故土、念旧人、惜光阴,心怀柔软,赤诚纯粹,常怀感恩。

\\以文存忆,留住乡情。\\一纸笔墨,记乡土、留风物、念故人,留住一方故土温度。

\\万物入眼,皆可成文。\\心有所感,笔下生韵;情入文字,自带温柔;收放有度,含蓄绵长,最易引发灵魂共鸣。

寻常烟火,最是治愈;朴素乡愁,最动人心。静心翻卷品读,于清词丽句中览山河风月,于字里行间品滚烫深情,不负时光,不负乡愁。

(华元国,男,现为竹山县政协退休干部。)

吾乡归处是心安

张雅屏

在我最美好的青葱岁月、初入社会的时候认识了胡光凯,算算我们都属70年代生人。初识第一感觉不是特别美好,至少不是我想象中文化人的样子:他嗓门大,说话语速快,还有些油,也喜欢开玩笑,可能就是年轻人的那种激情吧。我90年代喜

欢看杂志,看报纸,经常会在《竹山报》看到光凯大作。21世纪初网络时代开始,大家开始用QQ交流,用QQ空间发文章,小城大批文字爱好者纷纷涌入《竹山网》的《竹山论坛》板块跟帖、发帖、灌水,挣级别,各种场景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慢慢就觉得此人活得通透,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半分虚假矫揉造作之感,率真,本真,纯真。

马年醉美四月,欣闻胡光凯出书了,生怕自己面子不足,还请闺蜜找他要了两本,拿到书后首先就被封面吸引了,觉得插图特别唯美,和书名相得益彰。一口气把书读完,有点如饥似渴。边看边回忆,大部分文章在过去的30年里,他的QQ空间里都曾拜读过,但是结集发行连着看就更能有种情到深处、浓得化不开的思绪了。仿佛电影般回放了一下我们这代人的心路历程。如同岁月沉淀,20岁到50岁变化的是年龄,但是胡光凯对文字的挚爱和对生活的热情,对故乡的眷念都在这本散文集里得以体现。我看书的习惯不太好,喜欢第一遍尽快翻完,第二遍再逐文逐句细读品味和赏析。所以,读第二遍的时候就有种读沈从文笔下《边城》的体验,意境、风味、风格都是如此的相似,甚至一度认为我就在湘西水边静静阅读。慢慢回忆过去,回忆乡愁。这种对乡村的情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见得了袅袅炊烟、听得到村落里孩子们的嬉闹、哭笑,村里学堂里朗朗的读书声,还有风吹麦浪、稻田穗香、牛羊咩咩叫的田园风光,全都涌上心头。

本书分为六辑,以乡愁为主题,有纯景物描写,也有个人感悟。同时对竹山文旅事业发展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时刻体现了一个党员干部的履职担当,让我着实敬

佩。比如书中对梅花谷、上庸镇、桃花源等景区景点的宣传。

闲来再看第三遍，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乡土故里的木门。没有华丽浮夸的辞藻，没有刻意煽情的叙事，只有句句扎根泥土的质朴与赤诚，将藏在岁月深处、刻在骨血之中的乡愁，缓缓铺展在读者眼前。我心中满是温润的触动，也读懂了这份乡愁，作者从来不止是对故土的思念，更是对人间烟火、农耕岁月、精神根脉的深情守望。书中的乡愁，是具象可感的故土风物，是藏在山水日月里的人间烟火。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桃子湾的野桃花、圣水湖的薄雾、深河的激流浅滩，这些平凡的乡野景致，在文字里变得鲜活又温柔。没有刻意的美化，不回避乡土的艰辛，却让每一处景致都带着泥土的芬芳，带着烟火气的温暖，让每一个远离家乡的人，都能在这些文字里，找到自己记忆里故乡的影子，想起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想起那些熟悉的山水与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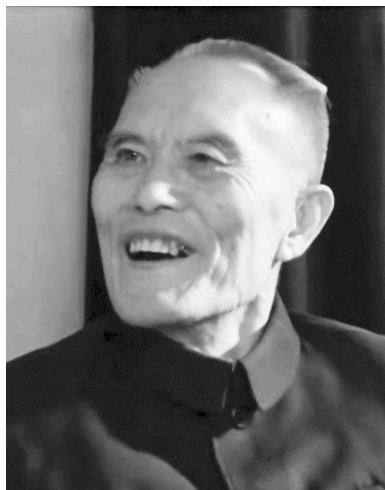
这份乡愁，更是萦绕心间的人间温情，是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与邻里温情。书中

写尽了乡土间最动人的人情冷暖，母亲在村口久久伫立目送，那句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愧疚，年少离家时不敢回头的辛酸，道尽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牵挂；母亲离世后，婶娘如母般的陪伴与慰藉，一句“还有二婶在”，成为漂泊之人最温暖的依靠；邻里之间质朴的守望，平凡日子里的互帮互助，乡土社会里纯粹的人情伦理，都让这份乡愁多了几分厚重与温暖。文字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都是家长里短的寻常小事，却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让我们懂得：乡愁里有亲人的叮咛，有乡邻的善意，是无论走多远，都能让心安放的温暖归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纸笔墨藏一世情。《一方乡愁》用最朴素的文字，书写了最动人的乡情，留住了乡土的温度，珍藏了岁月的温情。这份乡愁，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情怀，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归宿。读完此书，心中满是感恩，感恩这片土地给予的滋养，感恩那些温暖的人与事，也愿我们永远守住心中的那方故土，不忘乡愁，不忘初心，带着这份温暖与力量，勇敢前行。

（张雅屏，女，现供职于竹山县财政局。）

◆
张天翼



华威先生

张天翼(1906年9月26日—1985年4月28日),原名张元定,字汉弟,号一之,笔名张天净、铁池翰,中国现代作家,祖籍湖南省湘乡县东山乡双泉村,出生于南京。张天翼于1924年从杭州宗文中学毕业;1926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用张天翼名写作;1928年写成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发表在《奔流》上,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放后历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代表作有童话《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秃秃大王》,小说《华威先生》《鬼土日记》等。《华威先生》是张天翼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第1卷第1期的《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后收入小说集《速写三篇》。

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喂，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我总想畅畅快快地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像饭后散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光。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像闪电一样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来，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窣窸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

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刮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像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刮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的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

“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刮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

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抗战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那个长头发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别的事，”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为今天另外还有一个集会,我不能等到终席。我现在有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文抗会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帐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微等一等,”主席打断了一个

正在发言的人的话。“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兄弟首先要请各位原谅:我到会迟了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常务理事会,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领导机关,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工作又很多。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

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由我们文化界抗敌总会派人来参加。”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问题是在这一点:你们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们文抗会常务理事会。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他们都挂着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徽章。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

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部务会议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座谈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部务会议议决的,怎么是秘密行动呢……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部里的工作停顿起来。”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你们!……”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对我说:

“唉,你看你看!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

“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生动的讽刺艺术形象

——《华威先生》赏析

◆ 边 哲

【品经典】
生动的讽刺艺术形象

《华威先生》是张天翼的代表作之一。在这篇短篇小说里,张天翼以他锋利的艺术雕刀刻划了华威先生这一讽刺艺术形象。这一艺术形象所概括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作者的形象塑造的艺术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虽然华威先生是一个受鞭笞的讽刺艺术形象,但是,作者没有肤浅地对待这一形象。他不是徒然让人物制造笑料,而是深刻地剖析这一形象的灵魂,赋予这一形象以强烈的社会典型意义。深刻的艺术概括力是作者形象塑造的最基本的经验。

1938年,我国的抗日战争出现了新的高涨,抗日的烽火漫天燃烧,抗日的热流遍地翻卷。但是,热流之下藏暗流。这股潜在的暗流,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表面抗日,实质亲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张天翼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发现了这一阻碍和破坏抗日运动的潜流。他把这一生活的现象,把许许多多的假抗战分子,把自己对生活和人物的体验、理解和认识,加以艺术的提炼和概括,熔铸成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华威先生。华威先生是文化界的一名小官僚。在狂澜骤卷的抗

日洪涛中,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华威先生借抗日的声浪浮上了水面。他跻身于抗日队伍,以售其奸,他挥舞着抗日的旗帜,招摇过市。他成天叫苦不迭:“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我怎么跑得开呢?”他的专用包车“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象闪电一样快”。“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他来也匆匆,去也忙忙,整天风尘仆仆,有如烟尘飞卷,以至于繁忙得要他的夫人密斯黄代劳。

小说作者独到地捕捉了华威先生繁忙的特征,更深刻地透过繁忙的假象揭示繁忙的实质。他忙于发指示,勤于作报告,但是对于抗战中的实际问题却充耳不闻,撒手不管。他虽然假惺惺地问询“难民救济会”的困难,但一旦困难真的提将出来,他又以“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个问题”搪塞过去。华威先生那不着实际、蜻蜓点水的作风,虚假繁忙、惯于敷衍的态度,经过作者的艺术画笔,得到鲜明的揭示。于此,一位庸碌委琐的小官僚的形象便活脱脱地跳上纸面。这位小官僚形象的意义不在于他是生活中某一“华威先生”的艺术复制,而是许许多多官僚政客的艺术集中和概括。小说作者是把同类人物的性格特征集中起来塑造成华威先生这一具体的艺术形象的。

张天翼对华威先生形象的典型意义的开掘还不止于此。虽然华威先生以敷衍搪塞的态度对待抗日运动,但是为了维护官僚政客的利益,他却是嗅觉灵敏、耍弄权术、坚持不渝的。

对于笼络青年一代,华威先生可谓“周

到热心”。他对青年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不仅逢会嘉奖,勋勉有加,而且故作亲昵,似乎屈尊下士,“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借以拉拢青年,笼络人心。

对于控制社会团体,华威先生可谓满含机心。妇女界成立了一个“战时保婴会”,他闻之大惊,把该组织负责人找来大开训诫。他唾沫四溅,始则宣布:“由我们文化界抗战总会派人来参加。”见对方略表踌躇,他则施加压力:“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最后,他竟像泼妇撒赖,用“食指点点对方胸脯”,下最后通牒:“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软硬兼施,稍枪夹棍,经过两次“谈判”,他终于如愿以偿,厕身其间,控制了这个组织。两个青年学生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他闻之大怒,大动肝火,责之为“秘密行动”,声言调查“背景”,探查有无越轨行动。他象一条嗅觉特别灵敏的猎犬,到处嗅闻着有无异样气息。他到处插足,为的是控制他人。这是华威先生之所以三餐无时,繁忙不迭的根本原因。

毕览全篇,我们实在感到华威先生可笑,达到作者战斗抒情和读者集体抒情的结合与统一。这种令人可笑的讽刺艺术效果,正显示出作者精湛的艺术功力。但是,我们毕竟还是笑不出声来。他是抗日的蛀虫,是阻遏抗日运动的败类。在这个可笑的讽刺形象身上,我们感到可怖,引起我们对生活作出严肃的思考。这种显著的讽刺社会效果,又正显示出作者深邃的思想功力。

“笔墨传国安 书香润竹山”美术作品



国画 花香书韵 陶克奎 作



国画 守口如瓶 高 驰 作



公益广告 深化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二）

主 管 中共竹山县委宣传部
主 办 竹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堵 河

准印证号：（鄂）4200-2025550/连

2026年第3期

地址 湖北省竹山县城人民路30号 邮编 442200
印刷 竹山润兰印刷有限公司 投递 竹山县邮政公司